

一九一一年遊者觀察  
新俄回思想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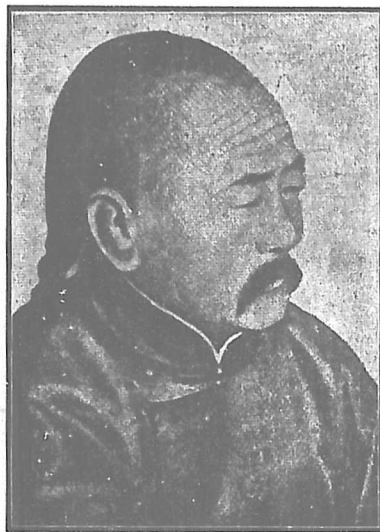
非賣品

一千九百廿一年

新俄回想錄

遊者觀察





(蒙古代表)



(日本共產黨代表山片)



(西藏代表)



(表代古蒙)



(表代麗高)  
(束裝軍赤)



(表代洲滿)



(團席主表代國各會大方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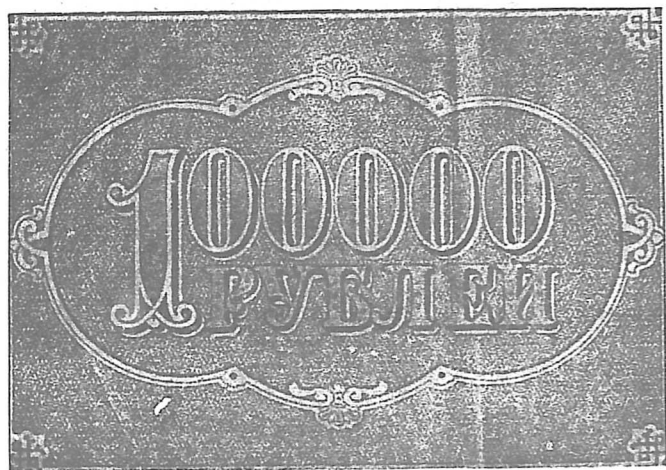
(賓來及表代各爲面正下台影撮之時禮會開行場劇某內宮皇在)



(萬十比盧舊代幣新之比盧十)



(幣舊之比盧萬五代幣新之比盧十五)



(種一之券比盧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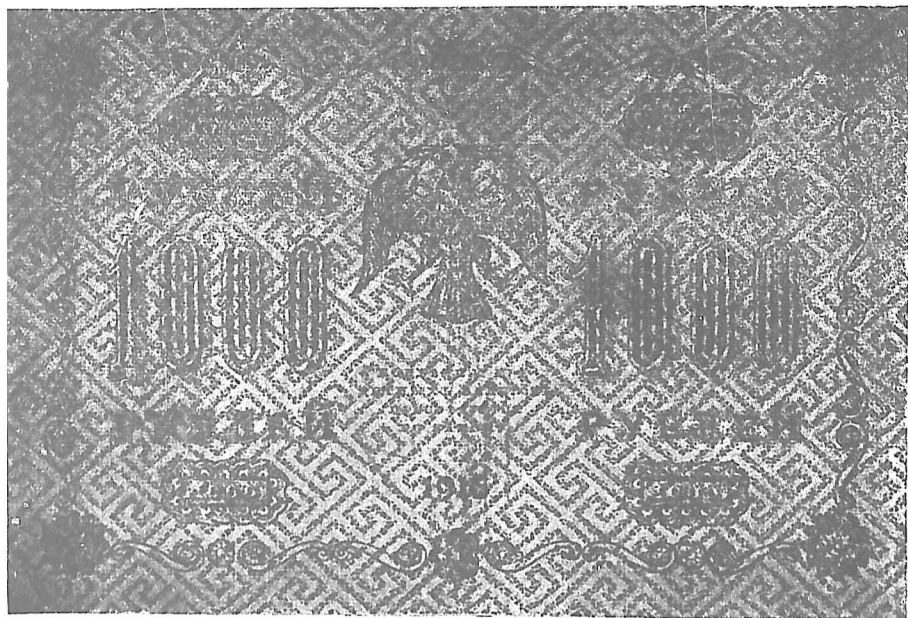


(種 一 之 券 比 盧 萬 五)





(種 一 之 券 比 盧 萬 一)



(種 一 之 券 比 虛 千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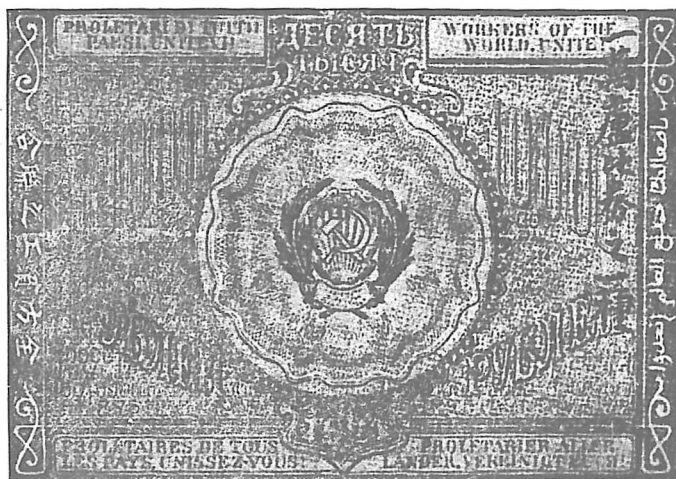
(種一之券比盧百五)



(種一之券比盧十五百二)



(種一之券比盧千一)



(種一之券比盧萬一)



(種一之券比盧千一)

# 新俄回想錄目次

附由哈爾濱至赤塔游記目次  
阿穆爾省

圖畫 十四幅

自序

冒險遊俄失望之回顧

遊者對於俄人試驗共產政治之感想

旅行抵赤時之進退惟谷

旅赤中之入俄交涉

旅赤中所得之韓俄關係

旅赤中入俄交涉之波折

首途入俄之恐慌及所見

伊赤途中萍水相逢之俄良友

旅伊客館中之恐慌及所見

旅伊中同病相憐之華友

中國共產黨之構陷陰謀

黑暗中之一線光明

由伊西行之疑慮及華友之贈言

西伯利亞途中之所見與蒙古寄書郵

淒風苦雪中之莫斯科車站終宵危坐

同志海通君之幸會

海通君之旅俄遭際與收回外蒙消息

相依爲命中同志之維持熱

安居莫斯科後之俄新友

與俄當局會晤之準備

第九次蘇維埃大會之見聞及感想

蘇俄改行新經濟政策之主因與其世界革命之陰謀

勞農政府之所成功及其後志願之所以失敗

旅俄之荊棘與東方共產大學之所見所聞

中國旅俄共產黨之壟斷行爲

東方各國共產黨之嫡派爭

勞農政府之舉棋不定與其對外運動之失敗

勞農政府蓋藏俄事之嚴酷手段

俄非常委員會之殘酷及其偏私

俄國巨災中遊者與俄外部之正式接洽

非常委員會解散之消息

保護智識階級之佳音

投降共產之日本社會黨首領來俄與東方革命會議

東方革命大會聲中之來客待遇取銷

日內瓦經濟會議消息中之莫京物價

對付東方革命大會邀充代表之計議

東方革命大會各方代表之來俄與其傾軋之內容

東方代表與第九次蘇維埃市會之蒙古獻旗

東方大會聲中中國共產黨之構陷行動

東方大會之怪現狀及會後之新組織

東方大會中韓國老革命派被擯之黑幕

相依爲命兩同志在改變待遇中之生活

印度共產黨曼氏之無妄災

民國十一年春之俄災情

勞農政府治下各階級之生活狀況

新經濟政策中之俄國新資本狀況及其救濟法

勞農政府之紙幣世界

新經濟政策中工業復興之企圖

共產政府下之教育狀況



共產政府下之衛生狀況

公共文化建築物與舊智識階級之生活

禮拜寺與俄人之迷信

共產政治下之俄婦女

旅俄華僑之鋒鏑餘生

旅俄華僑會與中國共產黨

畸零之華僑與俄人心目中之華僑

共產時代之遺聞軼事

新經濟政策實行後之作姦犯科

各國救濟情形與俄國經濟政策實行後共產黨之消長情形

俄皇合家之遇難談與俄民因戰事災情之銳減

勞農政府對於出境保護照之故延

俄軍官學校之參觀與印度代表之出境令

由俄赴歐加簽護照手續之繁重

西俄至柏林道中

抵柏林後之俄事餘聞

遊者對於俄共產黨之思想手段與世界經濟革命前途之感想  
遊者對於俄國式共產與中國國情之見仁見智談

### 附記目次

俄遊運動之盤根錯節

由哈赴黑之行路難

阿穆爾與赤塔途中

中國入俄途徑與護照

濱黑間興安嶺陸道之匪患

俄國違背黑龍江航權條約情形

哈埠及伯力黑河間之航路

中俄天然境界與文野外觀

黑河之金鑛與毛革

黑龍江地質農業與墾植情形

黑河商業驟盛之原因

黑河之金砂業與銀行業

俄屬阿穆爾省會之形勢

政變後之阿穆爾省狀況

阿穆爾省華工之獷悍

黑河鬍匪之橫行與其形勢之可危

阿穆爾省華人之慘史

阿穆爾省革命後政局現況

俄國前途之希望與其兵民之堅忍

起布林工廠之工作

在車中與俄人之談話

朝鮮要人感慨之言

阿穆爾與後貝加爾省之於我國紙幣

阿穆爾至赤塔之所見

赤塔之各機關與路政

東俄與歐俄兩政府之關係

俄商多與華人合資經商

赤塔政府之組織

遠東共和國之黨派及其政府人物

赤塔之教育狀況

赤塔之財政

歐俄之災荒消息

赤塔政府之國際貿易概況

我國對於赤塔國際貿易應取之政策

赤塔華僑會之爲奸人盤據

赤塔之華僑工會

赤塔之公商

新俄回想錄 目次

●●自序

余於民國十年八月初間即西歷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八月首途赴俄九月中旬渡黑龍江入俄屬之阿穆爾省會十月杪抵赤塔十一月初抵莫斯科至次年之三月中旬始由莫斯科西出柏林在德法間盤桓兩月乃循海道返國綜計此行凡十一閱月而旅俄者殆七閱月有奇其時正當俄之革命事業由戰爭而渡入和平時代又在饑饉荐臻之餘可怖手段仍未解除社會人心依然岌岌歸國後每與見訪友人談及當日恐慌與所聞所見皆以爲是有史以來有數之劇變其試驗一切經過關係於世界進化前途者甚巨大可錄其概況以餉國中之留心俄事及有志改造本國社會者因摒絕諸務以匝月之功錄成此帙緣非有統系之調查故不復別爲類目且皆屬於事後回想祇能就所知而未忘者依次拉雜書之至關於政治組織因專書甚多未以附贅脫稿後詳閱一過意殊未愜束藏以至於今而相知者展轉借觀皆以爲無守拙之必要爰再檢出付之手民俄國今之政治已着着放棄共產恢復資本以裕經濟絕非當年之比雖其現勢猶未完全脫離神秘時期然一切真象亦漸顯露於

種種舉動中且中西紀錄言之者亦復不少證以近今事實似夫當日觀察尙無太過歧舛之處留心俄事者得此互證一切前因後果或可得其大凡至其中論評之詞本個人所見充類而盡之見仁見智閱者或有異同是是非非在所不較對人瑕疵之處則守忠厚之旨姓字悉隱其真其於公衆有特別關係而應秘密者亦從其略若夫記者爲誰所以不明表者蓋吾之爲吾知我者當具知之其素不知我者不願其以此而復知我要非有所忌怯也

民國十三年五月

記者識



# 新俄回想錄

附由哈爾濱循松黑兩江俄屬阿穆爾省至赤塔游記

## ●●冒險游俄失望之回顧

余厭見中國社會之惡濁。重以性剛材拙。與物多忤。久有避地之懷。顧曠蕪荒。內國者。以爭權攘利之結果。早釀成兵匪遍地。無一片乾淨土。即深山大澤。亦恐無吾人可以鑿飲耕食之鄉。至於國外。無論種界森嚴。不能容吾輩插足。就令不拘畛域。而拜金影響。與夫資本流毒。米珠薪桂。亦非吾窮措大所能堪。誠夫生當亂離。進退失據。不圖天地之大。乃令人有容身無所之悲。方歎天下滔滔。物極不返。不謂素以怪物著稱之俄國。乃有勞農政府崛起其間。以馬克思共產學說。號召世界。環球之資本政府。與不操弧矛之壟斷家。奔走駭汗。合全力隄防而錮閉之。猶岌岌若不可終日。吾乃不禁張目起舞。以爲世之因不平而致不安者久矣。經此震撼。行見全世界風起雲湧。靡然嚮化。一切階級畛畦。與夫兼併賤削所結成之惡果。將如秋風之於枯葉。掃地以盡。轉瞬芸芸衆生。各得其所。將大快活。大自在。復爲羲皇上人。甚願皈依第三國際共產部下。爲之執鞭。即不然者。能於共產政治下。受一塵而爲氓。

熙熙然於無機心之樂土中。出作入息。亦大足以保吾真而返吾樸果也。披荆棘而達天台。天如人願。但惜乎探驪珠而獲魚目。事竟違心。迄今仙境歸來。苟延殘喘於外族鼻息下。蟄居兩椽矮屋中。於握管錄此編時。每際夫溽暑蒸人疾揮扇而汗仍泉湧。然回想前此十一閱月數萬里之共產遨遊。今反覺出幽遷喬大有此天堂而彼地獄之感。嗟呼。豈吾生成俗骨不足以作仙侶耶。何相期之殷而相得之左也。猶憶方吾之未入俄也。以景仰共產政治之心理。平日在各報紙中。對於俄國事情。特爲注意。但當時傳達俄國消息者。祇有華俄與路透兩通信社。路社爲資本家組織。物余不敢信其言。華俄社亦偏向於共產。究有無畸輕畸重之弊。吾亦未敢武斷。此外由西報轉載者。時日展轉。早已陳腐不堪。至於友人之先我而入俄者。亦復音書梗阻。偶有通信。除對於主義學理。稍有叙述外。於政治進行。究至於如何程度。俄國之現狀何若。共產之成績與得失何若。則毫未提及。余竊疑此等現象。皆由於各國所抱之封鎖政策使然。就封鎖之是非得失而言。余以爲共產主義。方在試驗中。果其不善耶。切膚之痛。人羣將自拒之之不暇。又何勞於政府之封鎖。果其善耶。馬

克思學說。早普遍於世界。既不能焚書坑儒形式上之封鎖。又何損於主義之流播。在中國政治人物。向抱人云亦云政策。惟強者之是步是趨。所謂傀儡登場。無足議論之價值。獨怪夫歐洲之所謂大政治家。經歐戰之教訓。亦復眼光如豆。欲以隻手掩盡世界人耳目。豈非令人大惑不解者耶。共產消息。已不足以供吾之咀嚼。吾於是乃有自入俄國。以圖飽沐共產膏澤之思。而囊空若洗。告貸無門。萬里裹糧。欲行未得。幸遇良友慨然助以資斧。又爲介紹之於俄代表優林。得其贊助。始有成行之望。顧政府方旨從各國之防範過激政策。禁止國人入俄。關津搜檢綦嚴。非藉護符不足以言出國。念請照游歷事極尋常。况余雖屬散秩閒員。而以官吏資格。加以自備資斧。乞一出國。允可狀。或者不成問題。不謂書既上。而政府乃竟藉道阻且長之說。力阻吾行。吾憤恚之餘。乃有繞越關津。以圖飛渡封鎖綫之計劃。顧念異言異服。情意難通。萬里瘠游。不易孤舉。以此嚶其鳴矣。廣求友聲。冀獲解人。相與提挈。不謂南北奔馳者一月有奇。而探險之游。乃如歌白雪陽春。竟無和者。誠乎非常之源。黎民所懼。難與慮始。庶物恆情。至是吾乃知吾之欲入虎穴求虎子者。當以獨立進取。

不能復有所恃於他人。於是往昔委曲求全之計劃。一概付之九霄。決意隻身荷糧。抱定見步行步本旨。堅忍以求達吾目的。乃姑息吾之家人婦子。輒又日訪求俄國。饑饉疾疫與內亂消息。聒吾耳鼓。欲以止吾行。而愛吾以德之友人。亦謂沿途荆棘。危險滋多。不如留此身以待。即昔允力爲贊助之俄國優林代表。以吾不獲政府護照。恐中途有失。致起中政府之責難。爲邦交之障礙。亦拒絕發付介紹書。吾以爲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水旱疫癘。何第俄國爲然。至於內亂消息。考之圖籍。悉在四郊。西伯利亞鐵道並未斷絕交通。則所謂險阻。必係無稽之談。啖粗糲。受艱苦。吾所優爲。國境數千里。在在可通。但得偷渡陳倉。在共產政治下。無國籍。無種族。無掠奪。無猜疑。飲食雖不免困難。而精神上必得無上之愉快。因此赴俄之阻力愈甚。而吾赴俄之志趣乃益堅。託妻子於知交。備身後之遺囑。飄然遠引。不以一切榮懷。果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至濱江時。以友人之力。竟得駐在。是間俄代表之介紹書二紙。又遇有善於俄語之友。以職務事將赴遠東。共和國調查經濟事。天假奇緣。余得附驥以進。爲避免滿洲里惡探之偵察計。友並曲從余請。相偕循松黑兩江。渡俄屬之阿

穆爾省會入俄。以兩閱月之時間。在冰天雪地中。備嘗險阻。始得前達赤塔。初以爲一達赤塔。前方便是坦途。不料展轉多時。在瀕於絕望中。卒賴在莫斯科友人海通君先容之力。又經幾許恐慌。始得達勞農政府所在地。至是則所謂共產政治。已靈光歸然。而政象黑暗。社會恐慌。旅其間者慮患操心。殆無異孤臣孽子。蓋俄人既試驗失敗。在資本國包圍之內。人心浮動之中。風雨飄搖。不可終日。爲求國際宣傳之有效計。既不便以真象示人。爲防範陰謀計。對內對外。均不能不爲精密之監察。顧黨見太深。持法太酷。措施每矯枉而過正。耳目又偏聽而失明。遂致內則政刑兩失。民不聊生。黨內之不良分子。輒夤緣爲奸。無復忌憚。而所招致各方之所謂革名代表者。爲求取得金錢計。亦各持包辦主義。爭爲共產嬌派。每利用俄人弱點。以行其植黨營私之謀。以此竟致革命策源之首善地。攻訐之事迭起。傾軋之風盛行。杯蛇市虎。草木皆兵。誣謗叢生。指鹿可以作馬。天威不測。座客每致爲囚。更有久列黨籍。本係同枝。失歡權門。遂遭冷眼。亦有同情共產。異域歸來。偶爾失言。永被留禁。似此進退維谷。生活無門。飲泣吞聲。鬻衣物以苟延殘喘者。亦不一而足。至此吾乃悉夫

數年來俄事之所以成其爲神秘者不在於列強之封鎖而在於俄人之蓋藏覺吾往昔熱望已無殊撈月於滄江而消息梗絕伺察綦嚴去留已不自由言動又多忌諱饑饉災癘且復相逼而來直不啻身陷重圍楚歌四面雖羈旅之臣幸若獲有優給廩餼欸以上賓然見聞所及皆足令吾生不快之感試思荆棘遍地錦宮何別於愁城方寸不安珍饈何補於愉快以視今日吾之爲吾吾尙可以自由操縱者區區居室飲食之奉寧復可以得失計哉

◎◎游者對於俄試驗共產之感想

願吾之感想雖若此而究夫俄事所以至此之故戰禍饑饉固爲其一種原因而俄共產家之黨見操切與夫偏激自是四項弱點要不能不尸其咎至謂是卽爲共產主義之過藉此以證明此後各國共產革命之不可現與夫共產政治之絕不可能則吾尙未敢遽下斷語蓋自由資本制度苟無調節其流弊必致社會生活極感不安因而勞動者羣起反抗以成其所謂社會經濟革命此實事實之無可逃避及夫革命以後懲前毖後而新改制以生而此等新改制之要素必根於革命之原因以

立。此亦理之所固然。故將來資本制度革命後。替代資本主義而興之政治起。卽令非現俄國式之共產。然其必近似而不甚相遠者。要可斷言。顧當其事者。須知革命是一事。政治又是一事。革命是破壞。政治是建設。天下事莫不破壞易而建設難。在青黃不接。新陳代謝之交。任改革者。要必有精銳之目光。輔以適宜之條件。逐漸蛻化。乃可期克底於成。若顛預剛愎。壹意孤行。欲速不達。反動隨起。殆未有不失敗者。吾不解俄國共產家於既握政權之後。毫無準備。何以進行共產政治。乃必如是之急激。吾又不解俄當權之布爾薩維克。既能倡行新經濟政策於後。復與資本家携手。何以對於本國採取緩和態度之社會革命黨。竟不能妥協並進。乃必摧殘虐殺。如冰炭之不相容。更不解布爾札維克。既目的在於使人人勞動。何以所由塗徑。又復破壞生產。向養成多數不勞動份子之途徑進行。更不解現在之勞農政府。明明係以少數智識分子。操縱多數之愚人而自臨其上。其所謂勞動專政。究成立於何界說。倒行逆施。朝三暮四。泊乎人材消歇。百務廢弛。經濟不通。生機斷絕。資本家已盡。而勞動之利益毫無。乃自認手段錯誤。改變方針。取昔日神聖共產主義所視爲

萬惡不赦之資本改制改頭換面。一一復舉而行之。顏之曰新經濟政策。復觀顏自號於衆曰。革命之後必有反動。與其爲他人反動。不如自己反動。是所以求達於共產之手段也。非目的也。嗟乎。果如是者。反動復反動。反動不已。吾恐共產目的。尙不知達於何年。而布爾薩維克之所謂手段者。變幻無常。出爾反爾。朝令夕更。更隨之以刀鋸鼎鑊。已足使俄人趨於萬劫不復之境。刑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以今昔之改制相比較。爲問俄之布爾薩維克。撫心自問。何以對數千萬因釀成封鎖而死之飢民。又何以對數百萬因反抗當日手段錯誤之政治而死者。改造社會。非所以求人類之幸福乎。果必如俄布爾薩維克反覆無常之手段。然後可達於共產。則種種人類罪惡。皆可假革命手段之名以行之。而人道從此掃地以盡。是布爾薩維克手段之罪。且浮於資本家萬萬。吾寧願丐資本家之餘瀝。以了吾殘生。而不願共產之實現矣。

●●游者抵赤時之進退維谷

吾自抵赤塔後。所有自哈爾濱經松黑兩江入俄。沿途所見所聞之事實。業經錄爲



長編舉以告吾友吾友又爲之登於某某兩報。以公諸留心俄事之人。顧當日遭際頗陷於困難所紀者雖均實在情形。而感於妾身未分明。下筆時輒覺間有非所欲言。言不盡意之處。蓋在赤塔時赴莫斯科之交涉。展轉凡二十餘日。消息沉悶。旅況蕭條。窺察前途勢已如蓬島仙山。可望而不可即。而默計歸途。在滿洲里之前。後兩國偵探如織。搜檢特嚴。倘紀錄中或措詞不免深刻。或來歷稍涉嫌疑。偶爾不慎。均足以文字賈禍。自嗤似鼠。不免畏人。是以語氣則求務掩來蹤。立論則在稍留餘地。蓋已預定中途而廢。即賦歸歟矣。乃不期特允入境之音。忽又從天而降。匆匆裹筆。收拾登程。猶冀於征途僕僕中。飯後茶餘。尚可偷閒。以共產德音。因北風續續。惠之吾友。殊不料自茲以往。郵亭梗塞。魚雁不通。況當宵小弄權。僉壬搆煽。事非入獄。勢等幽囚。爲防間諜之嫌。不得不謹守瓜田之訓。是以三緘其口。絕筆紀游。所見所聞。祇有付之心領神會。顧爾時心煩慮亂。事過多忘。迄今天幸歸來。回首前塵。都如夢寐。事成已往。固不啻明日黃花。然拉雜記其一二。固以續吾前通訊之未盡。亦以公諸同好。俾略見俄國之現象也。

## ●●旅赤中之入俄交涉

先是余在哈赤途中聞遠東共和國外交總長優林氏已取道滿洲里回赤。優林氏固曾經在北京接洽而允爲吾助者。吾心甚慰以爲抵赤後前方便是坦途。不料至時訪優林踪跡則已轉赴莫斯科。其赤外長原職已易楊蓀氏。且聞優林頗不得意。抵赤時並未下車。航擱僅一日。隨即西發云舍館已定。不得已偕余友向楊蓀氏交涉。投刺外交部。辭以翌日。翌日復往楊蓀氏照例接見。余出駐哈俄代表介紹書且道來意。楊蓀氏詢余係何黨派。在黨中曾辦何事。此來有無黨中派遣書。赴莫斯科何事。言時滔滔不絕。余爲之失驚。蓋楊蓀氏所問乃強半爲余所未備者。余本無黨不得已乃僞託於爲吾介紹入俄友人之黨下。並聲明余因係軍人故未在黨辦事。且余雖在該黨而係黨中研究社會主義分子。隨行本有本黨派遣書。第以屬於秘密行動。過某處時因經過嚴密之搜檢。臨時業已燬去。赴莫斯科目的係爲有事接洽。且研究共產主義。余有數同志如某某等。現在莫斯科。至於余之來歷。貴部前總長優林知之甚悉。足以爲余證明。言時楊蓀氏取紙筆俯首速記。如審判者之錄供。

詞錄畢昂首謂余曰莫斯科非人人可往者能否前往須待勞農政府之命令余當先爲君代達勞農政府俟有覆報當再以告足下也余詢以覆報日期楊蓀氏曰大約一來復可矣余詢以欲通一電與同志海通君第未知其居址未審有何辦法楊蓀氏曰君電擬妥余可爲君代發也談判已畢余等興辭出夜間與吾友同擬一致海通君電文余與海通君對於俄事本有預約但電文中不便明言當時同行友以俄文爲余構成詞甚單簡大意係告以余已抵赤關於余前進事應如何請示覆等詞次早懷電稿再往外交部部長楊蓀氏命其秘書出接見欸洽發電事畢相約一星期後再來候消息遂歸寓

●●旅赤中所得之韓俄關係

自是以後余與同行友日則外調查遠東共和國一切情形夜則在寓振筆紀錄兼習俄語自阿穆爾省會同車來赤之某臨時政府總長某甲與其秘書某乙訪尋至寓亦間來品茗作劇談日漸相諗余因詰其來赤目的文初不肯言久之吐露實情乃知渠係大韓國民議會首領爲本黨與旅俄韓僑之共產黨相齟齬事特來乞赤

塔政府當道爲作魯仲連者。蓋旅俄韓僑有大韓國民議會。與共產黨之分。大韓國民議會。以阿穆爾省會爲中樞。勢力漫於阿穆爾及東海濱兩省。共產黨則隸於俄之勞農政府部下。勢力在伊爾庫次克。以西大韓國民議會。與內地韓民通聲氣。在我國延吉沿邊及東海濱省一帶。均有軍隊組織。而共產黨則無之。當俄勞農政府分建遠東共和國時。欲利用大韓國民議會之勢力。以牽制日本。因以接濟餉械爲條件。勸大韓國民議會。與韓僑共產黨相攜手。大韓議會某甲。當時經代表赴伊爾庫次克接洽一次。而共產黨恃有勞農政府之後援。欲將大韓國民議會軍權。改隸於本黨支配之下。兩不相讓。卒無結果而散。嗣日人以兵力援助海參崴舊黨。並迫逐潛伏延吉一帶之韓軍。韓軍倉皇遁走。避入俄境之伯力。日軍至伯力。俄新黨亦敗退。乃以所儲軍械。散給附近韓僑之爲礦工者。於是礦工軍與韓軍聯合。均退入阿穆爾省會附近。嗣兩軍不相能。互起激戰。伊爾庫次克韓僑之共產黨派。乃乘機懲憑俄新黨。以兵力脅逼韓軍。使皈依於韓僑共產黨之下。於是伊爾庫次克之某將軍。以兵至阿臨。之以威礦工軍不服。某將軍不分皂白。玉石俱焚。圍兩派韓軍而

殲之擊斃數百人解除其一部分武裝。迫令入山採樵。餘者驅入伊爾庫次克置之。韓僑共產派指揮之下。而隸屬於紅軍。顧韓軍中多大韓國民議會派。頗有反抗者。韓僑共產派又假俄軍之力。芟夷蘊崇之。死者又數百人。而大韓國民議會之中堅分子多有曾經掛名共產黨者。至是俄共產黨並以黨令令其脫離大韓國民議會關係。大韓國民議會自是遂一落千丈。勢力頓失。而韓僑共產派仍摧殘之不遺餘力。大韓議會派遂岌岌不可終日。某甲是以來此乞赤政府人物爲之調和。蓋欲相約此後各行其是。不必自殘同族也。某甲自述時悲憤之氣。現於詞色。若不勝其感慨者。其秘書某乙亦言連夜夢爲韓僑共產派所戕。恐爲此來不祥之兆云。余詢以爲自存計。爲援助計。當日何不一時權宜。俯首於共產派之下。以待發展之機會。甲曰。是何言。共產主義國人多反對者。一旦誤會。內外將解體矣。且無論共產主義不可行。即能行矣。而韓僑共產派不過少數浮薄少年。性質等於鬚匪。君試思之。吾豈能與共事哉。至於俄人援助之說。不過欺人之詞。彼等膽小如鼠。畏日人乃如虎。日人一角外交文件之指摘。彼不爲虎作倀。已大幸矣。安復望其實心援助耶。余聞言不

禁爲之慨然。一日其秘書乙獨來。余詢以甲之家世。據謂甲係俄籍之東海濱省人。農商並營。有膏腴十餘頃。資本數十萬。嗣資本以戰事折閱。適韓僑密謀起兵革命。甲貨其產供軍資。幾傾其家。失敗後。雖顛沛流離。亡命在外。顧仍百折不回。其本人本無甚學問。特以毅力可敬。故大韓國民議會奉之爲首領。自日人占領海參崴及議會派爲共產派摧殘以來。兩方消息不通。人心渙散。黨費告竭。無可籌措。甲形單影隻。無家可歸。流落阿穆爾省會。幾於生活不能自保云云。又自述本係海參崴大學畢業生。曾在某商行充書記。頗足自給。爲復國之事失敗。與妻逃至阿穆爾省會。任大韓議會秘書長。月薪僅二十元。而人事蕭條。會務不振。即此區區。亦不能按月籌發。早欲設法脫離。願以同志遭禍者不止自身。爲國事故。義不能自己。故忍痛以至於今。此次來時。妻方臨孀。且復抱恙。家徒四壁。寒無衣。飢乏食。此時不知已成餓殍。否顧亦無可如何云云。言次。清淚滿腔。幾不能成語。余亦不禁惻然。繼而諗知渠客中資斧將罄。因與吾友商。以褥一床。麵二蒲遺之。嗟乎。山河破碎。身世飄零。亡國餘生。英雄末路。是亦大可哀矣。

韓人甲既以身世告余。間亦詢余所爲。余知其人無他且頗通知俄事。故亦以赴莫斯科事具告之。甲訝曰。君共產黨耶。余曰。否。不過欲研究共產主義及其施政之方耳。甲曰。俄以共產主義。國將不國。是亦足研究乎。余曰。此固不能全爲共產咎。蓋俄歐戰之後。復經兩次革命。而饑饉又隨之。社會改進千頭萬緒。非可一蹴而幾。此時方在試驗中。吾人當察其立國新規模。與執政新人物之舉動。然後可以知其將來之結果。固不能以過渡現象。遂斷其得失也。甲曰。俄自施行共產以來。農情於耕。工情於業。民心如此。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余曰。非常之源。黎民懼焉。此或不習慣與懷疑之結果。待其了然於共產之利。則此弊自免矣。甲曰。此君之恕辭。固亦言之成理。願以吾所知。正恐未必然耳。余曰。君對於貴國復國前途之希望如何。甲曰。俄國未革命之前。金甌無缺。其東海濱省。與貴國吉林之延吉一帶。土地膏腴。爲韓人休養生息之所。况接近韓境。易通聲氣。故謀復國者。輒利用此爲策源地。日人雖明知其事。固亦無如我何。自俄共產革命起。失各國之同情。日人藉口派兵援助海參崴政府。又侵入貴國之吉林。因利乘便。大肆其封豕長蛇手段。既取我子。復毀我室。舉我

鞏羽毛未豐之復國事業。一掃而無遺。迄今根據已失。生機盡絕。而奄奄一息。退入俄國之軍事組合。彼韓僑共產派。又以黨見之私。自殘同族。若唯恐日人不能盡絕韓人之命。而更爲之落井下石者。至於上海臨時政府人物。毫無實際。徒耗金錢。似此現象。韓國前途。復有何希望。所期者貴國能早日自強。加以羽翼。則復國事業。或可重振旗鼓耳。余曰。韓雖亡國。僅在一國蹂躪之下。若韓人能始終不懈。如愛爾蘭所以對英者。可以應付某國之法正多。若中國者。則在列國含有軍事勢力之聯合。資本包圍中國。雖未亡。而所受束縛之重。實有較之亡韓萬萬者。以此而言。自強亦復談何容易。况民族與民族間之相與。被壓迫者之反抗愈力。則行壓迫者之壓力亦愈深。而壓逼之術愈演而愈精。被壓迫者因是亦愈處於不利地位。余以爲今日世界潮流之激盪。在社會問題之不平者爲重。而在民族之不平問題者爲輕。列強之資本政府。方欲藉世界民族問題。以消滅國內社會問題。我若以民族主義。激增民族之反感。豈非揚湯止沸。適中列強之計乎。故爲今之計。弱小民族。不如放棄民族問題。而注重社會問題。如列強所謂由國與國之戰。使變而爲民與民之戰。即以



經濟問題激起全世界之社會革命。爾時各國自顧不暇則民族問題自有不解決之解決。況民族主義此時尚有存在之必要否。尙屬疑問。勞農政府方以社會問題進行世界革命。大有登高一呼山谷響應之概。通力合作則衆擎易舉。吾以爲此實中國脫離各國羈絆之要著。思所以師之故冒險而來。韓人欲圖自拔何莫不然。此余之所以勸足下俯伏於共產派者也。甲曰：如勞農政府手腕又焉能喚起世界同情。大言欺人。吾見其終不濟耳。余當時覺甲對於俄政府似殊不信任者。余未知俄國內事亦無以釋其意。惟此談話畧有關於韓俄現狀。茲故特錄之。

●●旅赤中入俄交涉之波折

余在逆旅守候屈指一星期。往外交部詢音耗。云尙無覆電。越三日復往。亦無消息。再越四五日。仍不見外部通知書。余同行友間晤外交部中人。意態亦殊落寞。日需昂貴。旅況蕭條。余與同行友頗極厭倦。一日韓人甲來詢知其故。曰：果爾君等未必能前進矣。近日俄共產黨在伊爾庫次克召集遠東各國代表。將開反對太平洋會議大會。貴國代表後君等至此者數十人。來時由共產黨沿途招待。到此後。又由共

產黨部中隨時遣送未有留難者。今君等遷延至此。蓋來時未得在中國方面共產黨之介紹書。俄共產黨見甚深。疑慮甚重。君之來此。手續不中窳要。恐終不得要領。且以君之志。即能入俄。亦恐乘興而來。失意而返耳。余聞言。頗志忑。其同行之乙亦以爲於事無濟。徒多此一行。余與同行友熟商。決定再切實與楊蓀氏交涉。果再不得確息者。即行束裝回國。不料次日。至外部晤楊蓀氏秘書。則云。莫斯科已有覆音。允予入境。云時楊蓀氏方列席國務會議。該秘書囑余等稍候。嗣楊蓀氏出。以一紙書付余等。囑持此赴駐赤非常委員會支部。(非常委員會係俄國政府高監察機關權力甚大)取護照。余詢以友人海通君有無回電。則曰。無之意態。蕭索絕不欸洽。余等深惡其無禮。固亦無可如何。及出適。遇非常委員會支部長。入總統辦公室。余友急與爲禮。出外交部書示之。該部長矚稍待頃之。出遂偕余等步行赴部。沿途詳詢余等居址及赴莫斯科旨趣。余具以告之。余友頗有意入莫斯科大學研究社會經濟學。詢以入學手續。該支部長曰。欲赴莫斯科。當研究共產主義。回東方社會服務耳。研究科學。胡爲者。言次抵部。支部長偕余等入一室。棹椅四五。布列四周。似係辦公者。願筆墨狼藉。散亂

不整復闔無一人。該支部長謂余等曰。僕事甚忙。本欲囑秘書與君等接洽。今秘書不在此。君等可於明日來。一切事即與秘書商之可矣。言畢。偕余等出部。握別而去。先是余友探得西比利亞鐵道并無梗阻。由赤塔至莫斯科。快車十二日可達。至是以余居然有成行之望。渠職務事已告竣。而計預定考查期限尙有一月之餘時。即去。即來尙不至逾限太久。因與余議。同赴莫斯科一行。考查大學內容。兼領略共產情狀。以定將來留學之行止。余以友精通俄文。同行有種種利便。當然極力贊成。因決定次日再與非常委員會支部中人交涉。翌晨同往。門者云。秘書尙未來。余等具述來意。門者入。頃之偕一人出。曰。秘書某君將至矣。請君等稍候。言次引余等入一室。室內左右列單人眠臥之無架鐵床十餘具。中列方案一。而無椅。余等就床坐。床上席以粗麻包構成之墊褥。實褥中者。不知何物。極堅硬厚而不溫。又無衾被。不知何等人起臥於此。時已十一月中旬。寒暑表在零度下三十度。無取煖之具。室森然如陰府。余等與招待者寒暄。知彼亦爲其中辦事人之一。渠細詢來意。余等以接洽事具告之。久之。秘書來。招待者引余等入秘書室。相見室甚小。棹二。榻一。椅三。書架

四五滿積印刷品。秘書年二十餘。衣質樸而不潔。目大而多髭。神氣尙和平。握手畢。余友具道接洽經過情形。並中述欲加入同行之意。秘書曰。莫斯科來電許入境者。止黃君一人。今君欲同赴莫斯科留學。亦無不可。惟須先請示於伊爾庫次克東方管理部。候渠覆允放行。乃可前進。余今即爲君發電。候覆到後。當告君。護照即辦。行期再定可也。詢以攜帶金錢手續。秘書搖首曰。金錢不能帶。且行去一切皆有供給。亦無須帶款也。友詢余意見如何。余以爲長途跋涉。畧帶款似較放心。友乃僞言係因有同志數人在莫斯科。恐其資用乏絕。故略帶以資接濟。且款亦不多。秘書曰。既係屬於黨費性質。可交來本部。當爲代寄。俟到後。可持收據往本部取還。詢以攜帶糧食事。秘書曰。此去自有供給。但食物不佳。君等初到。恐不慣。是可酌帶若干。僕當電達前途。一切放行也。詢以再晤期。秘書以爲覆電即晚可到。約以翌日九鐘。並詢余等寓所。友具告之。秘書曰。吾每日下午必在君寓所殮室晚殮。相見固易。耳接洽畢。余等遂辭出。晚在寓核點一切。適二韓人來。余等語以成行消息。因渠往歲曾代表入伊爾庫次克。詢以該處情形。甲曰。伊爾庫次克車站。在江之東。城市則在江

之西相距約數里到後必持照至市赴共產黨部報到立候支配住所並糧食券乃能按照覓寓持券領糧站上有黨部迎送之汽車。惟非黨部人不能乘坐。車到站之早晚不定而黨部中之辦事者悉於每日上午九時到部下午四時歸家若逾此限則無辦法。須在車站守候一夜故前往者若有友寓伊爾庫次克則較爲方便否則種種棘手又行李以少爲宜。否則上車下車時極易爲人攔去。所幸君等有二人可無須慮此耳。頃之又自述其在伊爾庫次克故事曰。吾在伊市時糧食正缺。寓一室出入者日絡繹如織有識者亦有不識者入必詢有無麵包。答以無則已。答以有必索少許而後去。一日有留待晚食之麵包少許置抽屜中偶出小遺及返視之則已不翼而飛。卒以枵腹今則因實行新經濟政策貿易既通金錢可以作用此可無慮矣。友詢余帶款事是否盡付黨部代帶余請教於甲。甲曰。例本不許隨帶金錢。但出門人隨身酌帶若干則較爲方便。但以慎密爲宜。余遂決意以三之一付黨部代寄。三之二設法私帶。翌日九時赴部。逕入秘書室則祇一錄事在。秘書尙未來。守候數小時。無消息。詢之錄事則謂秘書行止無定。不能必其何時到部。余等不得已。怏怏

而返。越日往。仍不獲見。余等心滋不悅。議明日相見。若再不得要領者。當責其無誠意。決計束裝回國。不復前進。不期第三次到部。仍不見秘書踪跡。茫然不知所從。余等詢錄事。不覺憤然。現於詞色。錄事遍查數日。往來電稿。並不見有伊爾庫次克覆電。舉以示余等。余等責秘書不應屢次失約。錄事曰。此吾不負責。因吾乃一雇員。惟晤秘書時。吾必爲轉達。吾意君等明日午間來。必得見秘書。余友憤然語錄事。謂吾等抱誠意冒險而來。初貴國代表優林氏。謂遠東政府必竭力贊助。今不圖乃至於此。錄事亦反唇相稽。謂君等來歷舉動。自在本部耳。目中。至於優林氏在貴國重要視之。吾勞農政府治下。乃不覺其爲如何重要人物云。余等覺其不可理喻。且非當事者。與談判殊無益。遂歸寓。次午姑復往。至則秘書果先在。方與一人談話。見余等入。起立握手。曰。伊爾庫次克已有覆電。悉允放行矣。星期二晚。或可動身。但有車位。否。此時尙不能一定。或須延至星期五。亦未可知。君等可於星期二早來候確息也。余出託寄之金錢付之。秘書檢收畢。書一據付余。余友與先在。一人通款曲。知爲新自莫斯科來者。余目之。其人衣履頗整潔。顧體段甚短。而骨幹奇粗。偉目光炯炯。顧

骨突起鼻高長而準銳。準尖突出幾掩其唇。狀至可厭。度其貌似係猶太產。因其來自俄京。以海通君夫婦踪跡詢之。其人曰。是一頡然而鮐背。兩肩不平者乎。余曰。然。曰。是尙未離俄境。吾曾見其人。聞將赴彼得格勒。顧未知果否。其遇甚佳。想尙未有去志也。余自四月間在津。得海通君自赤來書一通。以後消息斷絕者已六七閱月。至是得聞梗概。知此行抵俄京。他鄉尙有故知。頗以爲慰。

是日爲星期日。余等歸寓。同行友感於到赤後交涉之棘手。恐前途尙有阻滯。不能如期言歸。而前方之伊爾庫次克。爲勞農政府地界。若能到該處。一爲觀察。亦可以領略共產政情。因與余議決。送余至伊市爲止。余聞之。忽忽不樂。顧友之所以助我者。亦可謂厚矣。此時逼於時會之不就。確乎無可如何。因亦不以所難相強。星期一。整備行李。并購備食物。區分爲臨時需用。與到後取用兩部。計皮篋一貯衣物。籐篋一貯餅乾茶葉及大被。布袋一貯米及黑麵包。約六七十斤。此三件均預備到莫斯科應用者。此外竹筐與帆布小篋各一。均滿貯麵包及糖果肉食紙烟等。又隨身帶暖水壺一具。此一件均係備沿途取用者。糖與紙烟。準備尤豐富。蓋俄人均嗜此。而

又甚缺乏。擬藉以爲沿途聯絡情懷者也。及星期二早。往晤非常委員會秘書詢首途事。則是日果無車位。不能成行。約以星期五日十二時以前。在赤車站相候。乘伊滿通車西發。余友託他詞。以中止赴莫。祇送余至伊市之意告之。秘書曰。君既不入俄京。亦不必入伊市。祇黃君前往可矣。友以余不諳俄語。恐有困難事。告之。乞其設法照拂。秘書曰。有女黨員亦於是日入伊市。余當囑其照料一切。可無慮也。索護照。則約於登車時交付。並相約若在站不遇。則可於伊滿車抵站時。登某號車。詢共產黨部。便可相見。蓋每次通車。例必有一二房間。專留爲共產黨人出入之用。一詢便可得也。約既定。遂辭出。晚在寓。余囑友爲余用俄文撰一詞。叙余之來歷。與赴莫斯科之意。以備在途中。有不能達意或阻難時。可以此並護照。乞助於俄人。又以隨帶金錢分縫之衣履夾縫間。準備畢。次晚韓人甲來。乞余便道入伊。爲作寄書郵。且謂二友在伊均在共產黨部辦事。能中國語言。諸事可以相助。余大喜。即取筆令作書。並乞先爲電達。使到站照料。甲不可。固強之。甲曰。吾此中具有苦衷。蓋二人均係原大韓國民議會重要分子。而隸於共產黨者。往歲韓僑共產派。藉端奪我議會派兵。



柄時同時鼓動東方管理部以黨令命二人脫離議會派入黨部辦事欲藉此以解散議會派。二人以黨令故不得不入伊。然共產派仍以非我族類視之。時加以媒孽。今若發電。電必經共產派之手。共產派知爲余電。將更興風作浪。以爲傾軋之資。是不但無益於二友。且無益於足下。不然者。電與信有何別。僕愛惜胡爲者。余曰。箕豆相煎。乃如是之急乎。因不禁爲嘆息者久之。

●●首途入俄之恐慌及所見

赤塔人民困於飢寒。每當火車過赤時。輒蟻集車站之內外。攫取上下車旅客之行李。以爲苟延殘喘之計。其勢洶洶。乘隙掠奪。警察森立。亦莫可如何。在日間尙稍有顧忌。若在晚則尤爲猖獗。故往來赤塔之人。除行李簡寡。可以自行提攜。或同伴有人力能相顧之外。鮮有不受損失者。余訪知其事。因行李不少。登車不易。因並乞助於韓人甲。甲慨然允諾。伊滿通車例於每星期一三五日之十二時抵赤。及星期五日。命旅館侍者往詢之。站長則云。車須延至晚間七時。余友與韓人甲。因於下午六時。僱車送余赴站。時已入夜。且天氣奇寒。余等入站時。則見站中諸候車室坐臥已

滿。幾無隙地。候車之客行李多爲糧食品。及破敝衣包。人則鳩形鵠面。似均係近處鄉人來赤購糧以歸者。爲余搬運行李之夫役。盤旋久之。乃在殮房中出入口處。覓得數尺地。即置行李其中。余三人即席行李以坐。以車到時刻。詢之站中人。則謂須候至夜十二時。坐久之倦甚。余出站小遺。及返則滿貯食品之竹筐。已不翼而飛。詢之二友。亦不覺其何時失去。筐中物。爲途中重要品。余不禁爲之氣沮。不得已因乞韓人甲在站外。爲余更購食物少許。及購歸品不佳。而價更奇昂。無何以失物告者。紛紛不絕。擾攘至車到站時。乃已。蓋候車人久而倦怠。小竊即於此時乘機而入也。余等三人。自失物後。振奮精神。如防大敵。至十時。始見非常委員會秘書。反御老黑羊裘及黑氈靴。貿貿然自外來。既見余等。點首微笑。囑俟車到時。於二等車某號房相覓。且曰。吾每於車到時。必在此也。言訖匆匆去。至是余等始知凡過赤之共產黨人。皆爲該秘書接洽。余等坐已久。又不敢行動。夜深。氣候益寒。腹且飢。兩足如在冰中。幾失知覺。苦守至十一時半。知車將抵站矣。乃奮力將行李運赴站外。及車到。余友先登車覓秘書。已相晤。遂與韓人甲。爲余往來運行李。余則在站旁守。其未及運

者及畢登車。則房內上下床坐者已六七人。行李堆積。幾無坐立餘地。委員會秘書語余友。謂再過二站。則諸客均下車。房中祇三人。赴伊云云。繼謂余友曰。因某君不通俄語。故以護照交女友。俾得代爲應付。詞畢。爲余介紹於女黨員。且以通行證面付之。又謂余友曰。此行赴伊。須車費三十俄金。友告余。余允其即在所託寄之金錢中扣出。頃之。又一人來。乃俄民食部員某。余與友曾與某殮館中識之者。渠此行亦係赴伊。與女黨員原係至友。相見詢知各大歡喜。余友又操俄語重託女黨員與民食部員。爲余照拂一切。兩人均許可。接洽甫畢。站已鳴鐘。余遂與余友及韓人甲。與秘書等道別。隻身西發矣。

乘客擁擠。余行李有在房外者。車既發。余查點無訛。因亦置之。擬俟同房中前途有下車者。騰出餘地。然後爲安置之計。終夜營營。飢寒交迫。疲憊達於極點。因入房。就上格一榻。與一俄人共坐。房中除女黨員民食部員及余三人外。餘均似農工中人。行李單簡。而察其內容。莫非食料。車內門牖緊閉。呼吸窒塞。雖無煖汽管。亦不覺寒。余側身支頤假寐。不覺入夢。車行二三站。同房客果均續續下車。僅有余與民食部

員及女黨員三人。余至是乃乞民食部員爲助。移行李入房將安置於頓放行李之處。不期查檢諸物又失去一滿貯食糧之麻袋。余受此打擊。懊喪非常。民食部員及女黨員詢知余兩次損失。亦不禁惋惜久之。而取其所攜食品示余。以手指劃表明可以共食之狀以相慰。余實逼處此已無可奈何。謝之而已。自念幸而籐篋尙存有乾糧不少。因亦安之。頓放已畢。天猶未明。余仍和衣而寢。及覺。取視時表。則已十一時有半矣。時女黨員與民食部員已起。余亦起。三人依次赴廁盥洗畢。女黨員與民食部員取食品出。招余早殮。余亦啓籐篋。出所儲乾糧共食。食已。共收拾訖。女黨員詢余姓氏。余具告之。女黨員取手提皮篋。出委員會秘書所付之護照示余。曰。君此名耶。余取視之。不符。返之曰。否否。吾名乃某某。此非吾名也。因取筆書余名示之。女黨員取讀大驚。余亦頗疑訝。女黨員操俄語告民食部員。並以語余。余雖不全曉。然亦度知其係言委員會秘書。錯以他人之照相交。渠當時匆匆亦未及檢視不意竟鑄此錯之意。余早訪知勞農地界。因外防偵探內防反動。故對於來往人士。檢察甚嚴。稍有嫌疑。禍且不測。因與女黨員商欲乘此未入勞農境。即在前方下車。復返赤

塔易照而後行。女黨員沉吟久之。取照以手指劃語刺刺不休。余亦度知其係命余將錯就錯。即認爲假照人名。待混入伊爾庫次克。再爲聲明之意。余覺此事未免牽強。期期不以爲可。念余尙有遼東共和國駐哈代表之兩介紹書。因取出示之。女黨員閱之。並以示民食部員。議久之。乃刺刺商之余。余亦度知其係命余將駐哈代表所給照並予收存。若檢查者來。余但佯爲不明俄語。一切由渠對付。俟到伊後。再掛號換照前進之意。余此時如醉如痴。所識俄語不多。不能置答。遲疑久之。乃思得危險二字以答。女黨員似疑余不明其意。乃詢余有無中俄合璧之書。語久之。余始悟乃取過哈時所購中俄文並具之雜話書及隨余友習俄語之抄本等數冊予之。女黨員翻閱逾時。得（驗照）（不明俄語）（我替汝）（伊爾庫次克）（東方管理部）（掛號）（換照）（莫斯科）（放心）（不怕）（無危險）等字。示余。加以口講指劃。余深明其意。蓋係言驗照者來。汝但佯爲不明俄語者。一切由余應付。待到伊爾庫次克。余當再到東方管理部爲爾聲明掛號。然後換照。前赴莫斯科。儘可放心。絕無危險等語也。余不禁點首大笑。覺亦無可如何。念彼係黨員。與赤部秘書又極熟。必係重

要人物。而民食部員亦以爲可行。因遂安之嗣。余出小遺畢。立過道中。對窗遠眺。間壁房有俄人出。操俄語詢余所往。余觀其狀態。似係商業中人。因答以赴伊爾庫次克。復詢赴伊市商業乎。余曰否。詢票價幾何。余方思索俄語爲答。女黨員急探首出。目余。余會意。因以不諳俄語對。彼復操不完全之華語以詢其他。余置不答。遂入房。女黨員戒余勿與他人傾談。意似謂偵探甚多。恐有意外者。余頷之。晚殮畢。女黨員與民食部員絮絮語。既而似謂寒不可耐。遂出。久之回。隨車守一。爲之收拾。臥具告民食部員。似係謂頭等座有火爐。且有空位。故移於是間者。民食部員亦殷勤爲之助遷。自是房中遂僅有余與民食部員二人。余因連日奔走。焦慮不得安寢。是晚眠甚酣。昧爽。車抵上烏金斯克。民食部員披衣起。告余謂下站有事須耽擱一小時。房門緊閉。無讓他客擠進。有叩門者。但以共產黨部答之便可。余允之。起爲下鍵。不半小時。外間叩門聲甚急。余起操俄語告以共產黨部客仍叩不已。余堅臥不爲啓。始去。久之復來叩門愈急。余不得已啓門視其人。乃一下級軍官。手提布囊一。余告以係共產黨部。軍官厲色連聲反應曰。共產黨部胡爲者。共產黨部胡爲者。余見其勢

不可阻。只得聽客所爲。軍官入。置其布囊於余之對座。復出。運無數行李入室。未幾車發。民食部員歸。見狀大詫。詢軍官所自來。余具以告。軍官亦自述一切。顧神態和藹。殊不似對余之兇橫。民食部員大怒。執而挾之出。復呶呶擁之以行。若將有以治之者。軍官屹立哀懇。繼之以泣。民食部員乃釋之。許以行李暫許安放。人則他徙。其事始寢。早殮畢。民食部員言。赴頭等座。女黨員所囑。余安坐未幾。車已駛入勞農地界之某站。停頓時間頗長。檢查者來。索護照。余告以在同座之女黨員手中。詢女黨員何往。余告以在頭等車中。檢查者作色操俄語詢他事。余告以不通俄語。惟以手指前方。車使問女黨員。檢查者再言其他。余搖首置不答。檢查者無如何。遂去。頃之復來。仍力索護照。余答如前。檢查員不得要領。見車棹上置紙烟甚富。頗有垂涎意。余滿握取餉之則。霽顏稱謝而去。車未幾發。檢查員亦不復來。意其殆與女黨員接洽矣。余頗慮前途尙有轆轤。顧自是亦不復見有檢查者。

●伊赤途中萍水相逢之俄良友

是日下午抵貝加爾湖時。值隆冬北風復大作。氣候益寒。余在車中。憑窗遠眺。見湖

外叢山鋪白雪如銀。湖中水爲烈風所激。則白浪掀天。勢極洶湧。固尤未凝冰也。過湖後。已近晚。天色黯淡。極目荒涼。念依輿圖所載。此間距伊市已不遠。女黨員一去不返。余隻身啞遊。言語不達。護身符又復錯註。在冰天雪地中。到後。究棲身何所。如何辦理。毫無頭緒。回憶在赤登車失竊狀況。神志益覺不寧。起檢拾行李。畢。燃蠟。枯坐。夜深。民食部員始自他車回。余託其到後。爲余安置旅館。民食部員覺余煩懣。以掌拍胸。復撫余肩。霽顏溫語。表示渠力任維持之狀。余心始稍安。然萬緒縈懷。益以是夜。苦雪淒風。展轉反側。總不能寐。至早間七時。天猶未明。車已抵伊市。民食部員起喚。苦力肩彼及余之行李。登站。僱雪車一輛。置行李於下。兩人席其上。匹馬曳而前。久之。渡一長橋。始入伊市。天漸曉。見市中巍樓幢幢。鱗次櫛比。頗極壯麗。雪車曲折盤旋。而進。約經半小時。至一所門牌三十二號。民食部員下車。入叩門。門啓。民食部員先邀余入。俟於外室。輿夫則續續運行李至內室。寒暄。老婦聲。少婦聲。壯男聲。起牀聲。軒然並作。久之。部員出。引余識盥洗室及廁室。余盥洗畢。部員引余入。與諸人相見。一老婦爲其母。一少婦爲其妻。男子則其弟也。余至是始知部員家於此。余



之所以得此待遇者必係女黨員與部員相商之結果。心爲之慰。部員家人頗殷勤。母妻下廚具早茶與余共食。母主席。掌茶爐。食時。詢余所業及黨派。赴莫斯科是否欲見列寧及杜洛斯基。余一一操不完全之俄語以答。白承爲軍人。係信仰社會主義。而表同情於共產主義者。到莫斯科必請謁列杜二人。並以吾友爲余所撰俄文之意見書示之。諸人皆會意。亦白承爲共產黨。談笑甚歡。食已於廳事設一榻。並取皮襪出爲余易革履。使余就臥。蓋逆知余客途疲憊。俾得稍資休息也。繼而部員之妻與弟接踵出。察其狀似皆有職務者。而部員亦與其母談別後事。余解衣就榻。臥不覺酣眠。及覺視時表已晌午。因起披衣。部員笑問余曰。寢美乎。余頷首謝之。老母下廚備午餐。招余共食。已。部員告余。謂將赴女黨員處。囑余安坐以俟。既出。其母就余絮絮語。余雖不盡明了。然亦度知渠係自述其老病侵尋狀。大抵謂患頭痛者數年。時作時止。醫亦束手。又謂莫斯科大饑荒。人民餓死者無數。勞農政府運災區幼童東來。分給人民撫養。現逗遛於伊站者數列車。皆十歲以內。類皆瘦骨盈把。死者亦甚衆云。既而出其家藏畫冊以爲余遣悶之需。已則入厨滌食器。未幾部員夫婦

續續歸來客亦接踵至中有對部員夫婦詳詢余事者余察其狀似係共產黨部中人。至下午五時有摩托自外來。部員夫婦指以示余。促余登車。並爲余提行李出。余知係東方管理部使以迎余者。因辭別部員家人與部員共登車。車發僅十分鐘至一巨宅。外觀頗似旅館。中有人出。爲余負行李入。部員即與余在門外告別。

●●●旅伊客館中之恐慌及所見

余隨負行李者入一室。室在樓下。號數爲二十二。既入頗溫煖。知室有煖爐。惟闔其無人。室內設榻三方。桌一。椅四。皆破舊不堪。其一榻稍整潔。具氈褥。餘則僅具破敝草墊而已。余提行李至室之一隅。盤旋約半小時。一俄少年自外入。操俄語詢余曰。君名某乎。余曰。然。曰。君來自北京乎。余曰。然。曰。君將赴莫斯科乎。余曰。然。少年詢畢。乃戟指指桌曰。君食於斯。指一榻曰。寢於斯。言畢招余出。指一處曰。盥於斯。又指其他二處曰。遺於斯。取飲於斯。言畢即向余作別。匆匆出門去。察其狀似係招待來人者。顧此後即未再見其人。不知其究隸何所也。招待者所指定之榻。即房中最整潔者。余返入室。即就榻假寐。未幾一二十許黃色少年。偕一僅及成童之白色人。排闥

入驟見余頗驚愕。已而操日語詢余。余搖首操華語答曰。否。否。余中國人。非日人也。少年訝曰。君中國人乎。僕乃疑君爲日人。僕屢赴貴國。且曾到廣東。與某偉人接洽。又嘗接引貴國代表來俄。不知君此次乃從何方來。余曰。余從北京來耳。少年曰。君來甚佳。此間開反對太平洋會議。中日韓三國代表來者不多。蒙古僅一人。西藏尙未有至者。君來固甚佳也。余曰。否。否。僕乃赴莫斯科。非來會議者。少年曰。君赴莫斯科乎。即赴莫斯科。待會事畢而後往。是亦何妨。余曰。僕非代表。其可濫竽乎。少年曰。是無傷也。且此間代表正嫌缺人耳。余曰。開會何時。會期預定幾日。少年曰。本定十二月初一日開會。今以代表人數太少。將展限至中旬。聞莫斯科來電杜洛斯基以代表人數太少。不足以壯聲色。將率在莫之東方人士來此開會。大抵於後二星期。即動身東來。會期大抵一月。君俟會事畢。再偕來者赴莫。不尤愈乎。余在赤受韓人甲託爲代寄兩書。本欲卽以詢之少年。今聞其語。知卽韓僑共產派。係與黨部有關係者。恐生嫌疑。不敢復出之口。因答曰。吾以原非代表。是以不敢冒充代表。果黨部以爲余可以備員代表者。余亦何不可之有。少年乃介紹余與俄童相見。曰。是某名。

乃莫斯科大學畢業者年十七矣。余與俄童握手。頗異之。蓋其人乳臭未乾。以年齡論似不能大學畢業者。既而渠操英語詢余。能英語否。余曰。畧知之。渠乃操淺近英語。與余週旋發音極遲鈍。而不甚瞭亮。余亦勉能肆應。然不四五語。渠亦窘於詞矣。余乃知所謂大學畢業者。其成績實不過如此。無何。操華語之黃色人紛紛入。有西服者。有仍其華服者。有與余欸洽者。有不與余欸洽者。入則卸外衣置之空榻上。頃之。鈴聲作。乃紛紛出。云赴食堂。食畢。又各續續入室來。取外衣而去。余以爲係同寓之代表。顧以爲宅有煖爐。殊不解其御外衣而來者何故。衆人赴食後。侍者亦來具食。食事有一湯一肉。一素菜及黑麵包。約半磅許。味雖不佳。亦能下口。且甚豐富。足果腹而有餘食已。周旋室中。念始終不見女黨員來。不審余掛號換照事如何。又以高麗少年之言。不知能即赴莫斯科否。一身進退。如墜五里霧中。頗鬱鬱不自得。無聊之極。乃以煖水壺取水瀹茗飲已。卸衣就寢。覆者僅一氈。嫌其過薄。因加覆皮外套於上。臥頃之。起小遺。及返聞戶內橐橐有聲。入室則一俄少年衣中國紫花布所製之西式衣褲。兩手插袴袋。循牆而走。雙目炯炯。意態獍惡。視余床寢衣物已擲置。

他榻。余方駭異。俄少年怒目操俄語詢余何國籍。余答以中國人。彼乃操華語詢余所自來。余曰來自北京耳。曰何故佔吾床寢。余曰是乃一少年招待者命余眠於是。余固不知爲君寢也。少年曰是固余臥榻也。余曰是何妨。既爲君榻僕當就他榻眠耳。余於是移至少年之對榻。惟榻除草褥外。既無褥布。又無床氈。余乃呼侍者至。告以故。侍者張兩手作無可奈何狀。少年知余非故據所有床榻者。至是色亦稍霽。指侍者謂余曰彼固無如何。蓋物料缺乏之過耳。余聞言乃慰侍者曰是無傷。乃略掃草褥寢其上。而以隨帶之皮外衣覆於身。是晚頗酣眠。蓋數日勞頓。至是乃得安息也。

次早七時起。視對榻之俄少年已不在。知爲出門去矣。盥洗畢。以煖水盥滌茗。取所攜之乾糧當早殮食。已自窗外眺。見大霧四漫。尋丈不見人。意緒頗覺無聊。欲出外一行。念身無護符。人地生疎。恐有意外。又恐女黨員或來。且不審黨部何時命余首途。故不便遠離。惟在小室中左右盤旋。以遣此無聊之時間。至十一時半。侍者來。設午殮。食品如昨。惟無湯。侍者招待頗殷。余以烟糖餉之。食未畢。一黃色少年自外入。

卸外衣與余歛洽。詢姓名及所自來。余悉語之。余審其音知爲湘人。轉詢其姓氏及來歷。少年書蕭樵二字示余。自述係自滬來。此代表某工會應反對太平洋會議之招者。余曰。俄人發起太平洋會議。曾有通告書與吾國各工團乎。蕭樵曰。然。非通告書。乃有俄人及高麗人到滬見招者也。余曰。各團體見招後。即集會公舉代表乎。曰。何必集會。祇須由當事者詢定願行之人。即予派遣耳。且如余尙真有團體。其偽造團體證書以來者。固比比也。余曰。足下來。貴團給川資幾何。曰。是沿途皆俄人供給。且有隨身零用。更有衣履頒發。此等塗路。若復需自具川資。誰願來者。因指其所御靴及外衣。曰。是皆俄人所發者也。余曰。君寓何所。曰。吾寓在距此寓後二街之代表寄宿舍。寄宿舍無食堂。食堂設於此。代表午晚二餐。均須到此就食。人數既多。不能一次食。則分兩班。至於此間。乃來賓招待所。固無代表也。正歛洽間。入余室者紛紛。鈴聲同時作。來者皆卸外衣出。蕭樵曰。午餐矣。因亦起出。食堂就食。食已復紛紛來取外衣而去。蕭樵亦在數中。余見蕭樵質直而誠篤。樂與之遊。因以早晚相過。從爲約。蕭樵諾而別。

余以女黨員杳如黃鶴一切事如盲人瞎馬黑夜深池余非見女黨員絕無解決法又思識女黨員者惟民食部員憶昨自部員家出至此爲時不過十分鐘相距當不過遠因取部員名刺錄其所註居址決意往覓部員以探女黨員消息既出行不百步遇俄人某詢余何來余告之即以址詢之俄人審視招余隨之行從之至一通衢南指曰前方可見矣余按號前進果得部員家入則部員披外衣欲出見余至復握手引余入余詢以女黨員何在掛號換照事如何部員曰君且候於此余爲君往詢之余與部員母歎洽至六時許部員始歸曰女黨員必可見君君可歸矣因送余歸寓至則偕入至余室斜對之室中叩門入一少婦出應門部員對之語良久余度其意係爲囑託余事者繼而少婦齟齬操華語謂余曰我們們先先生回來我我我告訴他他他他他會會會說中國話余諾之部員乃謂余曰君必能見女黨員也乃告別而去余返居室侍者已具晚殮殮頗豐富余不能盡食侍者笑曰食殆不佳乎余曰否余果腹矣侍者曰食固確不佳也言次收拾去而蕭樵已自食堂來余詢以代表之數蕭樵屈指曰中國人二十九韓人三十餘日人纔六七人耳蒙古聞

有來者但其數不多。合各方總計將來或不滿百人也。余曰君等循何途來。曰循滿洲里耳。余詢其何以避關吏及偵探耳目。據云沿某鐵道均由東方管理部所派出之俄人及韓人照料至某處則俄人以某種方法過關。(事關秘密從略)又謂據嚮導之俄人言。沿某鐵道某國人之偵探最多。故各代表至赤塔時同住某所均受戒不可出門。是以居赤多日未獲遊覽。入伊爾庫次克時亦非常秘密云云。言次亦詢余何以能隻身入俄。余具舉以告。並舉在赤入伊時護照如何舛錯。女黨員如何照料。如何爲余設法。擬到伊掛號換照。及今如何杳無消息等情語。蕭沉吟曰。君身無護照。此事在俄至危險。且其中有託代寄款關係。尤爲可疑慮。余曰。以沿途情形論。女黨員與其友。所以維護余者甚周。且來歷可恃。余可決其必無意外舉動。況黨部既迎我至此。必係女黨員已代余在黨部接洽矣。余之所以不安者。在於欲明黨部對於余前途之辦法如何。及何日可以首途耳。蕭曰。在俄手續稍有舛錯。前途甚爲可危。此事宜亟向東方管理部探詢。以明真象。此間在東方管理部可以言事者。惟有委員長章某。君何不訪章某而請之。余曰。章何人。蕭曰。此間各國代表均組有執行委



員會。掌理代表事務。中國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即章某其人。與前在第三國際會二次會議中國代表張某爲同學。乃中國上海某團之主要人。其人原係中國某大學學生。英語甚嫻熟。中國代表事悉歸其支配。今中國共產黨即某團之化身。與俄人最有關係。中俄斷絕國交後。已無領事在此。能爲國人與俄人接洽者。只有共產黨代表。君若訪而請之。吾意渠必樂爲之。且亦義不容辭也。余曰。甚善。第余與彼素未謀面。君能爲我曹邱乎。蕭曰。可。余當先告之。章道君欽慕之誠。明晚必有以報命也。言已。作別去。余自晤蕭。意頗愉快。蓋以爲由蕭而得晤章。不但余事可以水落石出。且得晤共產主義要人。聆其言論。亦必有可以餉吾共產之慾者。嗟乎。孰知余爲此。反幾陷入泥塗。不能自拔耶。

蕭去後。同室之俄少年歸。余以其能華語。與欵洽。少年詢知余赴莫斯科。曰。貴國事。君不顧念耶。余愕然詢其意。何屬。少年曰。此間東方各國代表。開太平洋會議。君不聞乎。余曰。然。聞之。願吾實非代表。非不欲參與也。少年曰。吾亦將赴莫斯科耳。余曰。僕甚喜得與君同行。不知能如願否。少年曰。是不可必。且須待至新歲後。蓋吾待黨

部之命令也。余曰：然則君何以知黨部必於新歲後命君赴莫斯科乎？少年曰：否。余請入莫斯科大學肄業。黨部已允許。惟聲明須待至新歲後耳。蓋黨事甚忙。需人甚急。然屆期能如願否？此時固仍未敢必也。余曰：君在黨部司何職務？少年曰：否。余職不在部中。乃司外事。余事已告一段落。此時固甚暇豫。蓋余方自貴國之上海招待代表至此。待會議畢代表歸。吾或可無事矣。余聞言始知少年即爲在中國方面奔走之一人。因詢曰：君之華語如是。馴熟。想在敝國之日不淺耳。少年曰：余本家於哈爾濱。故吾能華語。今吾母亦在彼也。余曰：君於敝國想年來遍遊各處矣。少年曰：否。吾祇往來上海數次。吾於貴國於蒙古方面較熟悉。在數年前吾固嘗與商人乘駱駝遍遊蒙地也。繼又曰：吾在哈爾濱可以自活。且極知哈爾濱有肉及白麵包可食。生活甚佳。願吾寧棄之而奔走於黨事耳。余聞之。知其人乃確能爲主義犧牲。頗表欽敬之意。少年亦似頗以此自豪者。余詢以斜對一房。有少婦在內者。所寓者何人？少年曰：是即此間之管房者。亦能華語。君有所需。可向彼言之。顧需用品甚缺乏。恐不能事事應命耳。余至是始知民食部員。所以爲介紹於該室主人之故。顧是晚數

數往謁俱不見其人不知渠何以事忙至是也。

余以終日枯守一室頗厭倦以故翌日眠至九時三十分乃起床午飯後盤旋室中倦則仰臥榻上以遺無聊惟盼日晷速移期俟晚間獲見章某可以解決一切至五時許有二俄人入與余握手爲禮余視之一中年者一少年者其中年者操華語詢余曰君即某將赴莫斯科者乎余曰然中年者因與少年者絮絮語似道余事者少年亦頗頻點首言已中年者先作別去少年者操華語謂余曰君事可悉與僕言之僕當竭力相助也余謝之乃具述入伊事甚悉言已少年喜曰君華語甚佳吾聆君之音乃憶及吾師余曰君曾師華人乎曰然吾昔在哈埠習華文吾師固一北京人其語音與君乃無別吾是以云然也余詢其姓字少年索筆書白武淄攝爾五字示余繼而一華少年入白謂之曰某君乃真自北京來者以其語音足知之若委員長章某其語音吾隻字不聞吾殊不信爲真自北京來也華少年力爲章辯證明渠確係北京派來叨叨然反覆再三若甚注意者余頗異之乃釋謂白曰北京爲全華人士會萃之區各處華人之旅於北京亦多有不善京語者代表係團體公推不限於

地址固不能以非京音。遂斷其非北京派來也。白聞之無言。余詢同來之中年人爲何人。白曰：是此間管房者。余知其即爲對房少婦之夫。已而鈴作華人出就食堂。白亦起作別告。余曰：君明早九時以前候僕於此。僕偕君往謁吾中國部部长探問君事也。余諾之。已而侍者具食。食已。蕭亦自食堂來。曰：吾今特來偕君往晤章某耳。余喜。御外衣隨之出。過二通衢。約里許。至一巨宅。頗壯麗。蕭曰：此即代表寄宿舍也。因偕余入。入則見樓下有棹一椅。四三人分踞其間。正相對語。余隨蕭方舉步欲登樓。而三人暴起牽余衣。不令前。一人以手向余曰：票票。勢頗洶湧。余錯愕不知所爲。蕭見狀驚悟曰：是須護照耶。余出入慣。未經檢查。乃竟忘此。乃謂三人曰：是吾友。寓在來濱寄宿舍者。護照已交東方管理部掛號。此來未隨帶也。三人不可蕭謂。余曰：是乃東方代表團。輪值檢查出入。以防偵探者。三人中一韓人二日人。以無照不允放行。君請候於此。余當爲君先達章某耳。言已。急登樓。久之。一少年拾級下。及半而止。注目視余。余知爲章某。與爲禮。章某含笑招余登。三人見章某相招。乃不加阻。余既登樓。隨章後緩步進。見兩旁寄宿室極整潔。一切陳設。遠勝於來賓寄宿舍。已而入。

章某臥房。除蕭外。尚有華人二。年約四十許。見余入。均起爲禮。肅余坐。章亦坐。意態頗傲慢。余極致傾慕之誠。章亦殊不撓謙。昂首操贛音詢余曰。君赴莫斯科何事。余曰。僕以傾慕共產主義。欲實地研究其設施。是以決赴莫斯科耳。余早具此志。原約與友人海通君同行。不料以護照事獨爲政府所阻。不獲如願。而來時以無照不得不繞道松黑兩江。是以遷延至今。乃克抵此耳。章作鄙夷狀曰。海通乃高唱社會主義。非宗馬克思學說者。余曰。然。顧渠自俄共產革命以來。亦頗注意馬克思學說。章曰。君在國亦有小團體乎。余曰。無之。友人中本有設爲團體。以研究此事者。余以曾見招。顧余意以爲與其憑空構思。不如實地試驗。是以余獨來也。章曰。友何人。團體何名。余曰。友亦無團體。不過集其同有此癖者。於每星期爲一二次之會。討論茲事耳。已無組織。安得有名。因舉其三五人名告之。章又作鄙夷狀曰。某爲某系。某係某黨者。余曰。然。顧人類已有進化。思想即有變遷。信仰亦當然有時而異。昔雖某黨某系。固無傷於今日之研究學說也。章聞言似頗不懌。久之曰。如某者似尚有軍事組合確否。余頗異其言。答曰。是或有之。固余尚非個中人。不能言其究竟也。章曰。君在

何界。余見其叵測。因託詞曰。昔在軍界。嗣亦在學界。章曰。君曾在何處執教。鞭余託詞曰。曾與友人在天津組一私立兩等小學。去歲以不能支持。已解散矣。章默然久之。同座者詢國內現狀。余略舉以告。發言時。竊窺章則見其怒目視蕭。蕭則垂首至臆。不敢仰視。余頗奇訝。知蕭必因余事開罪。章顧不明章於人類平等主義之下。乃何以能作威。至是。余詞既畢。同座者取視時表曰。近十鐘。將下鍵矣。因起辭。余覺現狀不佳。不欲盡其詞。因亦告別。蕭送余返寓。意態頗不安。余亦未便致詰。翌早九時。俄少年白氏來邀余赴東方管理部。至則在代表招待所之左約百步許。巍樓峻宇。頗極壯麗。白偕余登樓。至一室。以指叩門。內無應者。啓視則中無一人。謂余曰。部長未到。君可暫俟於是。乃引余入一室。室外有素紙大書中國共產黨本部七字。白氏入室。蕭余坐。已則趨赴一席次。閱文件。室內先有一華籍少年在。方習俄文。余趨與爲禮。詢姓氏。彼亦不起立。但坐答爲華姓。亦不轉詢余。余審其音似浙人。察其舉動。似即此中辦事人。可假虎威者。枯坐久之。所謂部長者。尙未來。白氏以反對太平洋會議布告書稿件之屬於華文及日文者。囑余爲繕之。繕畢。余以爲華氏既係部中。

辦事人必知余請換照事因復與欵洽具述以詢之華略不顧瞻安坐書寫所習俄文如故俟余言畢乃搖首曰此事時期尙早此間有代表團若未審查君之來歷者能令君赴莫乎余知其言出有因諒余事已陷於奸人之手因曰甚佳余固盼代表團之速爲審查僕果來歷不明者俄人固亦不能令僕至此耳至下午四時白氏語余曰部長今日未來余今偕君歸明日再來見部長可耳言次披外衣邀余返寓出部時大霧迷漫白曰伊市每冬季輒如此霧嘗數日不散也既抵寓所白氏約翌早再偕余赴部遂告別去

●●旅伊中同病相憐之華友

余入室正沉吟無主間忽有少年華人三推扉入與余爲禮余察其舉止頗溫雅詢姓氏則一虞一嬌一季也虞等轉詢余姓字畢曰吾今日乃聞人言有同志到伊寓於此是以相偕奉訪欲一詢本國情形余曰君等何時自國內首途嬌指季曰吾二人來此考察於十月由本國動身若虞君者方來自莫斯科耳余曰然則君等之知中國近事將更近於僕僕蓋八月首途者也虞曰聞君到此已數日何以總不獲相

見余等固寓此間樓上耳。余乃告以所苦。並詳敘護照錯誤種種棘手情形。媯驚曰：在俄地無護照事頗可危。此君之身命所關。何以能寄他人手。況其中更有金錢關係乎。此事宜速向前途探明。余曰：茲事吾知決不至有意外。蓋與僕偕行者皆切實可靠。而有正當來歷者。蓋若不切實。僕亦決不能至此。吾此時所願者。但欲知黨部對於余行止之辦法耳。媯曰：此間總機關爲東方管理部。總其成者爲俄人威金斯克氏。部內分設東方各國共產黨部。中國部主持者爲一俄人。亦即威氏之秘書。威氏與其秘書均能英語。僕與季君雖不通俄語。亦能以英語與威氏通。今方在此辦事。倘君欲與威氏相見。僕等可供君通譯之用也。余起謝之。具舉本日偕白氏赴黨事。以告虞曰：既與白氏接洽。事有頭緒矣。渠固中國部之華語通譯。理應供君驅遣者也。余詢章氏。虞曰：是此間有權勢者。君何以知此人。余舉蕭樵介紹相見。事始末語之。虞曰：君何爲道及海通君。海通君固彼等所痛惡。在莫斯科曾大肆攻擊者也。余曰：此則余初不知。且海通君國人知而與交者亦衆矣。若謂道及海通君者均犯忌諱。又安得盡人人而誅之。虞曰：然。傾軋場中。眞令人有不可以理解者。余曰：吾之



未入俄也。以爲共產家天下爲公。持衆生平等。自食其力。宗旨當無機心。無機事之可言。今亦如是之猜忌相嫉乎。虞曰。各國行封鎖政策。陰助白黨。間諜四布。勞農政府爲防範陰謀計。故於交通上檢查極嚴。此間爲東方巨鎮。出入要津。某國人於交界之烏金斯克地方。又假商業以布偵探。故此間對於來往者。尤備極注意。嘗有至此。實非偵探。而偶以誣擊。竟被下獄者。亦有即拘留車中。日給以水一盃。黑麵包半磅。至數月之久。不能進。亦不若退者。先數月間。有吾國奉籍某少將者。抵此。自稱爲吾國南方某偉人代表。爲此間黨部扣留。不允放行。即居此招待所樓上。凡數月。日循牆而走。數千百次。衣物典鬻殆盡。至無可浣濯。垢臭滿身。日前始獲放行。狼狽而去。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然此終得放行。尙係不幸中之幸。其間不幸且有竟致喪失身命者。冤慘重重。實不可以數計也。余曰。俄人方以世界革命號召全球。入國者已有駐外代表之證明。又須經勞農政府之允可。是所謂來歷者。已盡審查之能事。今於入境後。又復加以種種留難。是不管陷人於阱。且亦無事自擾。是即不爲來者計。亦不爲世界同情之得失計乎。虞曰。然吾於途中。嘗見一俄婦。以無證書。故被檢查。

者牽下車俄婦大哭向檢查者哀懇。又向途人陳訴。卒無效。彼等不但對外人如此。即對於其國人亦然。顧以吾思之。在數千里冰天雪地中。來往非易。倘有嫌疑。一經發覺。即幸不受捕。亦逃無可逃。東方人異言異服。無可掩飾。不與俄人比。豈有如此斗膽偵探俄人。亦矯枉過正耳。顧如君者。亦未免太過鹵莽。試思數萬里長途酷寒。天氣在戒嚴區域。語言又復不通。隻身踽踽。此豈可以嘗試。况前途在阿姆斯特克地方。尚須換車一次。而阿姆斯特克赴莫之車。又不定何時始到。既無逆旅客之往來者。均須在站坐候。會逢其適候。至六七日亦未可知。且秩序混亂。時代怯懦者流。結黨四布。人叢中稍有昏倦行囊。便不翼而飛。試思萬里孤臣。苦寒中夜。不得安眠。日不得飽食。此景其何以堪。顧吾殊不明君。既非共產黨介紹。又非外交官有正式護照者。可比。何以竟能至此。余閱來俄之人多矣。顧未有奇特如君者。余笑曰。然顧吾以爲余之來不奇特。而俄事現象至此。乃真奇特也。事已至此。欲罷不能。余來時已妥辦後事。聽其自然。可耳。虞曰。然君已至此。欲不進將益啓人疑。予譏者以口實。當然以隨遇而安爲宜。但不審君之來俄。究有何希望。倘坦懷見示者。僕等或能爲君借

著要未可知也。余知渠此言意在刺探余隱。答曰：吾意以私人資格來俄者，心理大抵相同。以此言之，君之希望，即吾之希望。大可不言而喻。顧希望是一事，能達到希望與否又是一事。此當在後見事行事，及視其所得之機遇如何。此又烏可得而預言者。虞曰：然此確情也。言已不復致詰。余轉詢其入俄始末。虞曰：吾之所以入俄者，正如君言。心理大抵相同。顧余乃自海道入歐洲，有善於俄語之韓人同行，故途中絕無阻滯。入俄後，居留凡四十五日，因受某團之攻擊，故至此。今已兩月矣。所以不能東歸者，以東方部輒藉口於未得莫斯科放行電報爲詞，尙不知何日方能出境。至嬌季二君，皆係志在入俄考察者。到此後，威氏以將開太平洋會議，留在此間辦事。故逗遛至今。二君在國，皆原有職務。假期已滿，急須回國，恐開會後不克西進矣。二君同來者，尙有一軍官，曾充川中某師團長。今在俄人所組之華人紅軍軍官學校中充教授，間亦來此作劇談也。余詢學校之內容，曰：是不必問，徒有其名而已。學員多紅鬍子，不識字，且多係因受排擠而被安置於是者。皆網羅中人也。余詢海通君消息，曰：是在俄亦曾受某團攻擊，加以中政府偵察之名，顧俄人遇之尙厚，未遭

毒手。今以其夫人臨產一時尙未能離俄也。因取紙筆書海通君寓址付余。余詢以有韓人某某在此否。虞曰：君何以知其人。余述在赤某韓人託寄書事。虞曰：是不在此。均赴莫斯科去矣。言次侍者進晚餐。三人起告別。曰：僕等即寓樓上某號無聊時可來劇談遣興也。

是日代表來就食。無一復入余室者。蕭樵亦絕迹。自晤章後遂有此現象。余頗覺有異。默念如虞嬌季三人言論雖隱約其詞。不能盡情吐露。然其必俱爲同受某團之害者。已可於言外得之。同病相憐。或者可與傾吐心腹。飯後無聊。因登樓訪之。至則章某亦在是。虞等閒談。至於俄幣日落事。余偶舉所聞以應。曰：聞勞農政府以現行新經濟政策恢復商業。不得不整理幣制。曾經會議。將於明年鑄金幣千萬。及銀幣若干。實行恢復行使現金制度云云。不知確否。章某作色曰：此說君於何聞之。余曰：在赤塔時。余同行友遇其同學之俄人言之。此人固共產黨。而供職於遠東政府者。章曰：果共產黨必不爲此言。余聞之愕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已而虞等詢余同行友之歷史。及赤塔情形。余舉以相告。中言及赤塔恐慌現狀。連類及於一事。曰：吾友

在赤。與其同學行。偶以手抱其腰。則手鎗在焉。余友詢其何以懷手鎗。其同學曰。如此時勢。焉得不備手鎗。吾共產黨中人。固無不具此者。即此可見赤塔人心浮動之形情。章某又作色曰。是殆尊友之謔言。共產黨必不如是。余曰。然。共產黨或不人人如是。願吾友亦非相欺者也。余言時。虞等目余。余自是不復撥言。未幾章去。媯曰。當此人前。君何以不謹言如是。余笑曰。是不過閒談。余殊覺其無傷於事。豈憂讒畏譏之下。所謂笑啼皆罪者耶。言次。一七八歲小女子入。虞與之戲。謂余曰。此女與其母及弟。亦寓於此。母子三人。日祇領糧食一份。忍飢度日。至可慘也。余見其案上有黑麵包。因詢其購自何所。虞曰。是即領得之所謂糧食。余等在此。名爲辦事員。待遇降於代表一等。食堂日祇供午餐一次。至於早晚。則以所領之黑麵包果腹。黑麵包惡劣不堪下咽。故居此辦事者。若非攜有金錢。即須典質衣物。蓋食物惡劣。有時不得不在外稍購佳品。以潤枯腸也。更有苦於我輩者。近某團有五人。由滬經海參崴而來。中途迭經戰亂。幾危及生命。展轉半年。乃抵此間。衣履破敝如丐。行李俱無。近日委員會方發起捐款。以爲救濟之計。我輩亦不得不略破慳囊。如媯季二君已近牀。

頭金盡。恐區區存儲者不足一月之零用矣。既復注視黑麵包。曰：余未來時。老母力勸余不必作此行。余少年氣盛。乃違慈命而來。今若令吾母知吾在俄。乃日以此爲果腹者。恐豆大紅淚。濕透青衫矣。言次高唱鄉歌。若不勝感慨者。余亦慘然。

●●中國共產黨之構陷陰謀

是晚歸就枕。感懷身世。展轉反側。徹夜不能成眠。將曉。憊極不覺入夢。朦朧中忽聞爆炸聲甚厲。猛然驚覺。起視則同室之少年已出。其他殊無異狀。以爲係一時神經之不寧所致。擬復就寢。而取視時表。已七句鐘有奇。爲須應白氏再赴黨部之預約。不敢復寐。披衣起。盥漱已取。煖水壺。赴水房取沸湯。淪茗。方灌沸湯入壺。不期沸湯熱力太猛。致壺之內管轟然炸裂。玻璃盡激成碎片。以爲是不祥之兆。心愀然不樂。者久之。念壺破無可代者。卒傾出玻璃屑。潔滌外管。即以外管取水。淪茗。早茶已枯。坐候白氏。而白氏竟不至。近午有扣門聲。以爲或白氏矣。起而啓視。則一四十餘歲。足之華婦。與一二十許少年。乃向未謀面者。與欸洽。女曰珠華。少年曰傲南。爲某省工會及女界代表。蓋亦反對太平洋會議代表人物。今來就午食者。珠華詢知余隻。

身啞遊狀極贊余爲有心人。余曰：以足下纖纖之足，尚不憚勞至此，僕有愧色多矣。珠華曰：吾初不明俄國現狀，若此若知之，豈敢來試思在此，既毫無自由，日給兩殮品，既惡劣，不堪入口，寓所距此一里有奇，日須奔走風雪中，而後得食。吾以一纖足婦人，豈能堪此。況開會無期，尙不知何日方能脫此災厄。今方悔不當初也。余聞其言，知爲誠篤，非偵探者。因笑曰：僕之感想，乃微異於足下。蓋俄屬饑荒，食品必不能充美。余所深知，余所以來者，以爲共產國雖不能恣口腹之慾，望必能得精神之愉快。今精神痛苦，乃百倍於資本社會。是吾所大失望者也。少年曰：誠然在俄國幾於完全失却自由。此實令人所最難堪者。言次，鈴作侍者進食。二人亦出就食堂。余午餐既畢，忽見章某掩然入。知渠係從食堂方散食來，肅令坐。章殊無謙讓，亦絕無寒暄語。但謔笑軟語謂余曰：此間俄人，甚欲知君在國內所附屬之共產黨內容。擬請君作一報告書交余處，以便轉示諸俄人同志者。余聞言，度渠必意在設阱相陷。因故訝曰：余前與君言，不聲明爲祇研究共產主義者，並無附屬之共產黨乎。章曰：君不言有友人組織共產團體乎。余曰：友人是友人事，余是余事。且友人所組者，不過

係定期集合研究討論而已。既無組織。尙未有團體雛形。且無名稱之可言。余又未加入其中。此來亦非代表。此等情形。皆曾與君道及。今君云云。試問余以何資格可以作此報告書。報告書中更以何名稱加諸團體之上乎。章曰。此爲俄國同志之意。囑之於余。似不可無以應其請。余意君固無妨爲之。言次有咄咄逼人之概。余曰。無根據可以作此報告書。即以個人論。所知於吾國之共產組織事亦甚少。亦無可作報告之材料。且余武人。文理殊不調暢。不足以當筆述之任。倘君必以爲不可無以應俄人同志者。不如君以暇時辱臨僕處。君以所欲知者詢之僕。僕亦以所具知者告之君。君則耳聞而手記之。即以此應付俄同志。似此辦法。一則報告中可不致有所問非所答之弊。二如君大手筆。一揮立就。亦可不致久延時間。君意以爲然否。章不悅曰。余無暇晷。擬仍請君爲之。余曰。余極願有以副尊命。但所苦者。讀書少。不能文。能表之於口者。不能筆之於書。駑馬加鞭。愈見其劣。無益於事。恐反資笑柄。以君文豪區區報告書。想亦需時無多。且僕所知有限。亦無多言。故以爲如僕意便。章頗猶豫。更欲有言。余笑曰。天下事人各有能。不能如君聰明。此何待勉強。僕晚間准候。



君於此辦理此事可耳。章無如何諾而別。

余念自晤章後。新相識。忽絕迹。白氏與余赴黨部。今又爽約不來。茲章忽又以報告相逼。意頗自危。因復登樓訪虞媽等。告以章索報告事。虞以爲余所以應付之者甚佳。既而語及諸人絕迹。及白氏爽約事。驚曰。此等現象大不佳。彼等恐有意外動作。君其慎之。諸人之不來。必受奸人誣。君爲偵探之蠱惑耳。余念隻身寄虎口。除任其咀嚼外。已無可如何。因亦安之。轉笑謂虞曰。虎威狐假。小人尙未得志。稍占上風。已狼狽至此。一旦得志。國人其尙有噍類乎。且吾國自開海禁以來。尙未有派偵探出國之歷史。現政府果能知注意及於外事者。又何致令國內之紛亂若是。小人誣謗何所不至。顧此等手段。亦未免太過卑劣。而諸人之爲其蠱惑者。亦可謂太無意識。况余來歷自有真。可以考查。以一語言不通。身處樊籠之人。即確爲偵探。亦何足畏懼。誠乎諸人其瞻細於鼠矣。虞曰。中國人尙少定見。何意識之可言。然世途險惡。至今亦可謂江河日下。試思一種主義學說。亦有壟斷包辦性質。寧非千古奇事。余曰。即壟斷包辦亦當大開門戶。廣予招徠。試思世界豈有閉門自守之託辣斯俄人以

世界革命號召全球。乃寄於此等宵小之手。亦可謂誤矣。虞曰：俄人先入爲主。何所知於東方事。且某團動輒以團體名義挾制俄人。俄人對於中國關係較深者。唯有該團亦當然受其愚弄耳。余曰：白氏今日之爽約。此中亦有黑幕乎。虞曰：此甚難言。但君不妨再與接洽。觀其動靜如何。亦可諒其大概。此人與余等同寓在左方之某號房。下午四時後。即散部歸矣。若不得要領者。嬌季二君可偕君赴部。一詢究竟也。言次視時表已四時。因起引余下樓。經廚房通過後。復登樓。曲折至一室。曰：白即寓此。言次以手叩門。無應者。因復偕余返。曰：諒彼歸不遠矣。君稍待。即可再往訪之耳。余謝之。返入己室。候至五時許。因獨至白所。至則白已歸。方與曾在黨部相遇之浙人華某方箕踞據爐。共煮乳汁。室設榻二。衾褥俱備。其一榻上大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八字。筆力頗健。衾爲中國式。余審爲華氏榻。蓋華亦與白同寓也。余入室先欲洽華氏畢。因謂白曰：吾終日候君不至。想君亦事繁。忘預約矣。余不審君寓於此。果早知者。余自來踵門候駕。不敢勞玉趾矣。白微笑唯唯。余曰：明早願隨君復往黨部。即來此候君同行可乎。白諾之。既而華煮乳汁熟。亦分余一杯羹。余起謝。詢曰：此乃

領得者乎。華曰否。此乃自破慳囊者。如此美品。烏有可領。吾等在此。殊苦食品不慣。幾餓損。日前方市豚蹄。與白君共潤枯吻。不然真不可耐矣。不審君到此何如。亦與代表共食否。余曰否。食則如代表。顧乃侍者送入室。不與代表共也。華曰是或一時辦法。匝月已無幾日。想下月起君或留此辦事。亦當有食券如我等耳。券中應得之物亦不少。但稍惡劣耳。余曰是無傷。余在軍中久。固慣惡食。甚願得與諸君共事。研究共產政治耳。華曰食品雖劣。幸此時商業復開。祇須有金錢。不憂無救濟法。此間新商。華僑甚衆。蓋領一營商牌照。不過銀餅二枚。物品缺乏。求利不難。故趨之若鶩也。今通衢中有小木屋。陳列商品者。十九皆華人耳。余唯唯。頃之。華復詢余曰。君識海通君乎。余曰然。固十年前故雨也。華曰。渠在莫斯科頗受人攻擊。謂爲中政府偵探。君知之否。余曰聞之。但不得其詳耳。平心而論。海通君如別有予人。可以攻擊之處。則余不敢知。若謂爲偵探。則吾敢決其非。蓋中政府非對外派偵探之政府。且海通君果受偵探使命。亦大可以外交官資格入俄。何必以私人名義。自取危險耶。華曰。然言次。余取視時表。已六時許。因轉與白約。於明晨九時前來相候。偕行赴部。白

諾之余遂歸。侍者進晚殮已。余枯坐室中。以爲章某必來。乃久候竟不至。余思華氏爲個中人。頃所言留辦事之事。必出有因。余素聞俄人對於外人。輒以留辦事之名爲拘禁之優待室。果爾則余尙可徐圖爲力。勝於下獄囚禁及錮閉車上者多矣。因之心亦爲稍慰。盤旋小室中。念余無可指爲偵探之憑據。祇有韓人書二封。該韓人且與此間韓僑共產派不合。是稍可慮。因取出燬之。至十時許。知代表寓所已下鍵。章必不復來。因復登樓訪虞等。告以再約白氏情形。及與華某談話事。至十二時歸寢。因先夕失眠。頗倦怠。未幾即入夢。惟終夜驚覺者五六次。神志頗不寧。翌早七時起。盥洗畢。滄茗取所攜乾糧作早食。

●●黑暗中之一縷光明

至八時三十分。往赴白氏約。至則白氏與華氏方盥洗。歎洽畢。俟其早食已。白氏乃與余先行。方下樓。侍者已尋踪至。與白氏絮絮語已。而以手外指操俄語告余。余但明東方管理部等字。不知其他。轉詢白氏。白曰無他。黨部命我偕君赴部耳。及部白氏偕余直赴先次到部時叩門無人之一室。入則見兩人各據席坐。一在室之西北

隅。一在室東南隅。方持筆俯首疾書。白氏引余至東南隅席次。介紹曰。此吾祕書長某某也。余知卽爲東方部祕書長。兼管中國共產部者。其東北席次者。必部長威氏。因與爲禮。祕書長亦起握手。肅坐。白氏亦旁坐司通譯。祕書長詢余曰。君卽某某欲赴莫斯科者乎。余曰。然。曰。君有何憑據。余曰。僕在赤已託外交部請得勞農政府之允許。有非常委員會駐赤支部之證書。惜交付係在登車時。爲時匆匆。不及檢校。我所得者乃別一人之證書。至中途方查出有誤。幸有該支部介紹之女黨員偕行。允爲余到伊在部掛號換照赴莫。余時隨身。尙有赤塔駐哈代表之介紹書二紙。因悉付之。但到此後至今未見其人。不審赤支部有無電報通知此間。及女黨員曾爲余掛號否。祕書曰。無其他憑證乎。余曰。無之。祕書曰。有金錢關係乎。余曰。有之。係託爲代寄者。其數三百。祕書曰。是矣。悉在此矣。君赴莫斯科何意。余恐譯者有誤。致生枝節。因在衣袋中取出友人爲余所撰俄文之入俄意見書示之。祕書長取讀。似甚驚異者。閱畢。詢余曰。此君之友所撰。而出於君之意乎。余曰。然。祕書長因指紙向東方部長威氏絮絮語久之。威氏點首。祕書長復謂余曰。君欲速達莫斯科否。余曰。倘貴

部允余速達者。余固深願也。部長曰：君今日晚間可首途。下午二時來取君之憑據。余曰：甚感謝君。但余言語不通。倘部中有西行者。乞爲介紹一人。指導一切。秘書長曰：然。有一蒙古人。偕一蒙古學生。亦今日赴莫斯科。正可伴君也。言訖。余起辭。出別白氏歸寓。如重囚遇赦。心爲大慰。未及入室。先走告虞嬌季等。虞等喜曰：敬賀君。君運乃大佳。脫離鬼門關矣。余曰：此亦可見俄人尙能權不下移。某團徒枉作小人耳。虞曰：是不可知。彼等在莫亦有黨羽。不過君若到彼。則一切事海通。君可以照應。且首善之區。衆目所屬。無論如何。亦決不至似此間之暗無天日耳。時已近午。余遂歸侍者。進食已。章某復來詢余報告會書就否。余詫曰：余昨與君約晚間相會。君詢所欲知者。僕言之而君書之。君已諾。而爽約未來。余方以爲異。今若所云。是何言也。章曰：僕昨無暇。今晚當再赴約也。余曰：諾。章遂出。余亦不以得東方部許可。即日入莫之事告之。急收拾行裝。訖。以白氏未歸。因約同嬌君偕同赴東方部取照。嬌君允之。至則遇招待室之管房者。自內出。見余至。招入室。取所託寄之金錢還余。余亦交付收據。訖。管房者曰：君此行途中。必須用款。顧不能用現金。今爲君兌勞農紙幣三十

金盧布以便應用。按現時市價，每金盧布值勞農紙幣二萬九千元。三十金盧布應得紙幣八十七萬三百元。言次，因即金櫃取紙幣付余。余起謝，並詢曰：現金不能用，固可攜帶乎？曰：可。交兌已適。赴莫之蒙人，二一中年一少年者，亦入室候取護照。管房者爲余介紹，余與爲禮。顧蒙人以不能華語爲詞，意似不屬者。旣而管房者以赤塔駐哈代表所發之尋常護照二紙還余，命余俟於閱報室。余視照中並未加簽字，疑當別有護照。入室以俟，見室中陳設甚精，印刷品亦富。除俄報外，有東方部自辦之華文日刊及宣傳用之小冊甚夥。偶出探視，見前同來之女黨員自辦事室內出。余大喜，急趨與爲禮。女黨員亦喜，詢曰：赴莫事如何？余曰：今日首途甚謝。君余正在此候取通行證耳。言次，並詢通行證發出之所，並以發還之尋常照示之。女黨員引余入一室，室內一人據席坐，持筆疾書。五、六人鵠候於側，似係專司辦護照者。女黨員爲余陳述顛末，辦事者領之，似已知余事者。頃之，索余發還之尋常護照去，命余回寓以待。余已出極表感謝之意於女黨員。然後歸。至是余始知女黨員亦係部中辦事人。咫尺之地，終不一見，且以經手人，竟絕不知余首途事，亦不早以實情相告。

遂令吾如墜五里霧中。入於備極恐慌之地。豈女黨員亦處於瓜田李下。別有不能相見之隱歟。是真令人不可思議矣。

●●由伊西行之疑慮及華友之贈言

余歸後約一小時許。一俄人偕管房者入。以巨絨付余。曰：此君之護照也。車於今夜八時出發。惟車僅至尼哥來夫斯克市爲止。在該處尙須換車。然後可達莫斯科。到尼哥來夫斯克市後。君可下車持護照與乘車券赴交通處。（夫比利使堪姆）換彼方之乘車券。此車到後經過約四五小時。彼車便出發矣。言次復出紙一方。書俄文之交通處（夫比利使堪姆）字母付余。曰：君到尼哥來夫斯克市時。以此紙詢人或僱雪車。即可至交通處矣。余於今晚五時三十分來送君。首途請君候於此。余聞其言。知爲專司送客者。其人發言洪亮。甚有順序。而辭氣和平。態度亦從容不迫。察言觀色。似老於辦事者。因起謝之客。亦立辭出。未幾。虞媽季三君來。余示以照。並告以送客者所囑。虞大詫曰：奇哉事也。伊莫換車。向在阿姆斯特市。未有在尼哥來夫斯克市者。豈此中別有作用歟。余曰：以今日經過之接洽情形而論。似毫無可置。



慮處余意。余隻身萬里橫逆之來。事有前定。即令前途有意外事。吾寧早日就死。亦勝於在此日受凌折。憂讒畏譏。滋多矣。虞曰。然事已無可奈何。聽之可耳。余索贈言。虞曰。君果能至莫斯科。一切事詢海通君可矣。海通君在彼頗受優待。必能籌指導。維持之責。總之。世途荆棘。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有事進行。尤以秘密爲主。蓋某團曾決議。無論何團體來俄。決不許令與勞農政府接洽。以分其固有權。利。倘有接洽者。誓以全力對待之。若行止不密。稍有洩漏。則事危矣。余曰。余此行志在研究共產政治。本不注意於接洽何事。信仰主義。乃吾之自由。某團所不能阻。至發生關係與否。當聽俄黨之自動。余決不思染指。以觸某團之忌。虞曰。是則更佳。次之。君將來無論如何。即至行乞。亦當自歐洲歸。萬不可再經伊市。自陷於羅網。三則君於離俄之前十日。即須直將所欲去方向。預告黨部定奪。若待彼通告。令出境時。則出境方向。彼已規定。不能更易矣。四則俄地鐵道各列軍之中。必有一車歸共產黨支配。此車陳設甚精。座客亦少。君於換車處。見開行列車中。其下有軍士站崗者。即此等車。可逕登其上。不必猶豫。倘軍士攔阻。但厲聲告之曰。余共產黨也。彼即鞠

躬退避矣。蓋伊人之於共產黨聞風胆落。爲途中利便計。不妨利用此策。五君之通行證須隨身。切勿落他人手。途中檢查者。或終日不遇一次。或一日而遇十次。均未可定。此於性命有關。萬不可忽。至於西比利亞道中災區不廣。一切食物。沿途可以購買。可不憂受饑也。余曰。謹受教。已而鐘鳴五句。侍者即進食。較之往日特早。似已知余首途在即者。虞等三人亦致聲珍重而去。余候至六時。送客者始來。入電話室發電話。時間甚長。似係爲余事與人談判者。久之入室。取余行篋。出僱一雪車。置行李其中。兩人席其上。匹馬曳而前。至站後。送客者先下車。入站爲余購二等車券。一付之余。繼又爲余負行李登車安置畢。又在同車中。覓得同日啓行之蒙人。以余事囑之一。一周到。井然不紊。復沉吟頃之。乃起欣然作別。余亦摸不完全之俄語。極表感謝之意。送客者謙搗再三。始下車去。余入視車室。精潔遠勝於赤塔列車。因倚榻假寐。思章某七時半始到食堂。食已。已至八時。余車已發。即令知余行者。而在晚間不能辦事。待至翌日。余去已遠。彼卽有毒計。已不及施。渠能流毒至於莫斯科否。雖不敢知。然且幸暫脫虎口。頃之汽笛作。車西發矣。余心爲之大慰。

●●西伯利亞途中之所見與蒙古寄書郵

由伊至莫斯科前後凡九日中間在尼哥來夫斯克換車一次。軌攔約四五小時。兩方分計。由伊市至尼市四日有奇。由尼市至莫都亦四日有奇。沿途車行甚疾。不似伊滿通車之緩。且事事有序。亦不似伊滿通車之凌亂。由伊至尼一段。余所乘者爲二等臥車。車甚明潔。同房者三。皆俄人。余與欸洽。甲與乙爲赴尼市者。丙則赴莫都者。甲似軍人。乙則似工人。丙則似公務中人。至東方部爲余所介紹之二蒙人。則在間壁房中。余兩間周旋。三俄人與余感情頗洽。甲乙二人每下站爲余取沸湯。余亦以所攜食品報之。至於兩蒙人對余。輒有格格不入之態。余不明其所以然。亦爲種族性優劣之判而已。車抵尼市時。方味爽。管車者預告。凡赴莫都者。概須在此換車。原車再開至阿姆斯克爲止。即回伊市云云。余始知在伊時。虞氏對於懷疑換車地點之誤。蓋東行車首段由莫至尼爲止。而換次段車之地點。則在阿姆斯克市。西行車首段至阿姆斯克爲止。而換次段車地點。則在尼市。故阿姆斯克乃東行車之換車地點。非西行車之換車地點。虞氏自西來。僅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將抵尼市時。

三同房之俄人告余。謂一切相助。幸無憂。余起謝之。收拾行李畢。走告蒙人。不知二蒙人尙高臥未起。余告以故。蒙人不以余語爲信。謂換車在阿姆斯特克。須午後方能達到云云。余操不完全之俄語言之再三。而蒙人不信。余初亦甚猶疑。繼思仍以篤守送客人所指導者爲是。故車抵尼市。余卽偕三俄人下車。甲乙二人助余負行李。共累之站外。丙則索余護照去。將俟天明時爲余前往交通處換乘車券。時正陽歷十一月杪。天氣奇寒。兩足幾僵。久之。二蒙人亦下車來相就。余始知二蒙人亦係初赴莫斯科。未明東西行列車換車地點之異者。嗣甲乙二俄人與余作別。蓋彼已抵家矣。蒙人向余索護照爲換券之需。余告以已交俄人丙代換矣。蒙人聞之年長者。現不豫色。喃喃語余。詞不可辨。意似謂恐有意外者。余以驚弓之鳥。雖明知俄人丙爲無他。然蒙人係東方部所介紹者。比較似較有根蒂。因向俄人丙索還護照予之。俄人丙似以余視彼爲不可恃者。意頗愠。卽取護照還余。自攜行李他去。余亦赧然。又不能以言語達意。懷歉而已。余以照付蒙人。蒙人因囑余與少年者守護行李。自入站中去。久之來。命三人共負行李入站內之一室。室內容積頗小。蒙有一小火油

燈奄奄然欲滅而人甚擁擠俄人丙亦在其中。蓋皆候車者。余與兩蒙人置行李於地。即席坐其上。室無爐。顧以人多氣盛。亦頗溫煖。頃之天明。蒙人囑余與少年者候於室。自懷三照往交通處換乘車券。余與少年者株守至三四小時之久。室中人及俄人丙。盡登車久矣。而蒙人猶未返。汽笛嗚嗚作。若催客者。心惶惶然。殊虞或有意外。意頗悔與蒙人共事。但已無可如何。又久之。車待發矣。蒙人始踉蹌歸。持新券急登車。則一三等臥車也。而俄人丙亦在其中。見余頗落落。余亦頗懷不安。管車者取券視其號數。分配臥位。余得其一。座客滿車。却無逾額者。頃之車發。以上下極匆忙。且有同伴者。虞氏在伊所屬入共產黨部車之件。未能親自試驗。亦不及實地考查。顧余自念萬里啞遊。總以安其常而處其順者爲合宜。天下事可己則己。若事事超乎常軌。務貪新而好奇。一旦誤會。反有不美者。故無論虞氏之說。確否尙未可知。即令有之。余亦決不願以言語不達之身。在荆棘叢生之地。儼然嘗試也。

三等臥車中。地位逼窄。人聲嘈雜。不似二等臥車中之靜謐整潔。且車窗玻璃。係單層者。感受人氣。凝而爲雪。厚寸許。不如二等臥車之雙層玻璃。不能凝冰。可以外望。

景物。車中盥洗所及水廁亦祇有一所。人數已衆。俄人盥洗之時間又特長。稍不捷足。即可終日垢面。幸臥位寬廣。頗有餘裕。倦時尙可安眠。余於悶極無聊時。輒取小刀刮去車窗凝雪。發一穴俾便外窺。以資消遣。盥洗及大小遺。輒於夜間俟各人就寢後行之。蒙人此時與余較接近。每到站。輒命其年少者爲余取水。淪茗食亦相共。一日食後。出其行篋中之布包示余。纒纒皆函件。余始知爲東方部寄書郵繼。而函件中並有袂裏佛經。且有張家口北京雍和宮之舊函件。自謂曾在蒙古北京間甚久。行李單簡。御衣殊少。日間無事。輒取經典相對。合掌喃喃。余審爲喇嘛。又疑其人僕僕道途。必於俄蒙事件有關係者。惜余不能俄語。無由偵其內容耳。

沿西伯利亞鐵路。兩旁皆森林。道之外有土路。間見農民以馬曳雪車。載物來往其中。車每行一二小時。輒有站站附近爲大村鎮。除車站外。沿途村鎮民居。類皆以木製成之平房。每半日或一日經過大河流附近。必有大城市。大城市附近必有工廠。烟突矗立。頗爲壯觀。惜匆匆過。不能一察其革命後之內容。沿途鐵道橋梁皆有鐵絲網繞於四周。並具兵衛車。每過橋橋之首尾。軍士擎槍以俟。司車者輒不許入外。

窺似恐人對於鐵橋或有意外陰謀者。以此可見勞農政府戒嚴之狀況而數萬里酷寒荒野。僅二三十年經營之力。已致閭閻撲地。擾攘如此。輒令人不禁驚奇。俄國昔日帝政力之偉大。與其當事之宏猷。反視吾國區區之黑龍江省。以數百年開闢之版圖。猶荒涼至是。殊令人生優劣盛衰之感矣。

余經過此中。係在新經濟政策實行之後。沿途各站。均有食物出售。食物中大抵爲麵包魚肉豬內肥腸鷄鴨牛乳等品。其一切習俗狀況。與吾國津浦京漢途中。大致無殊。余以恐有失車情事。途中嘗用乾糧。下車購食物者僅四五次而已。每購物必與少年蒙人偕。以其能俄語也。麵包每磅價約新幣七千。熟鷄中大者每隻新幣三萬。鵝鴨則七八萬。以伊市幣價計之。似甚昂。若以莫都幣價計之。則殊賤。蓋伊市紙幣。每金盧布僅值二萬九千。若莫市則已至十萬有奇。其相差之懸殊。乃至於此。幸余身所儲有八十餘萬。八九日客途。固不虞其缺乏也。顧此等現象。係專就西伯利亞而言。若自烏拉山以西。則間有無食物可購之處。且每遙見小村莊。竟有無人烟無牛物者。附近車站。亦常闕其無人。車上所需薪水二事。每須乘客下車爲之營運。

蓋西伯利亞不過以共產影響農民短耕。尙未至歉收地步。若烏拉山以西。則多屬災區矣。但沿途並不見災民意者。其非死即遁耳。數十座客。無懷愁愕之人。蓋皆自東方來。未大受飢饉之害者。人種顏色不一。而足恣態亦不相同。以此足見俄國民族之複雜。然言語如一。毫無相爭事。對於余及蒙人。亦毫無岐視驚奇態度。以此亦足見其大國民風度。與夫言語統一。能滅除種見之效果。沿途中同座頗有與余欸洽者。余以所知俄語太少。且耳官對於俄詞亦尙未能容納。爲省煩起見。輒以不明俄語答之。一曰。余以事取行篋。乞座上俄人爲助。操俄語曰。請助我。俄人起助畢。余謝之。俄人曰。君業俄語矣。何云不能。余曰。太少。俄人曰。請助我。謝謝。太少。業三句矣。何云少也。座客皆大笑。余亦莞然。一日。蒙人年長者得寒疾。余取諸葛行軍散。使納於鼻。俾作嚏。俄諸座客見之。以爲奇。各向余索取。亦如法納之。鼻中未幾滿車之嚏聲。與笑聲大作。是亦旅行中趣事也。烏拉山祇深廣。並不高峻。車行約十小時始出山。經過山中。時車曲折沿溪而進。溪水尙未盡凝冰。若西伯利亞河流。則皆凍結矣。願以天氣寒度論。以余身所感覺者。烏拉山以西。實與西伯利亞無殊。然則水之冰。



和與否固地氣之差耳

途中八九日無他意外發生。惟行抵距莫都之先二日。抵一站。地極荒僻。站中又無一人。車道前方。竟有數空車。阻塞去路。且空車之一在軌外。而前方鐵軌亦損壞不少。滿車座客皆憂形於色。車停四五小時始修復。並將空車曳出軌外。然後啓行。余以爲前方或有亂事。然卒安抵莫都。不復見有何異狀。意者其戶對黨藉此以洩憤者也。

●●● 淒風苦雪中之莫斯科車站終宵危坐

余之抵莫斯科也。爲陽歷臘月之五日。車抵站。已在下午八時。是日也。風雪極烈。余與家人負行李出站。檢查者驗照畢。余視同來乘客已紛紛僱雪車而去。余命蒙人之年長者。亦僱車入旅館。蒙人奔走久之。以無旅館覆。其實自新經濟政策實行後。莫斯科已有小旅館。特蒙人亦初至。囿於所聞。性又顛預。故不得其門。余當時亦不深明。以其言爲實。立風雪中。遑遑無所主。余出海通君住址。示之。令僱車一同前往。蒙人亦不聽。固執謂必先報黨部聽候支配。乃有寄宿之所云。余語言不達。不能獨

立作主無可如何。惟振奮精神以與風雪相搏而已。已而蒙人又奔走多時始覓得站中行李寄放所。三人負行李入頓放畢。即於候車室瑟縮枯坐。雖較勝鶴立露天。中然殮風飲雪已逾三小時。困憊之中腹亦隨餒。而站中殮室夜深又已閉歇。無可尋購食物處。方倉皇間。站中司事人又以滌站故。逐諸客至其他一室。室兩大間相通。連僅有長坐椅三五。候車客在其中。席坐者與臥者。無慮數百人。出入之途爲之阻塞。蒙人展隨身小楸。在其中占得數尺地。三人各抱膝席其上。席未及煖。滌站者已由內方漸滌至外方。驅諸客出站外。時風雪愈厲。客大譁。不允出站。站中人則以兵至。擊槍扳機對諸客。兩方勢洶湧。蒙人尙隨衆逡巡。不忍棄其數尺地。余以事頗危。力曳之出。於是三人又復盤旋風雪中。已而諸客以手無寸鐵。亦卒不敢與兵敵。相率魚貫出。約二時。滌站事畢。諸客始復紛紛入。余三人捷足先登於室隅。間在二三女子旁。爭得三尺座椅。據坐其上。顧不敢起。蓋起則鵲巢鳩居。物不能復歸。故主矣。惟不時起立。稍活動筋骨而已。飢寒交迫。腰足麻木。其苦不可以言喻。堅忍久之。愈不可耐。顧近座俄客。有隨帶汽爐者。取出煮水。余渴甚。見之。饑涎欲滴。俟其熟。乞

得少許。飲之如得仙露。繼而復有華人售雪茄者來。購數枚吸之。精神亦消振。瞑目默念。俄政府若稍留資本主義餘地。則余今日早安臥於旅館中。何至受此痛苦。雖共產亦未嘗廢客館。然交通如織。到者不能限何時。而司客館者之辦事時間。則日有常容。在青黃不接之頃。試問何以善之。可見天下事無極端之是非。彼固執一端之見。以量天下者。亦因嗜廢食。削趾適屨而已。腦海正迴環間。有數少年紅軍。負全副武裝入。即卸於余等旁。座數少女之對方。數少女俯首假寐。少年紅軍乃眈眈其目。如將肆噬者。少女偶張目舉手。少年紅軍即作態入以游詞。女意殊不覺。嚴詞拒之。少年則曠目喃喃不已。女轉其首。他顧不置答。余熟窺之。偶呵欠伸腰。反視則三軍士已悉備其首枕於數女子膝上矣。女子等無可如何。含愠聽之而已。余頗駭詫。蓋以解放女子之共產國。又在大庭廣衆之下。竟有此等舉動。寧非異事乎。

近曉時。列車陸續發。候客亦紛紛去。天既明。余與蒙人等復移至前方之候車室。蓋是處較雅潔。座位亦較多也。八時。蒙人之年長者。持照及郵件赴黨部去。囑余與年少者候於是。相約十二時以前即回站。偕赴指定之寄宿所。是時已有小販提籃售

白麵包。麵包每枚。其重量得二磅四分之一。余詢其價。索七千。較西比利亞高四分之一。余出資購兩磅與蒙少年分食。已精神煥發。憊倦氣爲之一除。惟缺飲料。遍視站前後。無可取沸湯處。吞涎而已。站內客入者出者。絡繹如織。七八幼孩周旋乞食。其間單衣敝履。黃瘡無復人形。傾倚而前。頗艱於步履。似飢極將暈蹶者。至人前。則以手指胸劃十字以丐食。不得則又顧而之他。顧座客十九無顧者。余惻然購麵包分濟之。又有婦人二。自站出一。中年者病甚。一老年者雖不病而龍鍾異常。各負大布包二。蹣跚而前。至候車室。則卸所負休息椅上。俯首至胸。氣咻咻忽斷。忽續。若不勝其荏弱者。久之兩人起。欲復舉所負於肩。則兩手已不爲用。蓋腕力竭矣。兩人盤旋久之。卒無可如何。余座稍遠。初意鄰近俄客。必有助之者。顧窺各人意。竟漠然毫不動於中。余憫之。乃起爲提所負。置其背而結帶於其肩。包殊不重。兩人亦勉能起立。遂相率鳴謝。攙扶而去。余默念兩婦人不知趨何所。能冒風雪而抵其目的地否。正不可知。惜余初履此言語不通。竟愛莫能助。顧俄客均淡然若此。意者世亂年荒。各不自保。宛轉而死於飢寒疾病者。殆已司空見慣。憐不勝其憐矣。

●同志海通君之幸會

下午一時。蒙人尙未歸。腹亦漸餒。復購麵包果腹。顧渴甚。無所得水。余惟盼蒙人即歸。顧至三時仍未見來。出站外四眺。則見風雪愈甚。蒙人御衣甚少。出站時齒震震作聲。余深慮其倒斃風雪中。意殊焦急。四時許天色漸晦。始見蒙人自外來。乃雇無篷之大車一輛。取行李實其下。三人席其上。同赴寄宿所。馬殊蹇劣。行一小時始至客館。入室並無守門者。蒙人引余與少年負行李登四層樓上。置行李於過道中。覓管房者尙未歸。候頃之。管房者來。乃爲余等闢一室。中有二人在。喁喁語。視之乃前隨優林駐京之書記加氏。蓋能華語者。余方喜得遇故知。而加氏則意頗瑟縮不安。自述不過係暫寓此間云云。嗣寒暄數語。即託故去。余方訝其落寞。週視室中。頗方廣。四周列小鐵床數十具。一長案據其中。案之前後。傅以長板橙。二酷似病院中之三等臥室。床上無鋪設者。祇有其三。恰足余與二蒙人之用。余乃悟加氏之所以不安而去者。以昔在北京享用如王侯。睥睨不可一世。今遇舊相識。窮形畢露。蓋乃不勝今昔之感也。

余與蒙人負行李入室。取篋出被褥鋪陳。已出過道散步。見一少年軍官自外來。蒙人趨與語。似詢寄宿事。軍官知余爲華人。乃操華語告余。謂此間住客已滿。故屈君於此。室待有空舍。再當量移。余謝之。詢其所事。據述供職外交部。余詢海通君消息。軍官曰。是君友耶。余知其人現在沙飛旅館一百二十號。距此固不遠也。君欲見之乎。余曰。然。軍官乃絮絮語蒙人。告以道命。引余往蒙人偕余出。循衢曲折行。尋至沙飛。則海通君外出。尙未歸。及返。迷失道。雇雪車始獲歸。寓蒙人不知何故。忽與余齟齬。操俄語喃喃。若將與余決絕者。余頗訝。不知其所由來。亦無法詢知其意。以其爲下流人物。置不較而已。余念余人地兩疎。前途事必面海通君。乃有正當之解決。逾半小時。復乞蒙人偕余赴沙飛旅館。蒙人怒不許。余念相距不遠。尙恍惚得其道途。曲折狀。因自披衣出。緩步細察。竟達沙飛。至則海通君已回。相見大喜。詢其夫人則在醫院。蓋產麟方一星期。許病頗劇。仍在調養中。海通君頃亦自醫院間病歸也。海通君爲余娓娓述其受俄人厚遇狀。旣而詢知余寄宿舍之不適。曰。吾當爲君向外。部交涉。畀君遷寓於此。此間較佳也。又曰。余今夕得外交部大戲院劇券。有女友約。

同行君可僞託爲余之書記也。者相偕前往。此間劇甚佳。券不易得。機不可失也。頃之女友來。海通君爲余介紹。因相偕出行。不遠即至劇院。持券向當事者交涉。不意當事者互推諉。奔走多處。竟不得要領。海通君與女友懷券均不得入座。不得已復偕歸。余頗詫。海通君曰。是不足奇。俄自政變以來。辦事頭緒。尙未完全妥理。即些須小事。亦每致彼此互諉。無人負責。展轉不能解決也。余自車站至是。滴水不入口者已二十小時。因以所苦告海通君。遂別女友。相偕歸寓。至殮室晚殮。余所御者係海通君夫人名下之食。食頗豐富而味美。同座客有在外部辦事者。海通君因悉爲余介紹。並以余移寓事託之。諸人皆允可。是晚余遂寄宿於海通君處。

●●同志海通君之旅俄遭際與外蒙收回消息

海通君在館中占二室。一爲寢室。一爲客室。外部並派女書記一員予之。任紀錄繕寫之事。初國際大會。各方所來代表。俄政府止允招待三月。是時海通君與其夫人均與代表同寓某旅館。三月屆滿。海通君以考察。請展限三月。俄政府允之。乃移寓於此。嗣又以其夫人分晚期近。又請展限三月。故至今尙未離俄。海通君商之外部。

擬以餘暇搜集各種材料著新俄國一書。外部允之。並許爲之助。故特派一女書記予之女書記原爲教育長龍氏秘書。嗣乃供職外部。兼任海通君書記。乃其自願。蓋館中食品優美。可得分一杯羹故也。

余詢海通君曾否接余自赤來電。海通君曰是有之。外部曾以此詢余。余謂是同志本擬同來者。以事不克成行。今既來。請予通過。外部允之。故君得至此也。余詢其在第三國際第三次代表會中。被某團攻擊之事。海通君訝余預知。余告以在伊所聞。及遇自莫赴伊虞某之情形。海通君乃以始末告余。曰余初抵此間時。本以社會黨代表名義出席第三國際會。已就緒矣。聞某團代表張某。爲中國共產黨代表。係由東方管理部部长舒氏所介紹而來者。因往訪之。欲期對於東方事得一致之主張。爲將來改造世界之協調。不意相晤之下。張閃爍其詞。不自承爲代表。余方異之。及出席時。見張與舒氏在座。因詢之曰君代表券乎。來賓券乎。請相示。張不可。而轉索余券。余立示之。張乃以其券相示。則亦代表券也。出席二三日。不意國際會竟將余券收去。余據理力爭。經二日。國際會乃託爲誤會還余。於是余乃得出席至終事後。



細訪其故。始知張某等竟設爲種種證據。致書於國際會。以中政府偵探目余。不知彼所指爲證據者。余到時均一一預有詳細聲明。國際會察之。故卒還余券也。云云。言次以人心之險惡。對於改造之前途。若不勝其惋歎者。余以爲入俄人士一受誣陷。殆無不含冤莫解者。獨海通君經此。而俄政府反遇之益善。雖云厚幸。亦不可謂非二十年講社會主義學之效果也。

●●相依爲命。同志之維持熱。

余覺海通君前車可鑒。且以驚弓之鳥。對於此後應付俄政府事。不能無戒心。因並以商之海通君曰。無他。但出身來歷。務須聲敘明白。不可掩飾。二則來此之意見。亦須準備。但云考察。未免太過空泛。余等在國時。對於蒙疆之意見。曾有討論。主張相同。余到此後。曾以國民資格。與俄政府討論及此。俄政府甚以爲然。當時我國某使有出兵消息。俄不欲與中國取釁。又不甘退讓。故此事當時業有具體接洽。頗有進行之希望。不意此後俄駐京某代表。與我國某方業有秘密協商。對於蒙疆。與某代表已表示諒解。俄政府得報告。知中國因內爭無暇及此。樂得蟠踞一時。故此間原

議又復沉寂。今君不妨以此舊事重提。成則中俄蒙及我輩均大有光明。不成亦可爲一身寄此過渡之藉口。得另從事考察之實。顧以勢論之。此事決無復成功之望。蓋俄人對於外交權利事急則放棄。緩則把持。所謂平等外交。不過藉以喚起衆弱小國之同情。並無真正之不易主張。即如當局某氏。昔乃主張中東路無條件歸還中國者。今則主張食言者。亦係其人。蓋昔者中國白黨尙盛。故彼不惜放棄權利以買中國之歡心。冀制白黨之死命。今則時移事異矣。可行與否。君其酌之。余熟思海通君之說。一則期貫徹吾等主張。不背失來俄本旨。二則於將待俄政府心理。亦頗能自立地步。因贊其言。決意循此以進。不定之神志。至是亦略有歸宿。至所謂蒙疆意見者。蓋吾等在國時。勞農軍方。逐去舊黨。而佔據外蒙。吾等論及此。意以爲外蒙一地。日美均虎視眈眈。他日封鎖政策終了。該地必爲中日美俄之糾紛點。此事若今日美染指。將來勢力侵入蒙地時。俄境又多兩強鄰。決不能如中國平和民族之易與。況俄政府方以扶植弱小民族表示於世界。又經屢對中政府聲明。係爲驅逐舊黨起見。並無佔據之心。蒙地已爲中國五族之一。且以物產論。亦非依附中國不

足以自存。爲俄人實踐前計。爲將來免却糾紛計。爲中俄兩國國交計。與其據內蒙。爲將來外交交換品。貽人以口實。毋寧自動的。以主義接近人物爲主持之條件。慨然交還中政府。由我輩第三者完全担任計劃。扶植蒙古自治。爲社會改造實驗地。且以樹兩國國民之親交。蓋當時主張如此。顧未料及海通君到俄後。業以此向俄當局交換意見也。

翌日余仍留海通君處未歸。食其夫人所應得之食。海通君以余出身來歷。告之俄當事。並爲余親發電話至外部交涉。請量移此間。外部初答以無空舍。允俟二三日後騰出餘房。再爲改遷。海通君謂其夫人尙在醫院。一時不能歸。爲兩人辦事利便計。擬先移入其夫人之空位。寄宿。俟騰出空位後。再爲遷移。惟請先備食料。外部允之。令知管房者。於是余暫宿海通君夫人之餘位。而自食其食。與海通君受同等之待遇矣。海通君喜曰。幸哉君也。此間屬於外部招待最佳。且自吾與俄當事交接以來。其解決之利而速。未有過於此者。既而海通君往醫院。問其夫人病。余亦與蒙人赴外部交涉。請發居留證書。事畢歸寓。海通君介紹兩同寓之共產大學生來相見。

兩生原係中國某大學校肄業者。歐戰後來俄最早備極艱辛。到時歸外部招待以歷史關係。今雖撥入共產大學而寄宿則仍在此間。不與他生等蓋食共產大學之食而宿外部之宿舍者也。兩生頗淳篤。余約其一赴原支配之客館移行李至此。蒙人見余有所憑藉。不敢復加白眼。轉以善意對余。余亦以所隨帶食品慰其勞。三閱月有半。冰天雪地中之險阻恐慌。至是稍得安枕矣。

●●安居莫斯科後之俄新友

不數日有同寓之外部辦事員俄人余氏移他室。余得承其乏。於是宿舍亦定。自此以後。旅莫斯科凡三閱月。有半。以余之生活別之約可爲三時期。一爲上客時期。二爲廚役時期。三爲廚役而兼採辦時期。蓋余初到時與俄當事人物交接較密。除談話外。每日三飯。皆客館所備辦。豐富優美。安坐而食。此外尙有烟絲及零用品。頒發故曰上客時期。至臘月終。余與俄當事之關係暫少。外部忽藉口於新經濟政策。驟然停止客館飯食。凡數十處沙飛。亦在數中。甚至要索取房價。經海通君數次交涉。始改發上等糧料。但已無廚夫代辦。須由自己執爨。海通君夫人尙在病中。而海通

君事亦較余爲繁。日設兩殮。半由余著手。故曰廚役時期。發糧料僅一月。外部又下令取消。改爲發給招待費。此時日須上市備辦食物。時間不足。則早晚兩殮。改爲乾糧。午飯始作熟食。如是者。又一月有奇。始束裝西去。故爲廚役而兼採辦時期。在廚役時期。雖與俄當事交接較少。然正當東方革命大會中。東方代表來者甚衆。其中頗多在伊新識之人。各舒見聞。亦頗不寂寞。至廚役而兼採辦之期。則東方會已散。又日奔走於市場之間。與俄社會接近。間赴華僑會閒話。亦頗可一察旅俄華僑之內容。生活之時期已不相同耳。目因之而異。雖云苦事。然因而有資於聞見者。亦良非淺鮮也。

余遷寓沙飛後。與俄人士接談最早者爲威山氏。蓋威山與其夫人。亦寓是間。且與海通君時有過從者。也。威山年約四十餘。帝政時代。曾爲駐華滬領旅中華甚久。善英語。性情活潑。亦頗知中國語言文字。第不能應用而已。辛亥之役。渠與吾國革命人士甚有往來。故華友甚衆。而其生平對華人好感亦特深。旅莫華僑。亦嘗得其指導。余於海通君處遇之。海通君爲余紹介。遂得相識。縱談甚歡。渠訪知余隻身啞旅。

行而來甚贊余勇海通君指余笑謂威山曰。吾兩人皆深知俄遊不易者。來時輒書具遺囑置家中。備不返矣。威山笑曰。既安然至此。必可期安然而歸。行見遺囑。尙有後命耳。既又謂余。君之目的必可達。但須耐守。蓋俄政象未固。一切尙無頭緒。辦事亦因而非常遲鈍。故也。云云。余後訪知其人原爲社會革命黨份子。以此不見信於共產政府。頗佻傥無聊。蓋爲一不得志於時者。其次接談之俄人。爲外部中國科科長沙培盧氏。沙頗蘊藉而善詞令。晤時極意相慰藉。謂知君備嘗艱苦。數閱月始得至此。客途久困。今始息肩。幸安心休養。恢復精神。再從容約期作正式之談話。倘有所需。務望直言。不必客氣。云云。語和藹而不着邊際。且除此未及其他。誠乎其爲外交人物矣。其三接談之俄人士。爲路士騰白克氏。路氏本軍人。帝政時代曾任駐英使署武官。故亦善於英語。其人頗與杜洛斯基接近。時方奉派來華。有所調查。據自言將以新聞記者資格入華。其目的欲對於中美俄三國經濟之連環有所盡力。因知余與海通君在此。屬於國民代表人物。故甚願一聆言論。云云。余先聲明余之目的係爲中俄兩國國民永久之關係及國際改造之方法而來。並非外交官。一切談

話重在坦白與誠意絕不欲持外交官口吻請其注意既而互爲問答縱論一切意見頗極協洽路氏謂聆余言論頗有感動如余人物俄重要軍官均應來見互通情愫惜啓行在即於此事不及盡力翌日赴杜洛斯基處辭別當以致之杜氏云逾日復來謂赴杜氏處杜出閱兵不獲面但業經以余言論丰采悉筆之於書轉呈杜氏云嗣復縱談一切並探詢中國各情事始別去

同寓之中有一蒙人夫婦係在外部有職司者據人云其人係蒙古代表兼掛名西藏代表夫婦皆善於俄語海通君嘗與欸洽渠力贊其祖成吉思汗之武功與大統一主義對於共產主義及民主主義殊不謂然且謂中國若不更改政體決不至損失蒙古西藏今已無可救藥云又有蒙古派來學習無線電之學生二人日來就食於此聞海通君初移此時二生見海通君聞係中國代表以爲係政府所派者出入寓中頗有畏縮規避之意後知非政府人物乃敢接近云以一蒙人又焉能兼爲西藏代表亦可謂奇矣第一任遠東方共和國派駐北京之代表優林氏亦寓於此余以在京時曾與接洽渠亦曾力任介紹並允維持一切者因數投刺往謁之皆以外

出對海通君謂優林自回莫以來頗不得意在房中自作爨甚少見客渠亦不獲常晤云云。余復屢與約晤久之始得一見。渠自述甚詳。且微露對於東方外交意見與外部不合之意。約逾一星期後再擇期來邀。作詳細之談話。後逾一星期亦不見果。來余知其沮喪中有規避意。亦未再強與周旋。偶遇於途亦止點首示敬而已。

●與俄當局會晤之準備

時海通君已爲余函致各當道。述余來歷及願望見之意。海通君並謂俄人對於來者嘗索取文章。囑余於暇時無妨備意見書一通以爲準備。余從之。因設題爲中國人對於社會主義之經過及意見。全文約分四段。一述中國近年來社會主義實行運動之發軔。次述社會主義運動之受壓逼之中衰。三述社會主義運動之復興。四述中國人士對於社會主義運動之意見。第一第二兩段大抵係根據辛亥以後中國社會黨成立及被袁項城如何解散消滅之歷史言之。第三第四兩段大意謂中國二千年以前之井田均產制已爲實行社會主義之見端。當時階級雖未破除。然重農賤商而對於治人階級之營利尤絕對懸爲厲禁。甚至列之禮教習爲風俗所



以防止資本主義者。至爲深切著明。而當時之哲人如孔子者。猶以爲未足。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之言。其思想已與現之所謂共產者無異。顧如何可實施之於政治。古書未有明論。後之學者亦以爲道高且美。宜若登天。非有百年大計。注重人類道德。決不足以語此。而設施之預備。尤爲萬緒千端。社會數十年間。輒一大變。意識每因環境而異。如何可以使人人始終不渝。連續貫徹。尙爲一大疑問。是以因循淡漠。視爲一種無可能性之高尙理想。故近年來對於社會主義運動之升沉起伏。亦不甚關心。惟自俄國勞農政府成立以來。被受共產政治之宣傳。與國際運動之號召。輒又翻然驚異。深佩勞農政府人士之勇敢。能對於世界獨樹正義之旗幟。是以風起雲湧。對於社會主義。咸視爲一解決世界之重要問題。有結社實行運動者。有結社研究學說者。關於社會主義之團體。或明或密。不一而足。亦不可悉數。甚或街談巷議。亦有以此爲資料者。即在穩健而有識者。亦以爲中國人民。現處於國內與國外之軍閥財閥互相狼狽實行賤削之中。非實行社會主義。國際運動。更無法外脫各國之羈絆。內離資本之壓抑。是以對於俄國舉動。莫不深表同情。贊成通力合作。

成此偉大事業。惟中國社會之歷史及現狀與所處地位。均與俄國不同。故進行之方。亦不能葫蘆依樣。蓋中國久在列國勢力糾葛中。不似俄之金甌無缺。而地處溫帶。海岸綫沿長七千餘里。敵人朝發夕至。亦不似俄國數萬里酷寒之大陸。不易危及根本者。至於中國社會小資產階級。居其十九。即所謂大資產者。亦遠不能望俄國昔日大資本家與大地主之肩背。況工業幼稚。家庭工藝猶存。以勞動家而兼資本家者。尙居多數。個人對於地主亦頗自由。似此農與工之受害於資本家者。亦遠不及俄民昔日之甚。故中國之對於社會主義。尙未到自然成熟之時期。欲行共產。只能先企成一社會主義之政府。對於個人資本。取壓抑主義。對於國民經濟。取社會集中主義。逐漸改造。以待世界革命之機會。再努力於事業之完成。似此內可。不致大過犧牲。外可不致動受摧滅。至於俄國過渡事。實尤中國人士所企望。而欲知其底蘊者。蓋事之得失。貴鑒前車。猶之行遠者。必覓曾經是道之人。而詢其容途之困難。此亦當然。應有之心理也。云云。稿既成。示之海通君。海通君以爲可。並抽暇爲余譯成英文。命其女書記以打字機印四份。儲以俟。

●●第九次蘇維埃大會之見聞與感想

余抵莫之第五日。適值召集蘇維埃第九次大會。海通君向外部索入場券。外部以二券至余。遂得與海通君同往參觀會場。設於帝政時代之皇室戲院。全院可容四五千人。台上座者爲議長與中央執行委員。對台正座者爲議員。議員座與委員座之間。列音樂隊參觀者。悉在兩旁。廂中廂凡四層。正中之巨廂爲昔日皇帝御座。今歸於第三國際會。余等座位列在昔日之外國公使廂。與舞台相接。是日到會之議員據報係一千九百餘人。中女議員二十餘人。兩旁廂中之參觀者盡滿。第一日列寧到會報告內政外交。第二日杜洛斯基報告軍事。兩人登台時。議員鼓掌歡迎。掌聲得得如驟雨。至五六分鐘始已極盡歡迎之致。兩人報告時間均在兩小時以上。列寧恂恂儒者。容貌藹然。杜洛斯基則精神奕奕。兩睛騰視。均確乎具有偉大魔力者。議事時。議員各以議長所定次序登台發表意見。聞欲登台發表意見者。先一日必報之。議長並以演講文交議長察閱。許可乃能發言。開議時。余見議員繼續以片紙擲台。上有兩人在旁專司拾取以交之。議長聞是即報名請發言者。余參觀二日。

但見議員發言並不見有表決形式。無數議案。僅一星期便了結。閉會余甚奇之久。之乃探聞所有議案。提議與決議。早經當事者辦妥。並預爲疏通。所謂提議表決。不過係一種形式。蓋直無討論反對之可言。而且一千九百餘議員。中共產黨已佔十分之九。登台演說者。其許可權悉由議長檢查操縱。故他黨幾於無發言權。反對者更無發言餘地。蓋純乎係以少數人傀儡多數人而已。余又探聞當議員召集時。凡非共產黨之議員。多有不能到會者。蓋交通機關。悉握於共產黨之手。非共產黨之議員。請乘車券。彼當事者。輒諉以車無座位。故意加以種種留難。及到時則議會已閉矣。查俄國共產黨。最盛時尙不及百萬。僅得俄國民數二十分之一。而議員人數。乃占十之九。而有奇。則其中之鬼蜮。殆可想見。且以此等操縱法。即共產議員自身。亦無自由表示意見餘地。俄新政治之組織。不可謂不善。殊不料其內容乃如此。誠乎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乃知袁項城強奸民意手腕。乃其幼稚者耳。當開會時。旅俄歐洲人士。參觀者甚衆。有旅俄較久者。言勞農政府對於一切所謂會議。殆無一不係以操縱行事。製造空氣。藉爲宣傳之資料者。故每一會議。事前必

多方作僞。以求其圓滿。在第三國際會第二次開會時。各國旅俄人士。凡可以利用者。無不利用爲代表。如中國代表實非共產黨人。非洲代表。倉卒不能得。則以黑海附近之一土人。骨相似非洲產者。以黑油漆其面。使爲非洲代表。當邀代表在大戲院觀劇時。且爲此黑人代表列席於第三國際會座席之中。使人人可以矚目。以表示無遠弗屆之意。在第三次大會時。並運動丹麥屬之埃斯倫代表。提議以列寧氏爲共產教主。以固世界崇拜者之信仰。又當時女代表之提議決議案。悉係共產黨女黨員哥倫泰所起草者。及發布表決。並無一字更改云。

海通君對宇。有美國某報記者某女士。亦在參觀第九次大會之列。會畢後與海通君論及共產黨種種陰謀。亦深致不滿。嗣及於俄革命所得結果。歎曰。歐洲戰後。各國抱戰爭迷夢者。似已醒覺。惟抱革命迷夢者。仍在沉酣中。今鑒於俄國革命。不知能否憬悟云云。言已。又笑詢海通君曰。君素主張社會革命。今鑒於俄國。不審有何感想。或有悔心否。海通君曰。吾鑒於俄國狀況。對於共產黨之革命。當然有所覺悟。惟吾所主張者。素與俄共產黨不同。今因俄之革命結果。反益信吾之社會革

命主張。愈有把握何所用其悔心某女士無以難。然尙似有不以爲然者。

余對於列杜二氏之演說以俄語扞格之故。當時不能領會。事後久之始得友人爲之譯述。雖詞鋒甚辯。能自圓其說。然其誇大處固亦有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者。如列氏所述俄工人脫離帝國主義戰爭之成功。歸功於共產黨能以全世界勞動階級幸福爲目的。故得各國勞動者精神上物質上之援助。此即未免自欺欺人。蓋俄之革命乃適在歐洲苦戰之餘。人民厭之棄其軍士生活。殆已達於極點。而且有左右世界大力之美洲。又盛唱民族自決主義。橫亘於其間。侵略者之野心。以扼於經濟力不得不爲之稍戢。且西鄰之德奧。又夷於不能自振。東鄰之日本。又以均勢受牽制於英美。越國鄙遠。固非疲敗之後所能堪。而列強之所貪欲於俄者。又各有其捷足務多之主張。不能取一致之協調。於此觀望相持之下。俄乃苟延殘喘。譬如中國奄奄不振。亦卒能賴均勢之力自存。以至於今。然則俄之所以能脫離帝國主義戰爭。無非地利與時會使然。譬如中國在海禁開通以後。正當侵略主義盛行時代。其間數十年無所謂目的。無所謂援助。今尙靈光歸然。然則俄當此天然地利美滿時。

會之中。尙有何成功之可言。且各國勞動界之對於俄雖亦有援助之表示。然此等表示果眞同情使然乎。抑金錢運動使然乎。且俄人爲世界革命幾至民窮財盡。所得果足以償失乎。吾知列氏撫心自問。恐亦有不能自解者。又如列氏所報謂俄國不能不須歐洲資本國經濟之協作以復生計。而歐洲資本國亦不能不在事實上乞援於俄。因此經濟關係。俄人已作相當的讓步。犧牲不少等語。夫歐洲以戰後經濟之紊亂。踴躍急須借重富有天產之俄國。以爲整理之本。此等弱點早已暴露於世界在此狀態之下。俄正可執其短長。取若干之勝利。共產國與資本國。非別無協作之途徑。又何以必犧牲不少。又何以必作讓步。此亦令人不明。

又此大會所提議者。係以經濟政策。提高無產階級之生產力爲主旨。在此目的下。進行之設施。爲改革農工生活。整理幣制。僱用專門家。辦理經濟。於相當範圍。保證私人之營業自由發展。並趕速養成無產階級之專門人材等案。列寧於此中。其演說詞頗有鼓勵共產黨及勞動家學習經濟學問。及切實進行生產事業之意。吾於此中。亦有疑問者。二一既許私人商業自由發展。雖有相當範圍。要不得不謂之資

本復活歐洲各國。雖商人可以自由發展。然其對於國家之擔負者特重。且政府重稅之於商者。亦多用於救濟失業之人。是此項調劑亦不得不視為資本相當範圍之一。然則俄之新經濟政策。又與資本國何殊。二。社會生產力之增加。全在於能自動策勵之人多。而人之所以能自動策勵者。強半在於無產而欲有產。有產而更求多產。即專門科學家之苦心孤詣。亦無非本此心理而生。俄於共產主義之下。僅以空言鼓勵。果能增加生產乎。且無產階級之專門人材養成後。其人又果甘於永為無產乎。是皆自相矛盾。令人不能不懷疑者。聞俄國共產黨中要人反對新經濟政策者亦不少。列氏與其同黨意見亦頗深。自此會以後。即託病不理政事。未幾又出郊外。在昔皇帝某離宮養病。人言嘖嘖。不為無因而至矣。

杜洛斯基在大會內所報告之軍事。先於台上懸俄地圖一幅。繪明一年來戰線最初之形勢。與當時之形勢。大意謂東西兩部戰事。本軍均有進步。並無退步。統計現時尚有兵額一百五十萬人。較歐戰後已減少五分之四。現戰事未了。不能再減。惟有待戰爭熄後。再圖裁節。而軍士甚苦。須予以良好給養等語。其餘無甚關係。從略。



不錄。

●蘇俄改行新經濟政策之主因與其世界革命之陰謀

關於勞農政府新經濟政策之發生。余以懷疑之故。頗注意於諮察。聞其大要。大抵係因國內經濟窒滯。生活恐慌。而其發起最要之動機。則因對於在德運動共產革命之失敗。有特大關係。蓋俄國革命之後。毫無思想之俄工人。因受共產之灌輸。不但恨惡資本案。而加以戕賊。甚至且遷怒於資本案所組織之工業。舉其艱難締造之設備。亦毀棄而不加愛惜。因是工業出品。驟然缺乏。昔之恃工業以生活者。至是莫非失業工人。而金融失紐。資本斷絕。又在封鎖之中。原料無著。遂完全陷於不能恢復之地。政府負分配之責。工業品既無以供農民。而農民勤勞終歲所產之糧食。政府除核留其自給之定數。而外。又悉徵收以去。農民既有義務。而無權利。於是縮減其農事。期於自給爲止。即有餘者。亦藏之。惟恐不秘。天不造美。又加之。以旱荒。於是民食遂陷於極端恐慌地位。共產黨雖費盡心力。出其種種不規則之手段。以掠奪農民之所有。然結果生無限惡感。已無補於困窮。遂致餓殍載途。反抗四起。共產

黨雖卒能利用多數失業人之力及其宣傳詭計以撲滅反抗之軍。顧社會蕭條已岌岌不可終日而農人與小工之自由交換亦嚴刑峻法所不能禁止。政府分配之弊亦層出而不窮。共產黨自知在資本國封鎖之下交易窒塞。決不足以自存。因注意運動歐洲社會革命以爲擊破封鎖之計劃。因是揮金如土。實力進行。除英而外。尤注於接近之德。蓋德當戰敗之後。失地賠款。社會尤感不安。倘能牽令人共產漩渦。不但可以亂中歐。亦大可以制英法。是以命其駐德代表越飛氏大施運動。所以資助德共產黨起事之用者。至三百萬金盧布之多。已成熟矣。不意內部以金錢關係。經手者不實不盡。竟釀成同室操戈。相爭之餘。大事亦隨之暴露。一切計劃悉爲德政府偵知。不得已先發制人。提前舉事。而諸事不集。僅前後五日。已爲德政府所剪除。勞農政府受此打擊。知世界革命不易進行。翹然孤立。又不足以自保。因是開黨人會議。提出放棄主張。與放棄政權兩大問題。蓋主張若仍其舊。內既不可終日。外又斷絕來源。政權必不能長此保守。若仍欲政權在握。非放棄主張。實行改變政策。外亦不足以緩和各國之反對。內亦無以流通人民之物資。討論之頃。列甯派與

杜洛斯基派及考胡茨基派各有主張。極力爲宣傳運動。爭議劇烈。以致共產黨幾肇分裂之禍。當時反對改變政策者。輒重在保守主義。以爲新經濟政策。與共產背道而馳。而主張保守政權者。則以爲非藉新經濟政策。將終不能達共產目的。結果主張保守政權者占大多數。列寧派占勝利。於是新經濟政策以行。自是恢復國稅制度。予農民支配餘糧之自由。恢復商業。發行紙幣。以吸收農民之餘糧。並藉此增加國課。爲恢復一切之用。取消分配法。以輕政府之負擔。對外則低首下心。爲種種讓步。力圖接近。冀恢復往昔關係。對於各資本國政府。則幾不啻自認放棄主張。而對於反對者。則曰。是以求達目的之手段也。非目的也。見人說人。見鬼說鬼。一面以政府面目。對各資本政府。商借資本。一面又暗令黨中。以共產面目。對各國之勞動界。宣傳共產。列寧氏之所以塞反對之口者。亦明認此間有三種作用。一以爲新經濟政策。可使各國對俄貿易發生一種競爭。各圖捷足先得。以求投資於俄。俄於中操縱。可得無限之利益。二救濟俄國目前之困難。即所以鞏固共產黨之地位。三共產黨之所注意者。在世界革命之成功。蓋非世界革命。俄共產不能成功。而世

界革命成功之準備與進行即在能對內訓練強大之紅軍及對外爲大規模之宣傳事業。俄國既地大物博。天產豐富。正待大企業家大資本家爲之開闢。政府亦可藉收其利。以爲進行世界革命之用。世界各國因資本之極端。必有連帶破產之一日。預作準備。到時登高一呼。必全球響應。更有大隊精練之紅軍爲後盾。此時如秋風掃葉。即俄共產黨躊躇滿志之時。其設詞之辯。夢想之大。計劃之遠。乃如此而細察。近日俄人對外確亦循此以前。雖世界前途變態不可測。其成功與否尙未可知。然要不能盡視爲一無根據也。

●勞農政府之所以成功及其後志願之所以失敗

顧今日共產主義於俄國確已失羣衆之同情。吾初不明勞農政府所以能成立之原因。及考其事實。殆不外善於利用羣衆一時之心理而已。考俄第一次革命之成功者爲克倫斯基氏。爲社會革命黨份子。社會革命黨人之於俄國人材固富。亦頗得人民之同情。顧與共產黨人則頗水火。蓋社會革命黨所主張者。爲對於中級社會進行妥協。確立民治之精神。而共產黨則主用激烈手段。進行共產政治。一保

守派一極端派固兩不相容者也。歐戰糾結正深之際。俄受創最巨。民不聊生。其時社會革命黨進行革命。不遺餘力。遂佔成功之先著。顧俄國原爲大資本家大地主極逞淫威之國。勞動人民。期於革命成功而得解放者。實有急不擇食之勢。況當時前敵死人山積。軍士之厭戰而希望平和者。熱度亦達於非常。乃克倫斯基氏仍主張與協約國進行戰爭。而爲維持秩序。徐圖改造起見。對於勞動界之暴烈舉動。亦不能不略加以裁制。以此種種。遂大失勞動界之人心。克氏一誤不已。又乘其妥協政策。舉一切亡命在外之共產黨重要分子。概予赦免。准其歸國。參與政治。更於紛亂之際。廢除死刑。以此遂致前敵軍士。不復畏威。號令不行。而共產黨人。遍行要津。製造空氣。因克倫斯基之所以失人心者。主張推翻資本家。實行共產。並對德講和等。等。號召全國。種種政見。皆脗合多數人一時之心理。靡然從風。克氏政府。遂不能不倒矣。共產黨之列寧氏。既執政柄。爲鞏固地位起見。當然實踐前言。故當時除對德求和。不惜爲城下之盟外。對於土地工廠銀行房產。及各項實業。則悉數沒收。甚至對於私人所有家具用品。亦兩次下令檢查。充公分給勞動家。以示惠。凡關於共

產主義所主張。而足以博勞動之歡心者。如廢除稅制。分配民居。及公共食堂。設備各種公共娛樂等。應有盡有。無不極力施行。而資本家與有產者。則專爲賤役。甚至瑣尾流離。生命不保。一時四民輟業。秩序騷然。在列寧氏當時。未嘗不知此等舉動之危險。與對德求和之恥辱。顧爲喚起多數人之同情。與鞏固共產政府計勢。亦出於不得不然。且列氏對於對德求和之心理。亦以爲屈辱損失。不過一時。而求吾大欲。尙將有所取償於其後。蓋彼以爲俄之共產。決不能以獨立成功。欲圖世界經濟革命。必須從延長歐洲戰爭入手。故非對德停戰。使德有餘力。以敵力英法。不足延長歐洲之戰爭。歐洲之戰爭不長。即不能使歐洲經濟趨於紊亂之極。經濟之紊亂不極。則勞動家之痛苦不深。勞動家之痛苦不深。則其怨毒資本政府之心理不切。怨毒資本政府之心理不切。則世界經濟革命決無成功之可能。以故毅然獨行。甘受一時之賠償屈辱。而毫不顧惜。彼以爲歐洲勞動界與俄之勞動界。正同一心理。以俄事成功之速。則歐洲勞動界稍加以誘掖及援助。其成功之易。亦自可如順輕風而翬鴻毛。而不知歐洲之資本主義。雖甚。而勞動之被腴削虐待。却不至如俄國。

之深。歐洲工人均受教育具有普通之眼光其知識思想亦不似俄民之低下況戰事之後。人民方脫水火而登衽席蘇息之不暇。豈復願自蹈於危亡。是以戰事雖如列寧之願確已延長而戰後經濟革命之發生。乃如畫餅充飢。杳乎其不可得。甚至經濟困窮如德如奧者。費幾許之運動亦竟如撈月於滄江。反之且被各資本國四面包圍以非常幸運。乃得苟全至於今日。卒之仍不得不改變政策。著實讓步以動資本國之歡心。其所以成功者以此。其所以失敗亦以此。是豈列寧初心之所及料哉。今日翻然改圖實行新經濟政策。平心而論。不能不謂爲列寧之覺悟。然此後種種設施皆足造成多數有產者。故謂其將化少數之有產而爲多數之有產。則可若謂從此途徑可以達共產。其結果吾恐等於運動歐洲經濟革命而已。據某旅俄友人所述列寧氏經試驗之失敗。現已確認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資本主義爲共產必經之階級。因舊經濟業已破壞。故行新經濟政策。期得列國借債與辦國有實業。且於一定制度時期之下。招徠資本家仍許私人企業以速圖國家經濟之集中。爲雙方而進之計。預計將來達其目的。恐在五十年之後云。願國有實業。如中國官辦

事業已有前車。然則至於國家資本主義時。如何變態。尚在不可知之數。已有今日。何必當初。再回頭已百年身。回想當日。何故乃必犧牲如此之極。輒令人不勝其感慨矣。

又聞當赤黨握政之初。敵黨尙衆。四起反抗。共產政府。一時頗爲岌岌。列甯因聞各方人民有附和敵黨之勢。頗極焦灼。密命赤軍於軍所至處。組織別動隊。僞爲該方敵軍之服色名號。肆行殺掠人民。然後繼以真赤軍爲之驅逐保護。藉此以樹各方人民與敵軍之積怨。而示赤軍之恩。一時各方人民均爲所愚。以此皆不附敵黨。而陰助赤軍。赤軍以此卒獲勝利。共產政府賴以保全。雖兵不厭詐。要亦太無道德。然以此亦可以知其當日之狼狽矣。

●旅俄之荆棘與東方共產大學之所見所聞

余自與外部中國科科長沙氏相晤後。正式談話消息。寂然久之。余頗以爲異。海通君曰。是不足奇。俄當局於特聘至俄之人。尙有經年累月。不得相見者。況君爲不速之客乎。報到與請謁之手續已完。君事可謂告一段落。此後安居以俟。可耳。時海通



君夫人尙在病院中海通君日須前往看護余間亦陪同一行藉覽莫斯科景物或赴旅俄其他相識之寓所邀同往各處遊矚間亦有旅俄華僑原與海通君有往來者聞余新自中國至此亦來詢問祖國情形賓朋日集亦頗不寂寞惟出入舉動均有戒心所領居留照以厚紙裹護隨帶衣囊中動息不敢或離蓋俄政府各公共招待所皆有檢查出入之員凡來賓必先報明所欲覓之人將居留照置檢查所中乃許入見倘無此者一經盤詰或竟生出意外且偵探密布寓中如管房者洒掃者守門者無非伺察之人聞彼等對於寓客之舉動出入往來交際等均負有報告當局之責任余守明哲保身之訓惟有深自韜晦行囊中除隨帶書籍而外餘則片紙隻字悉付丙丁初尙擬以拚音法日記吾所見所聞嗣聞人述往昔來客受檢查生嫌疑因而致禍各情形覺文字爲厲之階因亦決意擱筆東方共產大學爲中國英團會萃之所余鑒於伊市之事亦不敢涉足聞華僑會中人言當該團人士初入學校時華僑會會長單某聞渠等生活頗苦以國籍關係因親往慰問藉表同情不意至時而該團竟目爲偵探頗加白眼單某大怒拂袖而歸故東方大學之中國學生與

華僑會隔閡頗甚。如海通君曾受該團攻擊。更當然不發生關係矣。惟其中人士亦頗有與海通君有往來者。余因海通君之介紹得接談者亦不少。聆其言論心理頗極明白。惟來時均行踪閃爍。不敢出於公然。蓋皆在某團範圍中而處於憂讒畏譏之地者。余始知學生中之該團份子。原始亦不過占其小部。以其與俄人有關係。而握操縱之權。故入其中者。亦不得不加入團內也。

東方共產大學。係創設於第三國際會第三次開會之後。定期六個月畢業。其宗旨係專為造就東方共產革命人材。故內中學科。除半日俄文以外。下午所授者全關係共產學術。並係以各國方言。分別傳譯授課。蓋各國學生初到俄國。於俄文尙不能直接聽講。故也。計全校男女生與教員等。數約千人以上。以種類別之。計共有十四國之多。中國學生計凡三四十人。某團本團分子。由上海本團名義介紹而來者。計凡十餘人。餘皆係臨時加入者。聞此中多半係曾經在社會感受痛苦之人。當創立東方大學消息傳至中國時。彼等非不知俄事之糜爛與途中之險阻。惟以求學心切。且逆知一切費用必係由俄政府供給。尤便於留法之所謂勤工儉學。是以冒

萬難而來。或經滿洲里。或經海參崴。或經松黑兩江。有被日軍捕獲者。有被白黨禁錮者。有爲中國軍隊所捕。加以苦刑者。千方百計。卒抵莫斯科。其中慘史。尙有非余所能望其肩背者。俄人一爐冶鑄。悉置之東方大學之中。全體有領袖一人。即某團之重要分子。彼等與俄教員曰亞不郎生者。狼狽爲奸。狐假虎威。黨同伐異。持異議者。即加以知識階級及無政府黨之名。各生以寄身虎口。恐遭奇禍。亦敢怒而不言。余因在伊爾庫次克時。曾聞於虞氏。謂彼團曾決議力排他派。不許與俄人接近之說。詞之個中人。據云確有其事。蓋此會集固列席者。顧某團份子。內中亦頗分裂。蓋彼等在中國之首領。亦不一其人。各有爭權之意。故到俄以後。亦各因所介紹之首領。而自標榜其來歷。因標榜又各自攻擊。互加非難。而其中各派之種種惡史。一秘亦不免因此暴露。課餘之暇。輒開會討論。提議表決。無非是將來如何處置。知識階級如何對付。無政府黨人如何沒收。如何操縱。若指日便可成功者。而究其與俄人關係。所得亦殊有限。所爲何事。乃至於此。言者謂彼等心理之下流醜態。尤百倍於資本案。誠慨乎其言之矣。

東方共產大學內之待遇分別亦有足令人齒冷者。聞其中之待遇以日本印度學生爲最優。其餘各小民族亦有區別而待遇最下者即爲中韓兩國學生。而中韓兩國學生之比較間亦有中善於韓之處。有某生語余云。何謂平等都是欺人之談。吾等有一次因麵包不足果腹。飲料亦缺乏。第三國際會乃特別發給余等以若干油米。而韓人則無之。國際會之司此事者當時再三叮囑謂發油米事切不可令韓學生知之。云云。願似此者。吾在俄所見實已不止一次。蓋與余同寓之共產大學生二人常領得白米而歸。輒告余謂此爲韓人所無者也。

俄教員亞不郎生者中學未畢業之學生也。年二十餘。曾寓哈爾濱。略知中國語言文字。共產革命後隨前任東方管理部長現充蒙古大使之舒氏在伊任事。庫倫之變我國商人避難奔逃至伊者數千人之多。其中以吾國之山西人爲最衆。舒氏以亞氏通華語。令處置此事。亞氏迫令諸人工作。許以日給黑麵包半磅。數千人環而叩首乞遣。送回華。亞氏怒立以手槍斃七人。驅華人某堡中作工。而以華人願意工作回報。舒氏華工被迫後自經而死者達千人。舒氏詰其所以。亞氏謂是華人習俗。

蓋以自經爲可得冥福者云。東方大學創立後亞氏以能華語及與東方部首領舒氏有關係。故任爲華學生管理兼俄文教授。其教授文法屢致錯誤爲學生駁詰。且曰惟與某團分子狼狽勾結。挾此以制他生。顧盛氣凌人。諸生中亦頗有不能堪受而反唇相稽者。吾聞其中有趣事二。頗有足令人失笑者。一日亞氏斥一生爲無政府黨。某生怒應曰。吾至此已入牢籠。不能自脫。此時所須於汝俄者。惟黑麪包而已。但求有黑麪包。指我爲無政府黨也可。共產黨也亦可。一日亞氏又斥一生爲智識階級生。以掌擊案曰。汝是流氓。智識階級不勝於流氓耶。亞氏亦卒無如何。亞氏吾曾晤之於寓中。睚深而斜準。面目可憎。與余相晤時。尙舉其在伊虐待華人事。兢兢自辯。謂是謠諑。而不知旅莫華僑。早已有口皆碑矣。

●中國旅俄共產黨之壟斷行爲

某團在俄人支配之下。由莫斯科而伊爾庫次克而赤塔而黑河等處。莫不黨羽四布。息息相通。彼等對於團外誣陷之事實。除海通君而外。余更得其三。有陳某者。本中國某大學肄業生。亦以醉心共產。冒險赴俄留學。不意過黑河以後。中途爲該團

串同誣陷。謂是北京偵探以致監禁數月。幾罹槍斃之禍。隨帶之資斧亦掠去無存。後得當地華僑之援助。始免於難。出獄時髮長數寸。面目枯黑。已無復人形。卒不達目的。狼狽而返。又有張某堯某者。在滬與受有俄政府運動東方使命之韓人某。奔走中日間組。有共產機關。即由該機關舉張某堯某等爲代表。由該韓人引導入俄。首途之先。張與堯因意見不合。分道揚鑣。堯則與韓人某由西歐進。張則與其友賈某假名世界語會代表。請得滬交涉使署護照。由滿洲里進。至莫斯科時。互相攻訐。爲某團所乘。張某得先入爲主。於是某團函致第三國際會。指堯某爲僞共產黨。第三國際會東方司召賈堯。堯答詞倔強。且未能自圓其說。大爲東方司所非難。賴原日同來之韓人營救。僅幸無事。而某團攻擊不已。又以全體名義致函第三國際會。謂如尙容留堯某在莫。不加懲處者。當全體退出莫斯科。云第三國際會不得已。乃飭由非常委員會予以護照。限令五日離莫斯科。轉赴伊爾庫次克。堯知伊市亦有該團在。且諗張之來也。亦幾被困。恐遭不測。因請展限。並改道西行。委員不可。曰。君既是共產黨。按規則應聽共產黨命令。共產黨令爾今日死。汝亦當今日死也。堯不

能自主。竟如限東行中途借蒙人二備受嚴酷之檢查。至伊市亦與蒙人共寓一所。起居極不適。加之恐慌。幾成癩痢。後遇其鄉人某係在東方部辦事者。以約同辦事名爲之言於部長威氏。遷令同寓。威氏允之。乃得與其鄉人共寓。稍得自由。余過伊時。其人尙困守是間也。堯去後。張不謹於言。亦踵堯後爲某團發書攻擊。張鑒於堯事。驚悸成疾。幾以不起。月餘始愈。愈後請出境。第三國際會不許。請求再四。國際會索出境後不許。述俄國內容之保障憑證。卒由其同行友質某爲之作保。俄人乃放令東行。余至莫時。張方首途未久。聞張某似有神經當其抵莫時。信口胡言。自詡在伊綏困時能以智術自脫。人詢其所以然。張自述在伊時伴狂事。謂當時東方部威氏扣留不令余西行。余日與周旋。謂余 A B C D 都做過了。余初爲 Anarchist (無政府黨) 繼而又爲 Bolshhevik (共產黨) 繼而又爲 Communist (社會黨) 繼而又爲 Democrat (民主黨) 現在我 A B C D 都不做。要做 E 了。就是 Esperanto (世界語) 余見某團之人則告以我猶犬也。君等若與我食者。我則搖尾乞憐。否則肆齒而噬矣。彼等見我如此。遂放令西行矣。云云。其可哂如此。又聞其同行友質某語。

人張至赤塔時即致一通信於大連某日報自述其已至莫斯科途中如何便利糧食如何豐富招待如何周到。中國學生如何之多。俄語如何純熟等等質見而異之。張曰君尙作赤塔報告乎。當今之世非製造空氣不可。君不見巴黎勤工儉學生明明饕餮不給而通信回國。仍自道工如何可勤學如何可儉乎。子何其愚也。云云。亦可謂一趣聞也。

●東方各國共產黨之嫡派爭

關於互相攻擊事不獨中國爲然。如韓人及印度人波斯人間或有甚然者。至於歐洲人及日人則絕少。豈亡國與弱國民性確有特別劣根歟。韓人之共產派以年歲別之約可分而爲二。其年歲較高者以李某韓某金某等爲首領。此派原本爲老革命者。於滬上假政府及俄境之大韓國民議會均各有關係。彼等與列甯杜洛斯基等均爲故交。是亦可謂之舊派。其較青年者則爲新人物。亦可謂之新派。組織於俄共產革命之後。自命爲共產嫡派。與東方管理部關係較深。蓋東方運動事初開創於俄人舒氏。繼之者爲威氏。舒自俄占庫倫後調爲駐庫大使。威氏承舒氏之乏任。



東方管理部長兩人皆曾至東方行運動事。韓之少年派與華之某團均爲該二氏在東方之新建設。該二氏與第三國際之東方司長索氏係共一鼻息者。彼等方以新建設居功。故對於非其所出者。輒有非我族類之見。摧殘之不遺餘力。奪大韓國民議會兵柄入伊。而又加以虐殺者。卽舒氏所爲。固韓舊派所痛心疾首者。顧新派直接有要人維護。在得勢之下。舊派亦無可如何。舒氏索氏等對於旅俄舊派。除二三要人外。餘則絕對不加以接濟。故旅莫之韓僑舊派。生活之困達於非常。論人數當以舊派爲多。論勢力則以舊派爲弱。吾初到時。曾晤舊派之金某於海通君處。據述旅莫韓人之困難。頗有不可朝夕之勢。時金方組韓人勞動會。約海通君與余往演講。余等以事不克應。未能一瞻其內容。無何金致書於海通君。求救濟。海通君囊空如洗。歎息無可如何。婉謝之而已。余聞之。深知韓僑內容者。言舊派要人。前奉命行東方運動事。財政用途均不實。不盡亦頗有貽新派以口實之處。云想非無因而至也。余同寓中有一印人曼氏。亦係受印度共產黨攻擊者。其人年事約三十餘。能英德語言文字。聞其初來時。係由德乘飛機入俄。自述爲印度共產黨代表。在印具

有組織云云。不意被駐莫之印度共產黨羣起攻之。謂爲英人間諜。適英外部詰責俄駐英代表以俄人容留印度革命黨事。詰問書所列革命人名單。又無曼氏名。於是嫌疑益甚。幸得印度老革命家某氏。及一瑞典舊識爲之解釋。始幸無事。請求出境。俄外部雖允之。而護照瀕年不下。其德婦以其久不歸。亦自柏林追蹤而至。同寓於此。曼氏知俄人有意軟禁。佗係無聊。日惟典質行囊。赴市場市佳饌。以自遣。絕口不談時事。若波斯之共產黨。則共有七派。互相殘害。捕獲則以火焚而斃之。嗟乎所爲者何何爲。至是無非俄人之運動費。粥少僧多。遂各按劍相眄而已。金錢之魔力亦大矣哉。

●●勞農政府之舉棋不定與其對外運動之失敗

以上所述俄人受各方得爲共產黨派者之利用。不惜虐遇其他來客各節。此尙係專就自投網羅者而言。若俄人之自行聯絡翼護而至者。宜其可以闕門見山。爲實際之解決矣。而孰知亦竟有大謬不然者。初俄人爲制勝英國計。欲使中亞細亞之回人。結一回教大同盟。以便於一己之利用。特議提出裏海旁之巴庫市。爲此大同

盟之根據因而召集回族各方革命代表欲以進行此事莫斯科中應俄人電請自土耳其波斯印度阿富汗等國來者殆不下數十百人然到後累數月不得一見者殆居十之七八一見而永無下文不知作何究竟者亦居十二三第三國際會與外交部之招待所除俄人已承認爲共產黨派子孫而外餘莫非進退維谷之人余未抵莫之前數月教育總長龍氏聘一英國學者來俄演講到後竟兩月不得見其後再三交涉始得演講一次而學生之聽講者亦不過二三十人該學者怫然不悅竟拂袖去其更有可笑者俄共產政府初欲設法制英曾派一人輦金赴阿富汗運動革命並助阿富汗革黨以軍械事已就緒將舉發矣不意竟爲英人所知嚴詞質問共產政府竟又電飭所派往之運動專使立即就近解散革命軍並謂如阿富汗革軍不服解散者即以軍法從事云該專使不得已秘密設法解散而大受阿富汗革命黨之非難踉蹌而返又海通君在俄亦數受勞農政府委託代爲發電介紹聯絡吾國之某大偉人然亦卒無具體辦法其好大喜功而又舉棋不定乃如此俄之對外接洽分外部與黨部二途大抵屬於共產黨者則歸黨部屬於其他革命

團體者則歸外部故其外部之組織法與黨部大畧相同而來俄者凡係共產黨則歸黨部招待非共產黨則歸外部招待惟以內容言之實則政府與黨部乃二而一。一而二。質言之政府可謂爲表面者黨部可謂爲暗幕者政府對外之設施悉聽黨部之操縱而政府中重要人皆黨部中重要領袖亦無黨部掣肘之患且息息相通反得互爲利用之益蓋黨部藉國際名義暗中可以直接操縱各國社會圖以制各國之政府而俄外交乃藉以取其利歐戰以後各國之未能出兵對俄者此亦其中之一因也又俄之駐外代表例須負運動駐在國爲共產革命之責任其運動費開銷甚鉅代表可以任情揮霍或從中漁利故俄之駐外代表殆莫不享用如王侯而其中除係大國特使在本黨有一部特殊勢力外亦鮮有能久於其任者如派駐土耳其其代表並無別故而竟致一年數易其人蓋以垂涎者多羣思染指故也其對外金錢運動得者固多而失者殆亦不少蓋懲戒之力不能達之國外不肖黨人每或因緣爲奸從中漁利有等於虛擲者有事敗於垂成者如在德之運動共產革命與夫朝鮮人之在東方運動皆其一端此外尙在秘密而未發現者尙不知凡幾關於

中國運動故實。有某君告余。謂某次上海某廠罷工。祇費去運動費若干金錢。而虛報俄人乃若干萬元。又漢口某次某罷工。祇費去運動費若干金錢。而虛報又若干萬元。又上海跑馬場散布傳單。虛放手槍如何。布置如何。僱人祇費若干金錢。又虛報若干萬元。又某次俄當事在香港被騙。又若干萬元。又余旅俄時。有某俄人告余。謂黨部近有人自滬回。其人原係黨部派往上海監督某首領財政用途者。據回部報告。謂抵滬時與某首領見。述來意。某首領大怒。謂黨部既以事寄余者。當聽余之自由。不能問出入。以掣吾肘。果爾。吾當與黨部斷絕關係等語。兩使者無可奈何。狼狽而返云。不知黨部何以處此也。

俄政府對於共產政治。雖著著放棄。顧尙絕對不許人議論共產主義之是非。故在俄之人。無論其爲何派別。殆未有敢向俄當局評論共產之得失者。此猶主義也。即俄國現狀。俄人亦絕對蓋藏不許洩露於外。余初到時。一日遇一新識友。手持一函。係共產大學某君託爲付郵者。余將持以還之。余異而詢其故友曰。余啓視其中多有言及俄國社會慘狀者。此足以致禍故還之耳云云。蓋此友與俄郵局中人頗有

關係。因此得知其內容。據所言大抵俄對於各方郵件。莫不一一細爲檢查。見其中若有述及俄社會狀況者。輒予沒收。若或加以譏彈。呈之非常委員會。即特加注意。蓋常有因此致遭不測者。郵局中對於西歐信件。檢驗之人較多。故寄發亦較速。因俄人能歐西文字者較衆。故也。若東方信件。則能通者甚少。檢驗之人不多。故寄發亦特遲。且既經莫局檢驗。後到伊爾庫次克時。仍須重復檢驗一次。其自東來西者亦然。有時書函稍多。或竟不問黑白。付之一炬。以故西比利亞鐵道。雖如常通行。而東方郵件之達到。輒須遲至三四閱月之後。有時特別捷速。亦須至兩月有奇云。余詞海通君之通信。亦十無一二。至者。海通君自東方寄來各報紙。悉經伊市東方管理部拆過。且先後不一。又不完全。又據同寓之東方大學生二人言。彼等自到俄以來。寄發家報。達百餘件之多。僅接得家中復書一次。而據來書云。亦只收到俄來書一緘。且彼等所發之書。亦祇報平安而已。並未道及俄事。然而達者不過百分之一。證以友言。亦可以知俄郵之內狀矣。

緣有此種種攻訐查檢之風。凡各方來俄。有所接洽之人。殆莫不心懷戒懼。行踪詭

秘者在俄人一方亦樂令其然彼之招待各方來人亦如以類不使相混有必要時或且從而鼓弄之蓋必如此彼乃可以從中操縱且惟其人戒懼而詭秘耳目乃可以窒塞而不靈窒塞而不靈對於彼之內容乃可以寡聞而無所見寡聞無見乃正合彼所以圖蓋藏俄事之意也。

◎◎勞農政府蓋藏俄事之嚴酷手段

勞農政府爲掩蓋俄事不但斷絕消息亦且斷絕交通又不但斷絕內外之交通即內與內之交通亦幾於斷絕余在莫時所有俄國內地鐵道無通行證者尙不能往來爲此之故被困於俄而父子兄弟不能相見者殆不知幾許人聞在革命之初美籍俄人頗有表同情於勞農政府者並曾捐巨金以爲助後相率歸國欲瞻仰自由平等之風前後來者幾達四五千人以上不意入境以後異乎所聞相率欲歸而俄政府至今卒不許其出境此猶內與外之情狀也更有內與內亦相類者余在莫時聞有女子某部錄事也家距莫僅二日以母病乞假歸省不奉允辭職又不允女子怒因託病不到部不意越日非常委員會派兵至謂其不工作將捕之下獄女子不

得已乃復蒞差其餘莫斯科被迫而出充紅軍不知下落者不知凡幾苦對其間老婦詢以有子與否輒多潸然下淚不能具答聞莫斯科羣婦竟有切念其子至於每食必爲子設虛位以表哀思蓋軍士外出亦不能通家報其存其沒一莫聞知故至於此一日海通君在公園遇一紅軍能英語詢知係生長於英者問既生長於英何以充紅軍紅軍曰此吾父之罪蓋吾父爲俄人以血統關係吾不得不爲俄人今不當紅軍則不得食也其疾首痛心如此余聞俄軍隊之中除莫斯科及彼得格勒之青年工人兵約十萬而外餘十九皆非共產黨者以勢論宜其可以暴動反抗乃又有不然者蓋今日俄之紅軍其中分子里奉斯人有之匈牙利人有之中國人亦有之即屬於俄者且亦半爲市井游民專倚軍隊爲生活者分子混雜利害不同無法可以令其一致而且非常委員會偵探員密布其內每有偶爾失言早間尙見其人而午後即不知下落者故在軍中亦幾滿地荆棘人人自危試思救死不暇焉能反抗此外如言論界則莫斯科各報幾純爲共產黨言論機關私人與他派不但不許辦一報即最小出版物亦禁止甚嚴至於集會結社之不能自由更可不問而知



矣

●●非常委員會之殘酷及其偏私

俄人之防制已密而操防制之大柄者則爲非常委員會。非常委員會係獨立機關設於列寧被人狙擊之後。全國及內外之通行證須得非常委員會之署名。人人之生死安危悉視非常委員會之喜怒爲轉移。其嚴酷密厲爲袁項城時代之軍政執法處所望塵而弗及。彼等四布偵探。幾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藉查抄資本家名義以沒收人之財物者。日有所聞。死刑向爲共產黨所譏評而極端反對者。今竟由非常委員會公然自由行使。在初革命之數月後。嘗有千百人不經審訊。非常委員會即施以槍斃者。非常委員會刑場附近之居民。每當味爽。聞槍聲隆隆。然繼而汽車鳴鳴。然即知刑人於市。以汽車載往郊外掩埋矣。而以其聲之疎密。即約略諗知其刑人之數。聞彼中人竟致剝死人之手皮以爲手套。在道上見有鮮衣白領者。輒指爲資本家。斥使前而以手槍斃之。彼等對於政敵之社會革命黨。對待尤爲慘烈。加以小資產階級之名。藉端捕治。大事株連。幾有絕其噍類。無俾易種於茲新邑之概。

去歲彼得堡反抗之役。大學堂學生之因社會革命黨株連而死者。至七百人。之多。而社會革命黨要人。除已判死罪外。現在俄京監獄者。尙三百人以上。此外亡命歐洲。不能自保其生活者。更指不勝屈。蓋社會革命黨人材較衆。物望亦佳。政策和平。爲俄人所信仰。故共產黨忌視之。殆尤甚於白黨。必盡去之。而後快其或學術品望。足以動人。而又無罪可加者。則施之以暗殺。故俄人士常有一去黃鶴。不知下落者。大文學家哥爾基氏。因偶與人言。甚悲俄民所受之慘苦。遂爲非常會所注意。一舉一動。皆派專員監視。其所以能苟全至今。未遭毒手者。以氏毫無過惡。內受俄人之愛戴。外負世界之重望。且哥氏一死。俄國文化。亦將有絕大影響耳。去歲我國漳州之某軍長。以鬱鬱不得志。倡共產主義。曾派有俄僑將軍某。持親筆函來。莫與俄政府及華僑會聯絡。其人到莫後。頗事活動。聲言將募紅軍入中國行事。及後忽失蹤。不知所往。有知其事者。謂其人已爲非常會捕治死罪。罪名則謂其人有藉代表名義。希圖反革命之嫌疑云。

非常委員會既具此無上權力。而其中人士。又係兼收並蓄。良莠不齊。以故因資爲

奸假公舞弊。或藉端以報怨。或借事以斂財。遂致暮夜投金。冤慘莫白等事。種種黑暗。亦幾不可究詰。聞莫斯科之市場與花園中。即彼等交通賄賂之地。而自新經濟政策實行後。莫斯科新設商店。大半亦爲共產黨人資本。新經濟政策。共產黨中何以贊或者。乃能占勢力。共產黨中人。昔日十九皆無產階級。今何以忽能暴富。其故亦可深長思矣。

顧非常委員會此等舉動。殆皆對於非共產黨爲然。若係共產黨則有屢犯死刑。幾經逮捕。而以其有功於共產革命之故。即減等爲畧予監禁。即行釋放者。又如某部次長某。貪婪斂財。居室中富有藏金。人人皆知。而非常委員會絕不過問。故共產人物之在俄。幾不啻爲前清之八旗子弟。社會中之特等驕子也。

●●俄國巨災中遊者與俄外部之正式接洽

余以此種種對於所謂平等正義之共產政治。不禁慨然有感。念在此杯蛇市虎。一舉足便有失身陷阱之虞。豺狼之鄉。豈復可以久處。況當時忽又聞得一項消息。爲吾所怒然不安者。蓋伊爾庫次克所召集之反對太平洋會議之會議。有移至莫斯科。

科開會之說。余深恐與海通君必被逼爲代表。不能發表意見。猶其小事。而某社團固持其包辦主義。或再多方設法。實施攻擊。此亦意中之事。余於伊市之恐慌。本已驚弓之鳥。再加以感受此等印象。深虞在莫亦將不免於風波。詢之海通君。曰。是難言。但君來歷已明。無可攻擊之點。聽之可矣。且以意度之。君或不至於此。蓋君始終未認爲共產黨。又不自認代表。彼等知君無與分羹之意。當然不妒忌。藉此幸免。亦未可知也。余以海通君之言。有至理。且萬事已定。亦無可計較者。因亦置之。時海通君以產科醫院之招待甚劣。已挈其夫人歸。其夫人尙病不能興。不得不爲嬰兒覓一保抱者。寓中女侍者爲介紹一中年婦。至面目枯槁。若有病容。海通君詢曰。汝病乎。恐不勝保抱之任也。婦聞之。聲隨淚下。曰。君非病。吾乃飢耳。海通君以其不宜於嬰兒。卒善言遣之。時有美國賑災者。方自災區回。言及南方災情。謂區災之中。人相食。幾無噍類。一日至某村。發現一老年人。奄奄垂絕。詢其何以獨生。則以手指身旁木篋啓視之。乃一人手。詢之。則其老婦亦饑而死者。老人乃賴其遺體以生。又有一女子。體頗豐碩。逃經災區中。竟爲成羣之災民。共捕而殺食之。更有嬰兒死於懷。母

即食其子者。此猶係交通稍便。賑災者所能至之地。若交通稍梗之深處。則更不知如何。又謂現莫斯科四周災情日擴。蓋新經濟政策實行後。農民餘糧。吸收漸罄。莫斯科雖缺乏食品。然糧食尙是最富者。四方來就食者日衆。幾視爲天堂。以故莫斯科人數較戰前驟增至四分之三。已達四百萬。彼得革勒現僅得七十萬。較戰前亦減少至四分之三云。余等當時又聞莫斯科發現一食人案。蓋有幼童頗豐碩。竟爲人誘入室殺而食之。其人乃一共產黨云。余以爲飢饉之後。必有疫癘。在俄無所希冀。且俄政府又最忌人知其內事。不便深爲考察。似無久居之必要。因與海通君商。速辦正式談話事。事畢。即請當事者介紹參觀。參觀畢。即請照離俄。蓋在俄非得政府之允可。有人引導。多不能考察。而與俄當事者相商。又非俟談話後不可也。海通君之意。亦以爲然。因再致書外部。並託人查問俄政府。對於前爲余請見之事。意見如何。結果列寧之秘書長回書。謂列寧於第九次蘇維埃開會後。即已赴郊外養病。不能接見。杜洛斯基處回書。則謂杜氏方出外檢閱軍隊。外交部長。誘以無暇。飭由東方司司長接洽。翌日東方司果來約。屆期海通軍與余偕往外部。東方司啓氏出。

接見。屠爲勞動家出身。不能外國語言文字。而司中能通華語之譯員。又未到部。乃覓一能通英語之譯員。至屠告之譯員。譯員則告之海通君。海通君又以告余。展轉重譯。接洽至爲週折。屠氏寒暄畢。詢余來意。余曰。余與海通君同志。本皆爲外蒙事而來。外蒙之能交還。有何利。不交還。有何害。與夫如何交還。爲有利。如何交還。爲有害。此事海通君在先業與貴國當事人具有接洽。余不必重贅。但貴當事人。久無回音。此時似已成過去事實。操縱主體。現方在於貴國。余與海通君均無甚成見。除此而外。余所欲者。爲考查貴國施行共產政治情形。蓋主義雖爲余等所極端贊成。而施行之方。所懷疑者。尙不少。後覺必請教於先覺。此蓋理之所必然者也。屠氏又詢中國當道對於俄人之意見如何。余曰。余非外交人員。不能代表政府意見。但貴國革命後。對於中國力持平等主義。一洗從前取亂侮亡之惡習。實大得徵國人之同情。以吾意度之。當局中人亦當有此感想。惟雖有此感想。而卻無表見之機會。蓋中國久入外人勢力之下。向無獨立自動之外交故也。屠氏詢余對於中國現狀之感。想如何。余曰。中國現方在國內外軍閥財閥互相狼狽之中。非世界社會革命成功。

恐終無自拔之機會。現美利堅舉行太平洋會議，無非提議瓜分中國權利問題。以強中國之承認。吾意此時中國亦唯有聽太平洋會議之宰割而已。屠氏詢余對於中國南北政府之勝敗及統一之趨勢。意見如何。余曰：南北政府苟有一爲民意政府者，則中國早可統一。惟其皆非民意政府，故分裂至今。目下南北開戰之說，雖有即可發現之消息。顧以余眼光測之，恐時期尙早。蓋兩方力既不足，而又南與南爭，北與北爭，必待南能統一，北能統一，乃有南北戰爭之可見。若以現勢計之，無論何方統一何方，恐南北政府之名一消，或即有東西政府之名再見，亦未可定也。屠氏詢余有所詢問否。余曰：余所欲詢問者有二。一、俄既以扶植被壓逼民族爲職志，中國民族在俄國視之，當然爲被壓逼之一。且中俄以連界關係，尤有唇齒相依之感。顧扶植一事，須通力合作。斷非一方所可期成。既須通力合作，則扶植之意見，亦必須預先溝通。期得兩方之諒解，乃可以圖成。究竟俄國對中國之扶植有何高見，如何進行，應請足下指示。二、俄以世界革命號召天下，余爲東方人，對於東方，以爲期成之機會有二。一、〇〇革命。二、〇〇戰爭。究竟俄人對於此二機會之觀察如

何有何準備。屠氏聞余言。瞠目不能答。但曰。足下爲軍人。亦欲觀察紅軍乎。余曰。然不敢請耳。凡關於軍事機關。但求貴當局能許余考察者。余皆願考察也。此外各大工廠亦甚願瞻仰耳。屠氏曰。吾改日當再命譯人陪君參觀一切也。言已。遂起握手作別。

●非常委員會之解散消息

自此接洽後。余自覺在俄之事。又可謂告一段落。時海通君夫人。已漸有起色。余與海通君約。一面參觀各處。藉廣見聞。一面清理離俄手續。俟新年後。即向外部辦理護照。預計辦護照事。須一月方可竣事。至二月初間。便可束裝離俄。至於東方會議一事。則力求規避。如必不得已者。則捨代表而任來賓。務以不生關係爲主。蓋以第三國際會第二第三兩次大會。前例知俄政府對於所謂革命會議。不過係純全以共產黨強奸世界革命團體。製造空氣。以爲宣傳之資料。絕無交換思想。集思廣益之可言。而且以俄政府對於內政之設施。與其對外之手段。惘恍迷離。互相矛盾。在共產黨字典中。幾無誠意信義之解釋。吾既不能發表意見。又何必爲人傀儡哉。先



是教育總長龍氏。預約海通君將於年終請令在大學演講。至是已逾期多日。仍杳無消息。余以爲是亦手續應早清理之一。因促海通君預爲致書聲明。海通君以爲然。當即致書龍氏。詢以爽約之故。並告以二月將離俄之計劃。書已去。龍氏當派一譯員來復約定期於新正初十日。時距新歲不過數日。外部間以戲券來畀。余等觀劇。余間亦約同寓中之華留學生出外參觀。在此時期得重要之消息三。一則列寧下令解散非常委員會。歸併內務部辦理。二則列寧下令保護智識階級。三則日本社會黨片山前之來俄也。

非常委員會之解散。係根據於第九次蘇維埃大會之議案。聞其動機。係因英美兩國對於俄人此機關之種種恐慌舉動。嘖有煩言。俄方力求與各國接近。故提出大會中議取消其獨立性質。歸併於內部。而減輕其權限。海通君以爲此等舉動。已似漸趨於開明。余以爲俄素朝令夕更。食言而肥。實則換湯不換藥。爲隻手掩天下耳目之計而已。蓋吾到赤塔時。非常委員會駐赤支部。名義上早已取消。獨立歸併赤內部。兼管然實際上該支部專橫如故。不但非內務部所能干涉。而該支部長反有左

右內務部之勢。此非其明證耶。

●●保護智識階級之佳音

智識階級保護令已數發矣。此不過其一而已。聞革命後。共產黨人握政權時。以其政敵之社會革命黨份子。佔智識界之多數。忌其復活或再顛覆共產政府。遂藉口於勞働專政。謂智識階級。昔多依附資本家。以謀個人之利。是助桀爲虐之徒。當與資本家並置之排除之列。等語。藉此以喚起多數下愚之同情。以爲絕滅社會革命黨份子之計。自此論一出。凡非社會黨之智識階級。均被波及。故當時所有公私機關。沒收公有後。其管理者與當事者。一概易以勞働家。工廠固以工人爲經理。學校亦以工人爲校長。一切團體內事。動輒以勞働會議處置之。智識中人。凡非共產黨者。概遭摒棄。甚至勞働家指某人爲智識階級。即可戕殺而無罪。惟勞動會議每致叫囂漫罵。秩序毫無。擾攘終日。常不能解決一事。以致所有機關凌亂不整。百務廢弛。因此不得已。遂下令復起用智識階級。然其初也。主權仍操於勞働家之手。當時智識階級。既不敢不爲用。又不願爲所用。則以消極抵制之法。除生活要求滿足外。

辦事惟守自了主義。絕不爲公家之事謀。根本之解決其點者。或暗中操縱以營一己之私。如外部之某司長。本爲勞働階級。絕不知所事事者。司內諸務實操縱於智識階級某甲之手。某甲當新經濟政策實行後。要求每月薪俸須金盧布三百另上等糧食三份。乃肯任事。該司長無如何。亦卒許之。而吾之在俄。尙嘗聞社會中輒以智識階級四字爲詈人之口語。即如東方學校之教授亞不郎生者。因憤於華學生之反抗。亦每詈人爲智識階級。又嘗與人言。謂華學生皆智識階級不足養成爲勞働革命之需。下次招補當完全注意勞働家云。既仍須排斥。又何必下令保護。既數下令保護。何以又復排斥。且考勞農政府人物。雖亦有不少勞働家爲點綴。然內固賴智識階級之指導。而上則仍係少數智識分子握其大權。試問今日重要人物中。除加里甯之總統爲農民出身。(有謂係木工出身者)在政治上完全係一大傀儡外。其最有權力之列甯。與各部總長。非多數爲智識階級乎。駐外之代表。又非悉數爲智識階級乎。況以事理論勞心與勞力。本相依爲用。不可須臾離。即就人類之結構而言。亦係必有特別豐富之腦質。爲使用勞働之四肢之本。乃能偉然駕於諸動物之上。雖

心思有靈鈍之不一。體力有大小之不同。然智識部份不能離勞動部份而生。亦猶勞動部份之不能離智識而立也。社會人類既相須以生。不能脫離互助。以今日科學之進步。學者造成智識。以利國福民。而爲勞動之先導。有苦心焦思窮年兀兀。其勞更什百於農工者。即農工之終歲勤動。至於手胼足胝。又何嘗完全絕智棄學。專於勞手足而不及心思哉。若謂智識份子常依附資本家。以賤削勞動者。故在可排之列。殊不知慕安富而惡賤苦。此人類同具之惡質。開其行惡之道。而不加以抑制。此又國家自由資本制度之非試問。若無資本制度。則資本且不能生。智識者又何所用其依附。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若國家法律不禁人爲盜。吾恐共產家所謂神聖之勞動者。爲其安富起見。亦將用其體力羣起而趨於爭奪賊殺之途矣。以此論之。社會平等根本上仍在國家制度之改良。莊嚴燦爛之世界。又豈惟魯者所能單獨以勞力而成。智識可除俄國又何必設學。且勞農政府。明明係僞託勞動選舉之名。行其智識操縱之實。吾不知列寧等現時之所謂勞動專政。其精神何在。祇以欲獨攬政柄。遂不惜出此下流手段。鼓動智識與勞動之爭。遂致人材消歇。欲進不能。釀

成破敗之後始激勵共產黨人學習昔日所目爲市儈之經紀更注意造就無產階級子弟的經濟技術人材不知此等人材（見第九次會議列寧演說）一成一是一種智識階級矣。既將廢之何又興之出爾反爾。真有令人百思不得其故而可爲失笑者以智識階級之名可以入人罪而致之死。實世界之創聞。共產黨手段之下流。於此亦可概見。真千古社會之慘變矣。

●●投降共產之日本社會黨首領來俄與東方革命會議

日人片山前之入俄係以東方革命會議（即反對太平洋會議之化身）應俄人之召而至者。東

方革命會議即反對太平洋會議之變相。原夫反對太平洋會議之設係因美人召集太平洋會議時。擯斥俄人之預會。故俄勞農政府亦召集東方各國革命代表開會表示反對。以示抵制。其用意完全係一種宣傳恐嚇作用。會址初本擬設於伊爾庫次克。發起後由第三國際會東方司與駐伊之東方管理部長威氏及蒙古大使舒氏三人主其事。當召集時。東方部派韓僑共產派與俄黨人分赴各處極力設法招徠不意到者寥寥而西藏且並無蒞會者。會期本擬與太平洋會議同時舉行惟

代表太少。又籌備不及。雖極力虛張聲勢。而太平洋會議對於加入俄代表事。竟屹然不爲動。而反對會議。以等候各方代表事。會期屢次延展。卒無結果。而太平洋各國會議。靡有盡有。陸續議決。且將告終。俄之主持反對會議者。至是不得已。乃改在莫斯科開會。而改名爲東方革命會議。所有原召集在伊之東方代表百餘人。悉遂赴俄京。在代表未來之先。當事者以日本爲東方強國。爲欲襯起會議聲勢。起見。不得不覓一日人可以利用者爲目標。於是遂派人赴美運動片山來俄。片山爲社會右派本主持溫和主義者。以不容於日政府。乃遁逃於美。與杜洛斯基相諗。在美時生活無聊。乃爲人司厨爨。年已六十餘。其在日本亦無甚勢力。至是以俄人之召。棄其固有主張。亦投降於共產旗幟之下。當其抵俄也。率隨從者十餘人。所服御者。上下內外。嶄然一新。皆最貴重之毛織品。所佩戴者。皆瑞士著名金表。到俄以後。第三國際會招待之於鹿斯飯店。從者每人一室。片山一人占三室。所有室內之陳設。用物等。皆極貴重之品。又有善於英語之俄女士及俄少年數人。爲記室。隨指氣使。煊赫擬於王者。莫斯科各報。不絕爲之揄揚。一人得道。拔宅飛昇。如片山亦可謂風雲

際會躊躇滿志時矣

自片山前到俄之後。俄郵局忽停止收受東方信件。探其故。則云滿洲里不通。於是旅俄東方人士之欲寄書者。咸改由歐洲方面轉發。顧不數日。東方郵件。即由歐洲轉發者。亦截止收寄。而發至歐洲者。則獨照常通行。未幾所有東方信件。從前三閱月發出者。亦陸續退回。旅俄東方人士。咸不明其所以然。至有謠傳謂係因日人進攻伊爾庫次克者。後細訪之。乃知係爲反對太平洋會議事將移莫開會。恐走漏消息之結果。夫信件既必經數次之詳細檢查而後發。通郵又何礙於會議。亦可謂畫蛇添足矣。

距此事不久。又有一美國新聞記者。經西比利亞前赴中國。至伊爾庫次克。又復折回莫斯科。該記者前已得莫外交部之許可。給照東行。乃達伊市時。又爲東方管理扣部留。不令出境。因此又被遣西返。轉出歐洲。不審其中有何嫌疑。或仍爲東方會議事也。

在此中間。尙有趣聞二事。某日俄共產部。忽放假一日。闕傳歐洲英法二國。已通牒

勞農政府接洽承認事宜。皆欣欣然有喜色。詢言者牒文如何。據謂以所聞者。係五條。其一要求承認前欠債。其二發還各國人財產。其三指定數口岸設立通商租借地。其四要求領事裁判權。(其一今忘之)余謂果如此者。則俄將蹈中國之覆轍。反革命者依租借地爲策源。如中國者。俄內亂將無已時。果似此而可以容納者。俄共產黨誌哀之不暇。更有何喜之可言。以此而放假誌喜。亦可見其毫無思想矣。又聞俄政府意欲將第三國際會本部移至南部之某城。作爲一種宗教看待。以免各國藉爲指責。容留革命黨之口實云。說者言之鑿鑿。不知確否。顧勞農政府外強中乾。所謂目動而言肆。內懷懼怯。觀其對內。忽事事表示和平。對外則處處表示讓步。固不能謂言者之無因也。

●●東方革命大會聲中之來客待遇取消

當片山抵俄之前後。在伊之東方代表已有一月初間到莫之消息。第三國際會已派定四人爲籌備員。四人之中其一爲第三國際會東方司長。其一爲威山氏。蓋即與余同寓者。威山氏本社社會革命黨分子。觀其無聊狀。知爲不見信於共產黨人者。



是次居然列於籌備員之一余頗異之後訪知乃係共產黨因昔者對於他派深閉固拒頗受國際各派之非難勢漸孤立知非協作不足以成事此次會議各黨派均特許列席故籌備員之中特以威山列名以爲點綴蓋表示容納各派之意者威山初甚忙日須出席會議會與海通君商將從中發表主張日本以片山爲首朝鮮以李東輝爲首中國則以海通君爲首使三人共主會議事商定提議問題並告余等謂國際會已電請李東輝西來蓋李時尙在伊也海通君不以爲然但表示願從勞帮忙不願參加謝之而已顧無何威山亦垂首喪氣不復如前此之興致余與海通君甚異之繼而探知國際會發表開會提議案皆威山氏所未與聞者威山氏知不過備員傀儡故有此沮喪狀也不數日爲除夕是晚饌有鷄余等方歎爲得未曾有。不意忽得一惡消息蓋據同座者言外交部本其新經濟政策將於明日起取銷招待例以後旅費一切由客自給云余等既未得外部之預先通知而館中之管房者亦不以告以爲是或譏言乃食方畢而侍役已通告座客倘有借用食器在室者應即送回爲言蓋館中包飯者爲法人既奉外部命解除契約將收拾出館矣余等聞

之。乃知取消招待爲實事。同座中有大起非難者。蓋以爲俄人對於來客不許帶金錢入境一切費用均由俄供給爲言。故入俄之人多一錢不名。今忽然取消招待。既不開通滙兌。不預先通知。令人毫無準備。束手無措。是不啻故陷人於阱云。在外部充譯員之俄人某亦不以爲然。余謂之曰。在吾主張亦以取消爲是。蓋俄方飢饉與其供給來客。何不以濟災民。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共產主義。果能辦好世界。自靡然從風。不期革命而自革命。實無運動之必要也。俄人唯唯。既而余頗以失言爲悔。常晚殮畢散席時。同寓而曾受攻擊爲偵探之印度人夫婦告余等。謂將於今晚離莫斯科赴柏林。余等詢其所以。蓋印人於午間得非常委員會之通告。已許其即日離境矣。印人以嫌疑留此者。幾於一年有奇。余等以爲是亦新經濟政策之結果。因取消招待。故許人出境也。余等既爲印人道賀。亦復自喜。蓋吾等亦同病相憐。莫能測俄人何以處我者。以爲如印人之嫌疑。亦居然放出樊籠。則吾等新歲後之行亦當然無復阻隔矣。

余與海通君歸室。商議取消招待後之生活問題。余以爲留俄之日已無幾時。余略

有攜資。儘可出私有金錢。以爲暫濟之計。且我輩既係自給。請照出境當更無意外問題。海通君以爲俄政府對於來者既擔任招待。不許攜帶金錢。故已之來也。未嘗攜有資斧。俄人宣言在先。不能不顧信義。主張與強硬交涉。務使另行設法。且謂前途方長。余攜帶川資。亦寥寥無幾。當留爲出境後之用云。

●東方革命大會聲中之莫京物價

自新年以後。得一國際新消息。英法通牒俄政府。日內瓦經濟會議。允俄國加入。而要求列寧親自到會。勞農各報皆鼓吹反對列寧出國。聞外長齊翟林擬自當其衝。未幾杜洛斯基亦下令預備軍事。並訓練軍人力爲外交後盾。余個人旅俄生活。此時已入於廚役時期。時廚夫雖已解散。而廚室尙照常生火。蓋以備旅客烹調之用者。惟客甚擁擠。殊不方便。幸海通君爲其夫人病事。具有煤油爐及烹調器等。而同寓之華學生。以係自作食。故略有器具。余乃先出私款。赴市市煤油米肉等物。以濟一時。其時俄金每元按市價可值新幣十五萬元。自麵包每磅須新幣二萬四千至三萬。黑麵包須新幣八千至一萬二千。米每磅須三萬。煤油每磅須七千。鷄每隻須

七萬至十二萬。鷄子每隻須四千至六千。牛肉須三萬至四萬。魚須四萬至五萬。牛油每磅須七八萬。白菜洋蔥須八千至一萬二千。馬鈴薯須七八千。較之來時。前後不過一月。已倍價有奇。而其趨勢。尚每日兩增其價。市場之中。除點綴品價極廉賤外。其餘日用品與食物。殆無不早晚市價不同者。蓋勞農政府。全恃以新幣爲挹注。印發不窮。市價日落。故物價亦隨之而起也。時海通君日赴外部交涉招待事。外部允改發上等食料。顧口惠而實不至。而海通君亦窮追而不及。延至十餘日之久。外部卒乃飭寓中之司發食料者。發給余三人兩星期之食品。計有牛肉。羊肉。油。鹽。白麵。白米。鷄子。馬鈴薯。牛乳。茶葉。牛油。魚子。塊糖。肥皂。烟絲。糖。醬。洋蔥等物。分量極爲豐富。余等於是。乃不至復解私囊。然僅此半月前後。比較物已半增其價。金幣十元之兌換紙幣。亦由百五十萬。漲至二百五十萬矣。聞自外部取銷待遇令後。所有外部所轄之招待客館中。一律停止伙食。革命代表一時束手者。不下數百人。其後交涉。亦有復得改發食品者。亦有不得者。亦可謂惡作劇矣。

●對付東方大會邀充代表之計議

在此交涉糧食中間外部忽以電話告海通君謂第三國際會東方司長欲與相見。囑即前往。又約於某日派譯員來陪余參觀軍事機關。而第三國際會東方司亦有電話約海通君赴司。海通君知係爲東方革命會議事。不願參與。因其夫人之疾辭。及至預約參觀之日。余候終日而譯員竟不至。電詢外部則又改於翌日而翌日復爽約。余頗異之。海通君笑謂余曰。俄政府對於預約之事。爽約者是其常情。不爽約者是其特例。是不足怪。余以爲然。亦笑置之。顧第三國際會東方司頻邀海通君不已。日人片山與海通君原故識。亦來寓與海通君談話。相見時言論頗豪。力勸海通君加入共產黨。主持東方革命事。海通君卻之不得。則藉口於某團之反對。舉第三國際大會爲例。片山謂彼等稚氣未除。不足與較。果能從此加入。則第三國際共產部付予大權。彼等自不能不屈服云。並自誇年已六十。尙力求進步。而譏海通君爲無長進者。海通君卒笑謝之。片山之爲俄共產黨作說客。情事顯然。余以爲奇人。離下。諸不自由。俄共產黨已相逼如是。即不加入。亦當相見。以婉言推卻。免開罪於俄人。海通君不得已。乃決赴第三國際會東方司處一行。並欲介紹余與東方司及

片山一見。余以爲余已看破內容。不願入漩渦。即無相見之必要。且與海通君約。倘必不得已。必須參加者。余惟任附驥之一。不願以一部代表列席。海通君諾之。乃赴國際會。告以委曲。願從中幫忙。東方司索關於中國政治實業之文章數篇。爲開會資料。海通君允之。乃歸。同時外交部亦索余對於中國軍政之文章一篇。前此余所答備之中國對於社會主義之經過及現狀文一篇。則終未詢取。於是余於膳務之外。又添此一端忙碌。時海通君既須自作文章。又須爲余所擬稿譯成英文。尤爲日不暇給矣。余對於中國軍政之文章。亦係做報告中國社會主義狀況體裁。歷敘軍政變革之經過情形。與現狀。對於現狀。余頗多隱惡揚善之詞。蓋余以爲俄人之國際主義完全係欺人之談。種種舉動實仍本其舊帝國主義。而假託國際主義爲門面者。余固知愛國主義爲罪惡。但亦不能於僞大同國之下。受人之欺也。數日後。余等交卷畢。遂向外部索護照。外部允之。囑余等以舊照呈驗。余等取舊照。遂去。詢其何日可以辦出。外部答以一星期。時海通君與教育部預約講演之期已至。而教育部又無來招引者。海通君致函龍氏。詰其又復爽約之故。越二日。龍氏派部員某引

一英語譯員來。謂前次來約之人。並未以所約者報告。故未有準備。今特派定譯員專司此事。再約日期決不至再誤云。海通君不悅。所以椰揄之者。甚至因復與訂期定於正月之杪。余回想余自赤塔至此。與俄當道接洽期約。而再三失信者。實無事不然。初尚以爲彼係慢客。至今屢次試驗。乃知習慣如此。足知海通君所謂俄人失信約者。係常情。不失信約者。乃特例之說。確乎信而有徵。憶在國時。外人以中國人時間不準。常以爲詬病。由今觀之。中國人時間不準。不過稍爲逾時而已。尙不至於失約。若俄人則直無時間之可言。在舊政府時代。尙可謂之官僚腐敗。不料最有革命精神之共產人物。亦復如是。豈非大可奇異者乎。

●東方革命大會各代表之來俄與其傾軋之內容

正月中旬。在伊之東方代表百餘人。已由東方部長威氏。及蒙古大使舒氏。專車送。至莫斯科。第三國際會在車站極力點綴。以爲歡迎。當車抵站時。重兵圍護。軍樂守候。工黨代表與東方大學生等。亦執小旗。聚集其間。活動攝影機。則張於代表出車處。俄人所利用爲東方目標之片山。先行登車。僞爲係同時而至者。當先引諸代表。

自車內續續出。足方履站。紅軍即擎槍爲禮。軍樂大作。掌聲如雷。小旗招展。片山則率諸代表揭冠微笑。點首表示謝意。司活動攝影機者。則聚精會神。以手搖機機聲的的然。時而遷於左。時而遷於右。盡以其各等盛況。撮入小箱中。於是汽車鳴嗚然。分載諸代表。十餘乘銜尾而前。向第三國際會所備之招待所進發。車之抵站。係在下午二時。聞按期則早間已可至莫。因招待所一切尙未準備。故以電尼車使勿來。當事人急急籌備。車則俟於來方之某站籌備畢。車始開行。來莫。故到莫實遲半日云。

開會之期本定於十七日。嗣以籌備不及。改至正月二十一日。在此五六日中間。余與海通君皆大忙。蓋俄外部既屢遣人以加入會議事來接洽。而中國諸代表中有與余在伊新識者。有慕海通君之名而欲相識者。咸覓人引導前來晤談。故頗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概。顧來者悉避卻委員長章某之耳目。不敢出於公然。而敘述隱衷。其悲哀愁慘。憂讒畏譏之狀。更有什百於余之過伊時情形者。某省機器公會代表夏某。與章氏本爲同學。而資格學問。則較章某爲優。章到伊時。組織代表團執



行委員會擬定執行條例。重其權於委員長選舉時。章某以某社團代表之勢。藉與俄國共產黨接近之威。遂攫得是席。其攬權自便。早於擬定條例時有所準備矣。其後夏某至。惡其專橫。提議修改條例。廢除委員長獨裁制。而代以委員分科執行。不意諸代表忱章某之勢。懼拘留之災。不敢爲夏某助。於是夏某竟不能得多數之同情。而遭否決。自是章某遂以種種毒辣手段對夏。夏賴同行之女代表某爲之援助。始得稍安。而章復因是遷怒於女代表。因以智識階級之說。鼓動與夏同鄉之唐山工人代表二人。日出穢語以侵之。夏到莫時。自言在伊二月。幾於度日如年。並詈章某。豎子毫無學問。乃一朝得志。竟狼狽至此云。並與同行之女代表密議。欲於會務畢請照由滿洲返國。不願再經伊爾庫次克。蓋因伊市爲某社團無辜而受誣陷者。已屢見不鮮。況今已成仇隙。到伊恐或同遭毒手也。又滇省學界二人亦欲取道歐洲。據自言亦係以考察主義之故。請假冒險至俄者。假期除道途不計外。餘祇有三個月爲考察期限。故原意即由伊回國。不入莫斯科。方其到伊也。亦在章氏之先。當代表入伊之際。東方部長威氏以其爲中國人。命赴車站招待中國代表事。章某

到伊亦係渠二人接引。不意章某詢知其非團中人。遂於威氏前誣爲偵探。雖無憑據。而威氏竟因此藉口於會事。需人辦事。留二人不遣。二人與余言謂有生以來。此大爲驚詫。尙語人謂俟余到莫後便知利害云。蓋章某謀所以陷余者。業已準備而尙未舉發。過伊之人向未有如此捷速者。余驟得前進。固章某所萬不及料者也。其餘諸來訪晤海通君之人。殆無不痛詈章某。而非難俄國政情者。而在各人預料章於會後對於其所不治之人。必有再起風波之事。嗟夫。共產非世界主義乎。不來不識者方將招待誘掖之。不暇所爲何事。所得幾何。乃拒人如是之甚也。

代表到莫後。所謂各國之執行委員會會長。悉移寓於鹿斯飯店。與東方部長威氏。蒙古大使舒氏。及日人片山。籌商開會事宜。其餘則皆在原有招待所。分數大房爲病院。三等室之招待。雖飲食相等。而起居則較鹿斯飯店爲差。蓋鹿斯固各人各室者也。然代表之待遇。亦有強弱國之分。如日本代表。全體皆寓鹿斯飯店。中韓蒙等

國之代表則獨寓於原有之招待所。食料之供給頗佳。麵包悉係用白麵製成者。一切較之在伊。均有過無不及。且次日即以載貨之摩托送各代表赴美術博物院參觀。惟所惜者。參觀僅一日而已。某社團中人。爲欲表示共產精神。以討好於俄之共產黨起見。發起請食黑麵包招待者。許之。夫食料以肉爲貴重品。白麵包與黑麵包所差幾何。是亦不可以已乎。

俄人對於來客之分別看待向來如此。其優劣之分。與冷煖之態。即在於其人合利用與否爲定。且隨時可以轉移。絕不稍留餘地。而共產黨與非共產黨待遇亦有分別。聞第三國際會第三次大會時。各國代表在同一客館中同一寢室同一座席。而共產黨與非共產黨。即有一鷄子與二鷄子。有肉與無肉之分。其不惜令人難堪。乃如此。

●東方代表與第九次蘇維埃市會之蒙古獻旗

東方代表到莫之次日。適值莫斯科市召集第九次蘇維埃市會。第三國際會就便即於此會歡迎東方代表。余與海通君亦各得入場券。座次與各代表同。廂行開會。

式之後。片山代表東方各國登台致頌詞。繼而蒙古大使舒氏。自爲蒙古代表率家兵一小隊及御開氣袍馬蹄袖之蒙官數輩。登台演說演畢。即以三角式之繡旗恭獻之。杜洛斯基方獻旗時。軍樂大作。軍士擎槍台下之市會議員鼓掌如雷。日本與朝鮮及蒙之東方代表亦全數鼓掌。中國代表亦有少數鼓掌者。余見之大不憚。因附海通君耳細語曰。君不見中國代表亦有鼓掌者乎。何其慘也。海通君亦點首歎息。不忍卒視。因先出台而去。嗟乎蒙古非吾五族之一乎。今獻軍旗於杜氏。非表示承認杜氏爲其大元帥乎。杜氏毅然受之。非視蒙古爲藩屬乎。試問舒氏何人。乃能代表蒙古。俄紅軍據蒙人之地。徵收其牛馬。掠奪其糧食。蒙人已怨聲載道矣。真有如是之心悅誠服乎。且此等儀式。非昔日帝制時代之功利儀式乎。勞農政府。非屢次聲明蒙古將交還中國者乎。此等舉動非完全是兼弱攻昧。侮亂取亡舉動乎。世界主義云云。扶植弱小民族云云。是特一帝國主義之變相而已。吾誰欺欺天乎。

●●東方大會聲中之中國共產黨構陷行動

關於余與海通君加入東方會之事。外部初則派優林來勸駕。余與海通君感於獻

軍旗事知俄人所謂世界平等無非滅國亡種之新名詞益決定拒絕因婉言謂優林曰。余甚願參加。但可惜非代表耳。優林曰。是何妨。國際會承認便可矣。只須君自書爲某某代表耳。余曰。不可。凡事當從其實。代表亦可作僞乎。優林轉勸海通君。故意尤切。海通君謂吾本黨並未有來電命充此會代表。且舉以前在三次國際會被某團攻擊爲詞。亦婉言拒絕。優林既不得要領。俄外部次日又有人告海通君。謂東方部長威氏與蒙古大使舒氏皆頗相見。海通君唯唯而已。亦未往謁。距開會之前二日。余與海通君方晚食。外部忽以一函致余。余以食未即啓。謂海通君曰。是必東方會會券也。海通君拆視果會券。訝余何以預知。余曰。即在會期非會券而何者。顧海通君竟無券。海通君頗詫怪。余曰。是必余爲來賓券。君則代表券。當另函致也。言未畢。而電話鈴聲大震。余曰。會券之消息至矣。海通君取聽之。則果自外部來者。謂海通君之券在國際會中。東方部長舒氏處。請自往取云。海通君與余議欲無往。余以爲宜往。但當婉言聲明不願參加之意。且可請改爲來賓券。以了此事。海通君如言往謁。舒氏婉辭以謝。請易來賓券。舒曰。所爲君備者。乃代表券。非來賓券也。且此

間亦無來賓券也。因取所備海通君之券以示之。海通君因請即於代表券改註來賓。舒氏不得已允之。海通君乃歸。方海通君之在鹿斯也。適晤吾國某省代表某甲。詢及該省事。某甲固章氏死黨。而自居運籌者。以章之力亦得移寓鹿斯飯店。對海通君極口醜詆。其本省某督軍謂吾國人視吾省爲模範。殊不知吾省人寧願受俄民之痛。亦不願受督軍政治下之安樂云。平心而論。某督軍在某省毀譽參半。內容亦頗有不堪示人者。惟其保境息民。以十年中國之亂。而能不加入漩渦。某省賴其賜而得休養生息。不見兵革。故雖無大善。亦不失爲五代之錢鏐人之在世。不惜流血革命。非以求安樂而不可得乎。俄民之痛苦。又豈人類所願受者。吾以爲某甲自表示願受之則可。乃亦代表全省人而出諸口。亦多見其不自知失言也。

時東方部長威氏。蒙古大使舒氏等。在鹿斯與各委員長所辦之事。爲審查代表資格。人皆以爲某社團之章氏。於會後必起風波。而不料章氏於是時即已從中播弄。優林氏一日在會回寓。來與海通君言。章氏曾在威氏前誣海通君爲中國偵探。以海通君有中政府護照爲據。時優林正在旁。聞而斥之曰。是何足爲偵探之據。海通

君之來乃吾在北京所經手彼之隨帶護照乃吾所切囑者海通君乃汝中國數十年前之討論社會主義者幾於中外皆知汝少年人不知就裏動即僞作浮言以陷長者乎正言問而日人片山亦至詢知其故曰海通君與吾相知最早吾知其人為誠實長者偵探云云此何說也章因此赧然而退威氏亦殊不以其舉動為然又據某友告余謂章某方鼓動其死黨數人具名誣擊同來之代表夏某謂係僞託某省之機器公會代表請取銷其代表資格加以懲辦云云次日夏某來乞救於海通君顧海通君已自居為局外人且亦受章某之攻擊者籌思再四亦束手無策中國代表明知其冤顧相視莫敢救嗣卒得日代表數人為之抱不平言於威氏其事乃寢然威氏因此卒取銷夏之表決權

在此中間韓國上海臨時政府亦派一代表到俄俄政府招待之於某邸某蓋素以招待外國公使者其人為韓烈士某之弟年事甚輕聞海通君在俄亦展轉來謁海通君以為係會議代表詢之則非蓋係來作秦庭之哭者並自謂行縱甚秘不敢令旅俄共產派知之乞海通君為之守秘密以免為共產派所聞生出意外風波顧聞

其後與俄外部接洽亦毫無結果失意而返云

●●東方大會之怪現狀及會後之新組織

東方革命會議係在正月二十一日之晚間行開幕禮地點係在舊皇宮中開幕時間定於晚間八時是日下午外部送請照出境應備之履歷填寫狀六紙來囑填清送部照式甚繁瑣外部索舊照時並未言須此物且按預約一星期辦妥之言此時應已辦就殊不料又有此手續余與海通君因覓一俄友代為填楚即日送去至晚七時與數同寓者及一印度老革命家偕同赴會至皇城大門外時代表已廣集兵衛遍設一一驗券畢乃放行余等隨衆經重門曲折入至一巍樓下拾七八十級始登至會所會地係一小劇場結構甚精蓋昔日內庭之演劇所也場爲正圓形演劇台佔其半台下觀劇地位亦佔其半台上最後方高供馬克思半身塑像其前橫列椅七八行行約十餘座爲辦事人座位又其前橫列長椅一傳椅七八爲代表主席團座位橫案之左右直列小案二各傳椅二三爲書記譯員座位又其前之左右方列夜間攝影之巨燈六司影撮者二各持活動撮影機立以俟台額及兩柱間懸無



數之楹聯布條。有書日文者。有書中文者。有書韓文或蒙文者。其大意無非言熱烈大會。爲世界勞動戰爭。及解放東方勞動等字。台之下。接劇台之正面。依半圓式之形勢。分左右橫列長短椅十餘行。前方爲兼有發言權之代表座。其後爲祇有表決權而無發言權之代表座。又其後爲來賓座。全場來賓與代表合計約百四五十人。余與海通君就來賓座。開會時照例歡迎主席代表團登台。日人片山居中某團之章某列左。朝鮮代表又列其左。共產第三國際會要人列右。蒙古代表又列其右。俄要人除加里寧外。其餘皆二等角色。列寧與杜洛斯基均未到。就座畢。按座次各起立演說。演畢。則由譯員爲之轉譯英語或俄語。中國女代表與韓女代表。俄人均於臨時特請其登台講演。發揮解放女子之意。代表主席團中日人片山。叶詞頗有老大意。無甚精彩。章某亦口吃吃。而聲細不可聞。惟朝鮮代表。口如懸河。英氣勃勃。且演韓語畢。又自以英語譯演。不須譯員爲助。演講時。司活動攝影者。大放攝影燈。照耀如白晝。左右奔走。一二將代表的的然吸入影機中。攝影時。吾見台上代表多有俯首多時。似甚愛惜其廬山。不願留俄作紀念者。演講時。因須展轉重譯。故費時較

多散會時。已鐘鳴十一句有半矣。行開幕禮後之翌日。改在代表招待所議事。余以爲纒纒議案。至少亦須三星期方能竣事。招待遊覽。至少亦須十日。則代表之離莫當在一月以後。不意乃聞會期祇定一星期。期滿即赴彼得格勒行閉會禮。在該處航擱二三日。即返伊爾庫次克云。余知又係強姦作用。不過借代表之名。以成就其宣傳之資料而已。所謂提議表決。早已閉門造妥。會議不過係一種形式。余與海通君。自是亦未到會。無何。聞代表到站。與行開幕禮之影片。已在莫斯科各劇場遞傳影演。爲對內宣傳之物品。而提議決議。又日日均有專電發至歐洲。爲對外宣傳之資料矣。會議之內容。有日日到會者。數人爲余言。每日開議。代表出席者。實不滿十分之一二。其餘有出外者。有在房談笑者。有奕者。有晝寢者。即出席代表。亦間有掛首椅上。瞑目作鼾聲者。種種怪狀。不一而足。夏某爲章某誣攻。奪去發言權。意頗憤。致書於國際會當事者。據理力爭。以不出席爲抵制。國際會當事者。居然以發言權還之。允其有完全代表資格。但惜夫會事已畢矣。

有自稱吾國某巨黨之代表者。到伊之初。亦甚惡章某。嗣畏章之勢。又轉而爲趨附。

以是到莫時亦得與章某移寓鹿斯飯店聞其在會議時俄主席某演說力贊日本之工黨有共產精神革命之時會已熟東方事惟日本是賴等語某巨黨代表起立反駁謂日本工黨雖有革命精神但至今尚未推翻帝制如本黨之在中國爲革命之先導今尚不撓不屈在某方具有實力何以第三國際會輕視已革命之中國而反重視尙未革命之日本云俄主席又起駁謂某黨在東方雖有革命成績但分子完全係中產階級斷不能與日本勞動精神相提並論云言次頗不悅而章某對於該代表之發言亦有不樂之色似嫌其多事者吾以爲不論某黨代表所言之是非但真正敢發言者代表中除在俄人羽翼下之某團代表高據主席隨聲歌頌外立論反對實只有此一人但自有此舉後鹿斯招待諸俄人視某代表已驟變態度有落寞不堪之景某自覺狼狽若寒蟬矣

會事已畢第三國際會東方司長與伊市東方部長威氏蒙古大使舒氏等即以原列車送諸代表赴彼得格勒行閉會禮閉會後即由該處直循阿姆斯特克鐵道回伊總計各代表在莫不過一星期余獲晤其中當事人甚多詢以此會有何好結果皆

曰無他。祇有承認蒙古割讓而已。言次並述及蒙古代表頗有覺悟甚悔依附俄人之非計云。又自會務結束後。聞第三國際會決定組織東方革命運動機關。即以片山主之並立提出五十萬金盧布爲東方宣傳費。計日本代表得三十萬。朝鮮與中國代表各得十萬。皆由其中嫡派要人經手攜回。各代表由聖彼得堡東歸後。有送代表至聖彼得堡回莫者。余詢其狀況。據云代表到彼得格勒後。祇就擺一晚。除會中辦事人外。代表均寓車上。並未下車遊覽。亦無何等閉會儀式。到時工人數萬歡迎於車站。當事人命唐山某工廠兩工人出演說爲之介紹。畢俄工黨掌聲如雷。華工演說時。鼓腹厲聲首唱。我是無產階級一語。嗣竟無法下續。沉吟久之。乃凌亂演說數語而退。然其壯氣已爲之頓挫。譯者爲之點綴了事云。吾詢以代表中有識者對於此行之感想如何。據謂諸代表皆謂此次赴彼得格勒。俄人非送代表遊覽。乃係送代表爲彼得堡人遊覽云。(其意謂共產黨假代表以爲對內宣傳資料也)又越二日聞蒙古大使舒氏與第三國際會東方司在彼得堡。不知因何故大起衝突。東方司回莫後。已將舒氏在東方司所掛名之職務取稍云。

代表中之欲從西歐回國者如某省之學界二人卒以恐生嫌疑不敢啓齒夏某以其同行女代表之力勸亦將此意打銷。已隨同諸代表東去。暫留者爲某社團章某與反駁俄主席之吾國某黨代表二人。章某在第三國際位會新組之東方革命部中得一位置除糧食供給外。每月得新幣四百萬元。時共產大學已屆畢業。章某欲從中操縱以其在伊得委員長之經驗亦施之於共產學校。一面捐其四百萬之新幣爲學生養病費。一面從中聯絡鼓動團中人從中發起組織執行委員會。舉己爲委員長。因意見紛岐反對者亦不少。雖卒幸成。而藉口出團者有之。敢怒而不敢言者亦殆居多數。至於吾國某黨代表則毫無所得。窮途之中竟以其百金所市之狐裘。貶價易得新幣數百萬以度日。日與外部華譯員某俄人聯絡。謁見外部東方司。有所接洽。不知所欲伊何。及其後有無所得否也。

●東方大會中韓國老革命派被擯之黑幕

關於東方革命會議之黑幕。余尙聞有一事。則韓老革命家李東輝之被擯是也。李爲東方革命重要人物。又隸於共產黨。以受少年派勾結俄管理東方事之共產黨

要人之排斥。頗鬱鬱不得志。願其人爲數十年老革命。與列寧及杜洛斯基爲患難友。資望甚富。故諸排之者亦無如何。此次東方革命會議。李方在伊爾庫次克國際會。東方司早聲言已有電邀令前來。但久之竟不至。直延至閉會多時。始到。莫聞李甚反對蒙古大使舒氏在東方部長時。虐殺韓兵之舉動。曾宣言將於大會提出控告書。以此之故。舒氏於東方會時。口頭則言已電邀李氏。而暗中則於交通上以種種手段。故尼其行務。使不得到會。而後已。願李有代表常川駐莫。卽寓鹿斯飯店中。舒恐其代表代爲提出控訴狀也。則商之同一鼻息之國際會。東方司預爲遣人。誠止果也。李氏之代表已預受李氏囑。預備提出控訴狀。不允其請。國際會東方司大怒。翌日即以人至鹿斯。藉口招待新代表之故。飭李之代表即日讓出房舍。不許頃刻留。並取銷其出席資格。又命人至外交部。東方司囑令關於朝鮮事。嗣後非國際會東方司所允許接洽之人。不得與接洽。會務已畢。李東輝始到莫。時東方司以會務完竣之事。赴報列寧。列寧見案內簽命之代表。無李東輝名。詢東方司曰。李爲東方革命要人。如此大事。何以無李氏不署名乎。東方司大窘。回司後。約李至。曰。此次

會事。關於東方。君爲東方要人。雖未到會。然已經各國代表公共表決。君亦應署名。案內。李曰。吾既未到會。未得發表意見。當然不能署名。東方司曰。汝共產黨人不聽共產黨之令乎。李曰。吾共產黨。當然聽黨令。君以第三國際會總部之正式書名至。余自當遵從。固不能聽君之私令也。東方司竟無如何觀此。則共產黨之自相排擊。上下相蒙。亦可不言而喻矣。

●●相依爲命兩同志在改變待遇中之生活

自代表去後。余等應續領糧食之期已至。顧詢之司出納者。則杳無消息。海通君詢外部護照。是否能在近辦出。如可辦出者。數日之內。糧食尙可勉力支持。外部謂護照恐再須若干時。糧食即續發云。越二日。仍不見消息。又詢外部。則謂因新經濟政策。改於二月發新幣爲招待費云。以此計之。吾等正月一月。實領得半月之糧。古人云。醴酒不設。可以去矣。顧在共產世界。又焉能不厚顏計較耶。幸前次所發之糧食。量數頗豐。余等惟略出私囊補助。俟下月再催領新幣而已。時正近月杪。海通君預約講演之期已至。海通君恐教育總長龍氏又爽約。先期以電話通知。講演時間係

定在夜後。是日天氣奇寒。幾不能出門。海通君以爲教部當有摩托來。不意時期已至。而人蹤杳然。再以電話詢之。大學則譯員已到。大學相候久矣。海通君不得已。自僱雪車與余偕往。長途幾十里。許耳痛如割。兩足幾失知覺。至時。命譯員開支車費。譯員答以無費。海通君大怒。痛斥其慢。譯員頗窘。甚不自容。余從中緩頰。自出私囊付車夫乃已。譯員引余等入演講所。則到者寥寥。方相與私語。見余等至。頗以爲異。若不預知有人講演。而彼等亦絕類非爲聽講而至者。譯員告之。衆始悟。紛紛入座。余數之。連余不過二十人。海通君照預定之詞演講。譯員爲譯前後約二小時。始罷而聽者不耐嚴寒。陸續去其三分之一。海通君下台時。蓋得十餘人而已。余不禁爲之失笑。次日。教部派一書記至。海通君言其狀。並責其慢。有女士從旁笑曰。君何少見而多怪也。吾教育長每次演講。報紙輒載。謂聽者數千人。鼓掌聲如雷。其實到者亦不過此數耳。海通君亦爲之啞然。次日。教長龍氏命人以新幣二十萬至。歸還車費。並道歉焉。

二月初旬。外部一日以電話請海通君赴部。領取招待費。海通君往。以六千萬新幣



歸。蓋余與海通君夫婦各二千萬也。自是日須自購自烹調。余又入於買辦而兼廚役時期。時斯幣按市價每二百三十萬。值金盧布十元。每人招待費二千萬。合華幣計約得七八十元。惟海通君夫婦房租已將須三千萬。所餘者不過三千萬。而物價白麵包每磅已漲價至七萬。猪肉十萬。牛肉十六萬。牛油十八萬。煤油一萬五千。百物皆較正月初加倍矣。計不足敷食。海通君夫婦乃歸併一房。約可減少租金一千萬。至於余之房租。則管房向未開單索取。亦不知何故備之而已。余與海通君議。此後專在歸途計較。乘此餘時。多作遊覽。以廣見聞。並催促護照。與介超參觀事。以一日兩熟食。須日日赴市。似覺太煩。改爲早晚食麵包。中午熟食。以節經費及時間。海通君以爲然。因赴外部交涉。索觀軍事與司法監獄及工廠。外部允即爲設法。催護照。則諉以已轉送他機關不在部。俟他機關辦妥送還。即交來。乃久之並無消息。海通君與余約。對於護照事。輪流赴部嚴催。介紹參觀事。聽外部之消息。餘時則爲自行考察時間。自是余決定除於赴部催照及赴市購物與烹煮外。即以餘暇或偕海通君夫婦出參觀。或探訪華僑。詢問舊聞。或向俄友探探新聞。以廣聞見。蓋恃俄共

產黨之指示。已不敢存奢望矣。不意在此時忽有一異聞。蓋前許出境之印度人曼氏夫婦。又復逮捕歸莫是也。

●●印度共產黨曼氏之无妄災

聞曼氏於除夕得非常委員會之通告。允許出境時。即有異狀。蓋非常委員會飭其行李不必隨帶。當爲代送云。曼氏夫婦遵令登車。座在三等。行至邊界處。有紅軍二人登車。飭令下車備檢。下車後。則行李已先在紅軍一一檢畢。無異狀。搜其身畔。有英金十磅。遂指爲是英偵探之證。曼氏曰。吾出俄後。即須私費。此區區乃係醫所有得新幣而易金幣於阿富汗使館者。可以電查也。紅軍不聽。卒捕之去。置之一室中。曼氏請解還莫斯科就質。亦不允。惟日與黑麵包半磅。水一盂。爲生活。曼氏憤。夫婦均相約不食。以示反對。餓數日。幾瀕於絕矣。紅軍乃請示莫斯科委員會。委員會令解送莫。於是曼氏乃復食。至莫時。委員會縛以巨綆。以紅軍一小隊。擁之各處遊行。有如大盜游畢。仍下之獄。曼氏夫婦監守者。爲之致一函。乞救於其至友瑞典人某。某與余等同寓。昔常任駐德公使。列寧未遇被捕於德時。曾受其緩頰得釋者。爲之營

救至再。乃僅釋其婦。至於曼氏。則限以印度旅俄共產黨三人之擔保。不得於出境。後非難俄國爲條件。乃允開釋云。聞有知此事內幕之俄人某言。曼氏除十個英磅外。實毫無嫌疑之可言。即此十個金磅。偵探證據亦殊不充分。俄共產黨所以遇之如是者。即共產黨派之誣擊固其一因。而其重要點。尤因曼氏在俄久。知共產黨內容甚悉。故共產黨亦忌之特甚云。試思印共產派已加以攻擊。今方快意之不暇。又誰願更自抉其齒。而復允爲擔保者。一人且不易得。而況其三乎。俄共產黨之爲此條件。簡言之。直永遠監禁之表示而已。俄外部對於余等之護照。已爽約再三。絕無確定日期表示。吾念照即發下。亦不能定將爲曼氏之續與否。因是惴惴然。復有戒心。急於求去之意。亦爲之稍弛。正在此間。復有一事。爲余不樂者。余於是時之某夜。偕友赴某醫院。視一友之疾。不料到院時。陷余未遂之章某亦在是。此人不啻爲含沙射影之動物。見者輒將不利。相晤時。雖彼此極力放顏。款洽。然總不免各懷隱慝。余別友後在匆匆歸途中。自念吾苟不見章者。章或者幸竟忘余。余尙可以求免於禍。今不料冤家路窄。又復相見。則章某回憶前事。或者竟以其利害手段。使余一

驗個中滋味。亦未可知。忽忽不樂之餘。不禁爲之大噓者數四。

● 民國十一年春之俄災情

其時俄難民以缺食故。逃至莫斯科者日衆。災區中紅十字會之賑災員亦多有因患疫回莫者。言及四周災區。飢疾並作。死人無算。甚至紅十字會員亦有染疫而死者。蓋春生之際。所有災民以食品不良之故。悉於此時作而爲疫。吾所謂飢饉之後。必有疫癘驗矣。俄政府及紅十字會。預期運種子。至以備農民春耕之用。以交通不便。又無車輛。多不能運到。其運到者。農民亦多因飢成病。不能耕作。據紅十字會中。人統計。尙有一千五百萬農民。在枵腹待賑之中。云。災區食人之事。視爲故常。官吏已不能加以禁止。即稍能支持之地。亦已有售人肉者。華僑某甲乙。方自南方來。據甲自謂中途購得熟肉一塊。頗精美。乙不之知也。既而乙出。肉爲俄人所見。詢以何市。此甲以供食品對。俄人告以是人肉。甲細視之。確不能明辯其非。因藏之。欲攜至莫斯科。示相識者。頃之。寢酣。乙歸取而食之。不知爲人肉也。又華僑某自塔什干來。莫此途鐵道。向係五日。某竟二十餘日。始至。據謂沿途所過各站。十之七八。無人料理。

汽車上水運薪等事均須乘客爲之沿道積雪極深無人打掃車不敢速行而站旁則死屍纍纍橫五直五架起如枕木積雪覆其上蓋地已凍結不能瘞亦無此人力爲之掩埋矣

●●勞農政府治下各階級之生活狀況

莫斯科自行新政策後已分別給薪其生活最佳者除駐外使館人員外首爲戲劇家不但食品優良且衣居均好蓋俄政府方在極力對內宣傳欲改變人民移其資本腦筋而化爲共產質演劇家甚有用於社會教育故所以保愛之者亦至深其次則爲軍人軍人除薪水衣服外尙有備極豐富之糧食軍官大學出身之上官之衣及禦寒之裘皆上等料有兼多處差使一人而領糧食數分者蓋勞農政府之命運全繫於此輩之身矣又其次則爲衙署及黨會中之重要執事者再其次則爲不重要之執事者然已有名而無實不免如中政府之欠發薪水矣至於工人則按值給資然已不得一飽雖政府亦按市價加資然紙幣日落加工之率度實不能及幣價落度之速工人初亦嘗聯合罷工顧勞農政府輒以兵力解散且槍斃爲首者昔將

爲對待資本家之利器。今已不能對待軍閥。作工時間。仍係十時以上。並未減少。共產大學某生。曾考察工廠。回堂後。曾以勞動界之利益何在。及兵力解散罷工之理由。詰問教授者。教授者沉吟久之。乃答謂。昔日係資本家之產。故應以罷工法推翻。今產已歸公。已爲工人之共產。工人雖稍辛苦。係爲自己辛苦。非爲資本家而苦。將來自可漸入佳境。若仍出罷工手段。則是反對共產。故應以兵力解散云。其強詞奪理如此。嗚乎。何物共產。直少數共產黨之私產而已。資本階級盡矣。智識階級盡矣。試問汝農工對於智識與有槍者之聯合階級。又當何如。無資本家。豈能有勞動家。共產黨一武裝之大託辣斯團體而已。狡兔死。走狗烹。不亦可哀也乎。

●●新經濟政策中之俄國新資本狀況及其救濟法

俄自實行新經濟後。除公家原設之分配機關。多改爲公家商店而外。其首先興復者。即爲各地之市集。莫斯科市內之市集。遍地皆是。有大有小。皆由政府指定之空場。小商販麇集其中。各以其行業分別部居。行業較鉅。而貨物較繁者。則以木板相間。連列爲矮屋。高可容人。面積大概合中國五六方尺。至七八方尺之間。又有但以

帆布支爲帳篷者。多爲糧食品商。至於手提肩荷者。則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各成行。分列於露天之下。或坐或立。所有商人。夜則席捲歸家。早則來市陳設。其一切狀況。與吾國之市集殆無以異。市內各商戶。以其佔地之大小。定稅捐之多寡。稅捐之重。達於非常。惟以販賤賣貴。一日兩增其價。利率頗厚。故爭競甚力。願亦有名係獲利。而實際卻係虧耗者。有華僑某告余。彼初出所積五百金。盧布爲市商。易得新幣四千萬。以爲週轉。不過兩月。有奇。連本利已得九千萬。按新幣計。利率加倍。而有奇。但實際計之。已虧四分之一。蓋初時每金盧布。祇市新幣八萬。今則至二十五萬。以原金之數計。今應共得新幣一萬二千五百萬。今僅九千萬。實尙虧耗三千五百萬也。云云。大抵盈虧之數。全視其貨品來路價格之高下。以爲衡。而貨品之價格。又因物之需要爲準。則大抵日用品。係由自製而來者。無不獲利。蓋求過於供。故也。餘則貴重品。如珠寶之類。多出自昔日富豪。其出售之路不廣。間接握於商販之手。售之於外人。此等商販。其來也極廉。其去也極貴。故熟習個中來路者。獲利亦不資。至於徒在尋常日用工業品轉入輸出。同業既多。來路不能過廉。雖日增其價。亦無補於事。

蓋增價之速率遠不及於弊價跌落之急而且巨也。市集小商之外大街之商店亦已陸續恢復。其中資本十之七八爲共產黨中不良份子之暴富者。合商人而設。然亦中等商業而已。並無大商也。若夫公家商店則由政府舉辦。物價特廉。但必須有政府許可狀。乃能入店。幾成爲共產黨之私有物。人民不能沾其益。總之俄革命時。大資本家已完全推翻。今一旦恢復商業。無數之小資本家。輒代之而興。在大資本家時代。於剝削之中。尙有所謂商業道德。裨補其萬一。今化爲無數小資本家。連行壟斷。前此得不償失之所謂商業道德。亦已一掃而無遺。而社會生活之狀態。亦隨而日在風濤播蕩之下。無法可達於安枕。人既不安其生。遂習於奢侈。無貯蓄之思想。故莫斯科之飯館戲院。雖極端昂貴。而仍擁擠不堪。劇場之券。非三日以前購取。不能得。蓋幣價日落。手有新幣者。多一日。即貶一日之用值。故甯可揮霍。均不敢存儲。共產家反有以此爲佳現象者。意謂如此。則經濟流通。且令人不能存儲爲資本。資本主義可以無從發生。殊不知資本是資本。存儲是存儲。斷不能併爲一談。且私人資本與社會資本。亦當分別。倘國家制度。能於資本制度。力加限制。或予廢除。或



化私人資本爲社會資本。使所得之利仍爲社會則私人有存儲者不能利用之於資本。或即有社會資本而其利仍歸於社會。不屬於個人之壟斷。則存儲一道大可留之於補助個人之不測。或社會緩急之需。遇有疾疫凶旱。且起以減輕政府之負擔。而平時並可養成人類之儉德。不致人人有朝不保夕之憂。若必致社會皆成今朝有酒今朝醉之思想。試問有何法可以節縮消費。增加生產。造成社會之富力乎。不造成社會之富力。一遇天災。又何以善其後。人類固各有所欲。而後競。各有所憐。而後助。因相競而物質文明賴以進化。因相助而人羣道德以生。社會環境。數十年而一變。政治無百年不弊之法。爲治者但當審社會之變態。隨時補偏救弊。使時時能保持人人皆趨於生產。而不入於賤削之途。斯可矣。若因資本之故。並存儲之儉德。亦欲絕而除之。非因噎而廢食乎。

政府之公商。既不能普及於普通社會。無法以定物價之均衡。制止新商之壟斷。勞農政府爲補偏救弊起見。自去年杪以來。亦極力鼓動社會組織消費協社。並由政府加以補助。現進行頗有眉目。將來能普遍成立。社會之生活其庶有彀乎。消費協

社。係集合多數人之股本。組一公司。專以廉價採購生活必需品。以供同社人之需求。凡入社者。無論何項必需品。按規均須在本社所組之公司購買。公司按原價略增以售之。所得盈餘。且組織衛生機關及學校。以爲同社人治疾及求學之所。此等協社之集合。其握要點在於多徵社員。而不多徵股數。蓋立意在於普及。使消費者得廉賤之需求。不爲資本家所挾制也。余以爲中國若欲改造。最好由此入手。且藉此可兼提倡社員儲蓄。以便將來爲合作協社之準備。數十年後。合作協社成。則個人資本主義。亦漸次可以消滅矣。

●●勞農政府之紙幣世界

勞農政府。爲吸收物品。以對內救濟。吸收金錢。以對外運動。計新幣陸續增發。殆不可恆河沙數。而且爲此之故。禁止行用金錢。亦不許人私有金錢。兌換金錢之權利。悉付之國家銀行。並特令由國家銀行買賣珠寶。故市肆中並無兌換處。所惟國家銀行有之。然國家銀行之資格。遠不及市肆之價格。故有金錢者。悉於市中託熟悉私兌之人。爲之私人交易。以便日用之所需。新幣票面之數。每張自二百五十盧布。

起至一千萬盧布止。新陳代謝殆不下數十百種。自今年一月以來。五百以內之券已不通用。蓋按之現貨價格。殆已不名一錢。爲數大微矣。凡赴市者。即購少數之物。動須隨帶數十百萬。若購一稍正當之用品。則幾以千萬爲單位。而疊券盈囊。出納殊需時而費事。政府爲此之故。又發新幣券數種。爲一盧布。五盧布。十盧布。二十五盧布。五十盧布。及百盧布者。此新新幣之價格。較之新舊幣。定爲一盧布當舊者一萬盧布。再巨者以此遞推。自新新幣一出。新舊幣價格愈大落。一金盧布已換至三十萬矣。余時以出境事杳無消息。不知俄政府真意如何。恐蹈軟禁之覆轍。或一時不能成行。而青黃不接。糧價飛漲。白麵包每磅已至十四五萬盧布。余與海通君議防患未然。將所領得招待費除房租以外。悉以市糧食。備足兩月之需。市上舊裝飾品。雖極賤。亦不敢購。其倉皇之況。迄今思之。猶爲心悸也。

●新經濟政策中工業復興之企圖

俄國各工業除兵工廠向由政府保存。仍在力事經營。以充軍實外。其餘各工廠。自革命時多已先經破壞。然後爲政府沒收。現其間多有已由政府開辦者。亦有尙未

興復者惟由政府興辦者。經理不甚得法。且缺乏負責之人。再加紙幣之日落。工人不能維持生活。故頗奄奄不振。自新經濟政策實行後。政府爲急於興復計。於是於一定條件中。將所有未興復者。悉判給新資本家經營。即向由政府開辦之廠。以入不敷出。亦有移給私人經理者。新資本家於此中。嘗得意外便宜。蓋政府沒收之初。所有機件物料。並未點明確數。今以原數移給新資本家。凡移轉單內所未列而溢出者。新資本家悉報爲已有。凌亂之世。有意外之失。亦有意外之得。此亦可謂意外之得也。現勞農政府對於未興事業及應恢復之事業。除擇其力所能及者。極力組織各種勞工組合外。決意招徠外國大資本家。嵌以保護勞工法爲之代興。期以一定年限。收歸國有。圖於數十年後。能達到國家經濟集中之目的。而其所尤爲注意之資本國。即爲美國。故對於美人極力表示好意。凡美人之遊俄者。其寓所俄政府必爲之粉飾一新。顧吾聞美政府似不願加入歐洲經濟會議。且對於俄國之接近條件。尙有以改變政體爲先決問題之意。吾意勞農政府。若非能於美之資本家。予以確實之保障。爲私人之接洽。彼兩不相容之政府。恐未易於握手也。

●●共產政府下之教育狀況

俄國教育事業。除軍事學堂而外其餘學校。凡係公家所辦者以經費支絀之故。較戰前殆衰落十分之七八。彼得堡之公辦幼稚園去歲杪以無糧食故已停辦。莫斯科著名之某幼稚園今年教育部曾約海通君夫婦往參觀。至時則聞以經費不繼。閉歇業已數月。而教部尙未之知。嗣行至一共產黨所辦之新式幼稚園。則在一四層樓上。房屋僅兩大間。幼童數十入其中。穢氣蒸人。幼童等喧呼跳躍。毫無規則。其餘各等高級學校。已缺經費。又缺良教授。莫不在退化之中。惟私家小學教育尙不至盡成廢弛。蓋智識階級以及大學生等。無所依歸。多恃小學教授爲生活而取價。又甚廉故也。

●●共產政府下之衛生狀況

衛生機關尤爲不堪。過問在莫斯科市中醫院只有一佳者。係在昔日某親王故邸。但若非共產黨人又有重要機關之重要人物爲之介紹。則不能進內求治。產科醫院。存者僅有二處。不過能容五十人。而經費支絀。物料缺乏。人力又不濟。以致病室

之褥單等物常數月不能濯換一次。吾有某友。親見有共產黨紅軍某軍官之婦。亦在某機關任書記者。臨盆之際。正在夜間。走赴醫院。院中并無醫生。云收生須另至一收生之所。與院相距約數里之遙。婦不得已馳往。而風雪交加。腹痛又不良於行。賴其弟爲之扶掖。久之始至。則醫生已去。又無人招接。卒臨姆於大門之內。其餘醫院。既無良醫。而醫材既缺。每不能遍診。且缺乏藥物。食品又惡劣。更不堪問矣。

●●公共文化建築物與智識階級之生活

公共建築。有關於歷史文化者。如圖書館。油畫院。歷史博物館。美術博物館。託爾斯泰博物館等。均幸保存。余是時與海通君參觀者。前後計有五六處之多。其中陳設頗有價值。現莫斯科此等機關。幾全爲智識階級。苟全性命之地。蓋昔日之智識階級。勞農政府多用以爲此中管理人故也。彼等經理。甚有秩序。藉此得區區薪水糧食。以補助典鬻之不足。對於時政。絕口不談。衣履半捉襟見肘。亦可憐矣。

油畫院中有一種新畫。顏色極重。尤以黃藍二色相間者爲多。所畫之花卉山水人物等。頗似七八歲初就學幼童之手筆。僅具形式而已。吾詢之個中人。據謂係新畫。

家之所作。又謂以新理想而論。即幼童塗鴉者。亦足表示個性。無論像形與否。不能不承認其爲畫云云。言者固自成理。惟此等畫。所謂表示個性。究有何意味。實深不解。近年所謂新理想家者。欲炫奇鬪巧。每造出種種詭異名詞。穿鑿附會。又假所謂科學方法。以圓其說。翻陳出新。千頭萬緒。遂令天下求學者。陷入於五光十色之中。窮畢生之力。尙不能別其名類。至於目眩腦暈。而不知所適從。因而釀成各國社會意見紛紜。爭端四起。是豈非以此爲厲之階耶。

莫斯科全市街道。有似蛛網道之寬狹。約分三等。最寬者百餘尺。次者五六十尺。又次者二三十尺。經緯相錯。闊狹相間。隨地形爲起狀。故街道之高下。亦不相等。沿衢民房。商肆旅舍等。則高樓幢。門窗比櫺。公所則宏門巨柱。塑像巍然。間雜禮拜寺。圓頂尖塔。高下並列。紛然聳峙。其中頗極莊嚴燦爛之致。惟其中尙有因革命爲巨炮所燬者。毫末恢復。偶過稍僻地界。嘗見居民牆上槍孔如麻。似革命時曾受戰事甚烈者。而到處粉污剝落。亦多未加葺治。據久居於此者言。此等狀況。在未行新經濟政策之前。尤爲惡劣。蓋自沒收公有之後。政府既無此人力管理。亦無此財力修

舊。至去歲新政策行。商業恢復。私人資本。日趨活動。始陸續有自行粉飾者。今年政府除公用房屋外。民居亦陸續發還。以省多事。如吾等所寓之飯店亦其中之一。然雖予發還。而願領者仍不多見。蓋既須稅捐。又須修葺費。而支配之權。尙不能完全自由也。聞莫斯科及彼得格勒等處之房契。本主多有攜以逃出外國。以極賤之價售諸外人。若按照各國所求。要發還外國人私產。則兩市房產將大半屬之外人云。既須再與各國交往。此等問題。萬不能不解決。偶然得意。便盡情發揮。不顧其後。今竟成作繭自縛。亦殊可笑也。又聞全市自共產革命以後。絕無一新建築。僅一區區不壯觀之革命紀念塔。其材料亦係克倫斯基政府時所預備云。

市之中部。近皇宮處。有名中國城者。城牆城門及城上之雉堞。悉中國式。詢其來歷。多不能言。有爲係元時蒙古人至此所築者。又有謂俄前皇之始祖。原係分封於俄屬之蒙古王子之圍官。以功封公爵。得分封於此。因做中國式築。此城以自衛者。不知孰是孰非也。皇宮之內。曾由外部譯員陪往參觀。其一部建築之宏。廠結構之奢侈。非十萬言不能盡其狀。以視吾國帝室。直眇乎其不足道矣。其中有故宮一所。尙



保存未廢宮牆備極堅厚惟粗樸而狹窄殊不雅觀入其中高下曲折陰氣逼人入之令人森然有神秘不可思議之感。當時住此宮皇帝之手澤及其陳設床帳等尙一一保存陳列於是。聞昔拿翁至莫斯科時亦曾以此爲行宮云。

●●禮拜寺與俄人之迷信

全市禮拜寺。聞大小有一千四百所之多。其最宏壯者在皇宮附近之一所。臨河而立。高數百尺塔七八座。皆金頂。觀其建築之材料與結構之精巧直不能計其費幾許金錢。幾許人力。聞內中座位可容千人。惜余無介紹不能一觀其內容。此外各禮拜寺雖有大小之不一。然無不金碧輝煌。耀人視線者。每當星期六或星期日市中各寺鐘聲鏗鏘四起。相應人民過者。輒正立俯首以指畫胸作十字而後行。足以見迷信之深。聞各寺中塑像及陳設多係黃金質而嵌巨珠者皆人民所供獻。其富亦令人莫測。勞農政府成立後。藉破除迷信之名欲沒收之。以資國用。而以人民極端之反對。卒不能達目的。然各寺院僧侶亦備受摧殘。以共產黨之專橫足以推翻一切。而卒不能剷除迷信。亦可見神權之偉力矣。願貨以燔身。吾知此但藉神權以不

耕而食不織而衣者亦未必終能幸免也

●●共產政治下之俄婦女

俄之婦女自革命以後感受開放平等之說已多有剪髮者。公妻之事並未實行。惟離合聽人自由毫不重視。新式女子交際一如男子凡有來往者。隨便結歡喜緣。今夕與甲有成約則與甲明夕與乙有成約則與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絕不爲異衙署中之書記以女人爲多。而其中猶以具有姿色者爲衆老而且醜者亦有之但不多見。且其人亦必係稍有勢力者乃可有人告余謂凡能在衙署或有勢力之公共機關得一部勢力職位。不論大小均大有便宜。蓋一則生活不憂二則所用書記等類悉以女子充之。求者甚衆。大可擇肥而噬云。吾意如此敗類在所不免。但未必多數。如是我所寓客館之管房者。每夕必有女士二。三共飲食臥起且湯盥日新鮮見其有重尋故好者。以一客寓之管房者所得幾何。而男女居室之樂。乃能無藝則其他勝於此者更可想矣。偌大政局其不能一清無弊固無斷言也。况自歐戰以後。男子銳減。年荒世亂。女子生活尤爲困難。飢不擇食。渴不擇飲。但求能圖果腹。即可

委身事人。故華僑之在俄者。倘所持工商業。能有養一婦之力。殆無不得妻者。至於無主玉人。夜後輒紛紛然踽踽於道。僞爲問道。以招徠顧主。東奔西走。酉出亥歸。濃雪嚴風。未嘗減少。落花滿地。誰爲愛護之人。積雪如銀。無補飢寒之禍。嗟乎。是亦大可哀矣。

●●旅俄華僑之鋒鏑餘生

旅俄華僑。前以西比利以東爲較多。歐俄除三五正當商人外。有小部浙青田籍之業皮包者。及鄂籍之業剪髮者。合計不過百餘人而已。蓋道途遠。資斧難。其往不易。故也。至於東部中俄連界數千里。邊徼處處可通。除商人可以直接來往貿易外。其莠民之有罪者。種鴉片者。莫不以越界爲遁逃藪。故其勢亦易於繁聚。自歐戰以後。舊政府曾在中國北部招華工十餘萬赴歐。驅之前綫。革命之後。散處各地。於是歐俄始增大部之華工。共產政府成立。俄地反抗四起。華工以無衣無食之故。其大部爲勞農政府所利用。編而爲紅軍。數達五六萬人。其小部則由莫斯科華工總會交涉陸續遣回中國。方勞農政府之大編紅軍也。牛溲馬渤。敗鼓之皮。兼收並蓄。待用

無遺。故凡有稍能號召而可以利用者。毛遂自薦。殆莫不脫穎而出。其時華工之中。有升充至旅長者。亦有藉招兵禦敵之名而騙得政府金錢者。而充兵之華工。以楚歌四面。羣作困獸之鬥。共產黨人利用其貪慾。輒許以戰勝洗劫。以故華軍到處死命相搏。前仆後繼。兵鋒所及。無堅不摧。破一城堡。不論老幼。輒任屠戮。以洩餘憤。奸淫擄掠。無所不至。搜檢所得。莫不金幣滿囊。相娶狂賭。夜以繼日。其獲勝者。金錢纍纍。至於不能負荷。及調赴他處。有沿途委棄者。以此種種。華軍之勇。幾甲於全俄。而死傷之數。亦較他軍爲獨甚。所過之處。玉石俱焚。雖樹一時之威。亦種俄民之怨。方其盛時。他紅軍所不能當者。輒調華軍。華軍未至。而白黨已聞風先遁。及事定之後。陸續遣散。稍遠城市。輒有爲農民執而釘其手足於牆以斃之。而洩憤者。迄今在軍中者。聞尚有五千餘人。其餘散處各大城市。爲數僅得二萬餘人而已。自新經濟政策實行後。幸多能以小工商業自存。惟因戰事受傷者。勞農政府多力不及。顧吾每到華僑會。輒見有斷臂折足者。環聚會中。乞爲之稟請撫卹。容色枯槁。僅存餘息。神情頹喪。已無復當年氣概。會中之廚役。亦係曾在紅軍中者。據其自言。某次攻下

一地隻身追擊二白軍。白軍急避入一民家。跟蹤搜擊而二白軍已不知所往。轉出一室。見一老婦與一幼女坐其間。方垂首哭泣。暴怒之下。輒一一槍斃之。洩憤而後出云。即此一端。可以想見當時華軍之殘酷。鋒鏑縱橫之中。輒令人失其常度。尙可以不以不仁爲之咎哉。

●●旅俄華僑會與中國共產黨

華僑會之設。係始於勞農政府成立之後。當時創始者爲一粵人劉某。劉爲俄大學畢業生。在帝制時代。其父以茶商至黑海之濱。遂在該處藝茶。旅俄已二十餘年。劉以是自幼即隨其父至俄。長受俄國教育。革命時劉方在莫斯科。共產政府立。第三國際會開第二次大會。列寧氏命劉爲中國共產黨代表。劉以非共產黨辭。列寧曰。無妨。君但任之而已。會務畢。劉即組華工會。其餘各大城市。亦陸續組織分會。其時華工多有不願爲兵者。而中政府之代表已回國。無爲交涉保護之人。劉力與俄當道磋商。索取船隻車輛。陸續遣回中國。至數萬人之多。其時戰爭之餘。加以兩次革命。交通器物。已破壞十之七八。能輸運之舟車。非常缺少。幸劉在俄久。又與各當道

熟悉。故交涉遣送事尚能如意。華僑頗利賴之。嗣張中將斯摩赴俄。劉爲維護者亦不少。張回國。劉以不樂於俄政。亦乘機設法隨張歸。其人年二十餘。頗熱心而能辦事。現在中東路局任事。娶有俄婦生子。其父仍在黑海家室田園一切幸未波及。所有茶葉經與當道議妥。年以若干貢之政府。餘則任令自行支配。余在莫時渠適以貢茶事來莫。相晤之餘。殷殷有祖國故鄉之感。臨行尙賦詩贈別。詩雖不佳。亦頗極慷慨悲歌之致。亦一奇人也。

自劉氏離莫。後華僑會改舉一張姓者爲會長。張北方人。自幼入俄。已不能華語。亦係大學畢業者。張未幾辭。又改舉一單姓者。單奉天人。聞其人係馬賊出身。殺人者數矣。蓋亦一無產階級中之有勢力者。現今各大城市之分會。均能與總會息息相通。惟辦事人多非有智識者。內容亦多不可問矣。顧華工之中。幾絕無共產黨與遠東共和國之華工大抵相同。彼等見識固不解共產爲何物。亦殊不以共產黨爲然。而東三省駐赤塔之偵探某。輒每以華工爲共產黨。將謀侵入爲苦。以恐嚇當道。炫其殷勤。其實言之。不過赤塔華工會。係爲某團中人所據。彼等名爲華工會。其實與

華工絕無重要關係。今年春旅莫華工會召集大會。赤塔華工會代表亦到會。其來意係欲利用全俄華工會到赤塔開會一次。以壯宣傳之聲色。故在會時運動各分會代表許以能赴赤與會者每人贈百金。各代表知其用意。咸嗤之以鼻。赤塔代表卒不能達目的而返。總而言之。旅俄華工十九皆非智識中人。只知有衣食不問其他。某社團在俄藉俄人之勢力。或能如勞農政府編制華工爲紅軍之故事。餌以重利。使爲利用。要未可知。若欲使華工平時入共產黨。受某社團之支配。則絕對不能。有其事。中國當道偵探之愚弄。每不惜留難旅俄回國之華工。其實皆係爲洩毆魚爲叢毆雀也。

●● 崎零之華僑與俄人心目中之華僑觀

浙省青田籍之旅俄以製皮包爲業者。大抵皆原爲小資本家而兼勞働家。各以親戚或相識與鄉鄰關係互相援引。陸續來俄。多聚於莫斯科及聖彼得堡兩處。擇鄰而居。團集附近。以藝自立。鮮有娶俄婦者。蓋彼等在浙皆安樂人家子弟。具有妻子。欲遠出稍積餘資。以圖後半世之快活者。彼等除略通俄語而外。惟操鄉音。不能國

語故自爲風氣。鮮與外界交往。因此之故。旅俄華工之北籍者亦幾以異類視之。去歲彼等有十餘人回國。行至阿姆斯特克換車。竟爲北籍無賴華工勾通共產黨中人。指爲資本家盡掠其所有。以去。至於欲進不能。欲退不得。函達旅莫同鄉人爲之訴於華工會。卒不知如何了結。同種相殘。殊可歎也。至於北籍華工除爲勞農政府服役兵役之外。其餘大抵皆在各城市。以小工藝小商販自存。所執工藝與所販商品。大抵以捲烟爲大宗。亦有智識稍高。頗能自立。而娶有俄婦生子者。吾曾親至其中。一二人家。夫妻父子。怡怡一堂。亦大有令人欽羨不置者。俄人對於華人。今猶存一種賤視觀念。吾華下流人物。每以夥計相稱。俄之愚民。亦輒習爲此語。以呼華人。在吾華之夥計二字。本朋友之代名詞。而俄愚民輒用以爲戲侮華人之口語。故華僑之旅俄者。每外出。無賴俄人輒隨其後。而呼曰夥計夥計。市集之中。俄人亦每有欺侮華人者。余在莫三月。亦數嘗此等風味。據華僑言。在革命之後。新經濟政策未行之先。俄人以受華兵之摧殘。及糧食缺乏影響。對於華人。頗極仇視。各處白黨起事。均有殺盡華人之宣言。云余同寓之大學生。亦言渠前居留聖彼得堡數月。亦數受



俄民辱詈。責其不應留俄。耗費俄國糧食。自新經濟政策實行後。社會經濟活動。人民略有生機。此風始稍衰。然厭惡之感。仍未消除。將來若復有革命之變。華僑生命。實甚可慮。故勞農政府之存亡。與華僑實有關係云。余以爲華工實大有造於勞農政府。但勞農政府之賤視華人。與普通無識之俄民。正同出一轍。亦何嘗有愛於華人。彼之東方革命運動。對於中日韓之共產黨代表之看待。已顯然尊日本而輕中韓。有強弱之分別。而在國內又大鼓吹愛國主義。以激起俄人排外之思想。而對於占領外蒙後之事實觀之。平等何在。國際何在。直不過一欺人之談而已。以俄國少數唱大同共產之實行家。手握大權。登峯長嘯者。其言之不存。尚且如此。又如吾國與印度韓族各派之在俄者。其勢且不相容。而謂合世界自私自利之社會與國家。產可以共種族國界可以破。是非痴人說夢乎。

●● 共產時代之遺聞軼事

俄共產政治之實現。迄今思之。殆如故宮禾黍。陳迹僅存。不過供人憑弔而已。顧其遺聞軼事。亦頗有足紀者。聞勞農政府成立後。兩次下令命勞動家沒收有產者之

家具與用品衣物等。以便公分當時莫斯科與聖彼得堡之勞働界。如醉如狂分段搜檢。惟恐不盡。惟沒收之後。大半爲共產黨事中人中飽以去。勞働家雖亦畧有所得。然皆次物無貴重者。且僧多粥少。分配不均。甚至毫無所得者亦有之。吾謂無論共產黨私自中飽。不能遍惠。即令共產黨確能實踐其言。悉以收得之物。公之勞働者。亦斷無能普及之理。蓋天地產物有多寡之不齊。而人工之製造。亦有精粗之差。別世界精而寡之物。雖藏於富者。然社會中無論有產與無產人數之多寡。畢竟是富者少而貧者多。必欲以少數富者之有限貴重品。一一公諸於無限之平民。其是否可以普遍。誠有不待智者而後知。固無須兢兢置論也。

當時剷除資本家之風既起。所有大資本家與大地主除脫逃之外。鮮有不合家遇害者。紅軍中且每掠昔日富貴家之子女爲營中之下役。恣情驅遣。以爲快意。彼愚而無識之勞働者。甚至遷怒於企業家及資本家所有之建設。故當時工廠實業。無論大小。鮮有不被破壞者。聞有某貴族辦一牧場。改良馬種。以數世之經營。始偉然可觀。爲全俄首屈一指之產馬地。革命後。該貴族家室被戕。而所有極不易得之良

馬種子工人亦一一以刃斷其足。其無識乃至於此。勞農政府於沒收之後。雖極力恢復各工廠。無如器物多損。經理乏材。且經濟不通。原料無著。卒不能令其起色。又分配既相等。藝精而勤者。以爲吾雖勞苦。所得不過如是。彼藝疎而惰者。亦以爲吾雖偷閒所得。亦不爲寡。因是羣趨於怠業。而無振奮之精神。工業出品。亦遂爲之銳減。民生日用之缺乏。殆不可以言語形容。海通君過西比利亞時。以洋火一盒。竟換得鷄卵九枚。至聖彼得堡時。在旅館中。有敝履適沾污泥。命女侍者爲之洗滌。因言語不通。以手代話。女侍者悟會以爲係以賜之者。展顏吻海通君之手。再三稱謝。海通君以是固將棄置者。因即予之。卽此可見其當日工藝品之極端蕭條矣。禮運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可見民無羞惡之德。而行共產政治。不但不能增加生產。反可以減少生產。必大道之行。而天下乃可爲公良。有以乎。

勞農政府已決計物品。悉由政府徵集爲之支配。於是不但商業有賤削性質者。一概以死刑之力。強制廢除。卽物品私相交換。亦全在厲禁之列。但分配之品。有定。而

人情之嗜好不齊。有嗜烟草而惡牛乳者。有惡羊肉而好牛肉者。因此之故。輒不能不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故私相交換之風。迄不能絕。而交換地點。即在舊日市集之中。勞農政府警吏加以干涉。嘗驟然以兵至擒數十人下之獄。然其餘交換如故。絕不以爲意。及明日被捕者出獄。則又羣赴市場矣。卒之干涉不勝其干涉。惟有痴聾處之。方第三國際會召集各國代表開第三次大會時。所有代表。亦以其所領得之招待品。日赴市場交換。警吏熟視。顧無可如何也。顧民間雖不惜犯法交易。以求得其所欲需之物。然金錢已廢。失却交易之中心。物與物相抵之量度。小與小者。賤與賤者。猶易相商。若夫小與大者。貴與賤者。則直無法爲之平準。故當時物品交換。亦非常困難。聞其時以綫轆業爲生之人。輒於其轆之橫端。刻一深紋。俾可表明線量之多寡。顧分量雖可表示。而易何物應以何等分量。則惟視來換者需要之緩急如何。仍不能有一定之準則也。

房屋既已沒收。所有民居。悉由政府支配。所定分配章程。本極周善。但司其事者。並不按照規則施行。轉藉以舞弊營私。暗通賄賂。有二女子共一室。而忽配一不相識

之男子來相共寓者。亦有兩男共一室。而忽配一不相識之女子來共寓者。亦有一人得一室者。或一人得二室者。皆視其賄賂之有無。與多寡。以爲衡。嗟乎。法者死物耳。人存政舉。人亡政熄。不其然耶。

支配制已代貿易而興。徵集制亦緣於廢除稅制而立。顧俄之工業。在全盛時代。已不足以供給全國之要求。況在破壞零落。與工人怠業之餘。其不敷分配之情形。已可不言而喻。而民食重要。工業品雖不能取之工人。以供給農人。而糧食品卻不能不取之農人。以果市民之腹。農人終歲勤勞。除自食而外。悉被徵發以去。毫無支配之自由。於是次歲耕穫。輒愛其餘力。不願無故犧牲。各減少耕地之量。期於自給爲止。即稍有餘糧。亦藏之惟恐不深。重以旱荒。全國糧食。遂不能支柱。勞農政府。因是而有掠糧隊之組織。顧悉經秘藏。掠無從掠。共產黨乃本其使一國內人與人戰爭之黨略。遍處組織貧農委員會。以共產中人司其書記部。從中煽揚貧農階級。使與中農階級相憎嫌。因而聯絡掠糧隊。即利用貧農階級。以攻訐中農階級儲糧之所。在中農反抗四起。流血慘劇。幾於無日無之。而中農之受摧殘者。亦始不可以數計。

中農之數本少。糧食無多。共產黨之毒計。雖能救濟於一時。實不啻飲鴆而止渴。卒之稅制不能不復。而農民之支配其所自有權不能不復。予以自由。然亡羊補牢。已嫌其晚。饑饉之地。因是遂無法救藥。坐視數千萬人之爲餓殍。竟束手無賑卹之方。至於千里荒邱。父子夫妻相食。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嗚呼。亦可哀矣。

其時市民支配糧食之法。凡有組合之工團與各機關。則設公共食堂。餘則日赴發糧食處領取。食堂之食者。人數既衆。烹調者又不盡其職。食品惡劣。嘗致不能下咽。其日往領取者。按次領出。悉成冷飯殘羹。聞當時有某區所發之糧。受毒而死者。凡數百人。細考其故。則司烹調者於忙亂之中。悟將厨中所儲之消毒品。以爲醬醋之類。取而投之。所調之羹也。領食糧之處。全市中雖分設甚多。然每處所轄人數之多寡。預算不精。取來之糧。每不敷分配之用。且分發處員司。人力不足。領食料者。必接次魚貫而進。不能越次。人數既衆。沿街排列以俟。冰天雪地中。竟有候至終日。尙未次及者。壯年人氣血較盛。尙可勉強支持。老邁龍鍾。有踣地不起者矣。以此之故。人爭先往。不敢或後。初則味爽而往。不知他人已先我矣。次日未明而往。至則他人又

先我矣。於是中夜而往。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仍不能爭先也。於是竟有徹夜僵俟通衢中。不領得不歸者。爲此日食兩度。日無暇工作。夜無暇安枕。惟消磨歲月於沿街呆竅之中。其時尙有一規則。凡手抱嬰兒者。可以越次而進。食利便者。輒願以每次糧食若干。租嬰兒一次。於是領糧食之地。處處均有嬰兒出租。其在車站取乘車券也亦然。願在其初期。糧食尙不甚缺。人猶可圖一飽。及後也。食物不足。改列等第。核發勞力者居其首。勞力者之家室次之。勞心者更居其次。勞心者之家室又次之。自是智識階級不能果腹。久而久之。且至於有食券而無食可領矣。此居三居四之智識階級。不得已乃乞爲勞動者司代領糧食之役。而丐其齒餘。習慣自然。代領糧食事。竟成一種普通職業。而社會中僞食券。緣此遂層出不窮。幾於不可究詰。枵腹而無聊之人。亦有報病入醫院者。蓋病人得食料較易也。聞其時各病院中。竟無隙地。醫固不能遍診。而藥料缺乏。亦無以爲治。司看護者。祇送病人日食二次。已不暇給。更無力以及其餘。而食料少。且不足供病者之一飽。病死之人。偶不及察。其鄰榻病人。每有力疾強起。曳被覆死者之首。而以業經安睡。僞告看護人。看護者如常送

食物至其鄰榻者遂藉之以果腹。天時嚴寒。燃料缺乏。院中不能具煖爐。死者無臭穢。每有死已數日。尙未發覺者。死人既多。無法急瘞。則悉置之院內地窖中。每十日或十餘日不等。乃有載貨汽車來。爲輸出掩埋一次。亦可謂極千古中外之奇觀矣。當糧食最缺時。每人日僅得黑麵包半磅。且秕糠沙草。悉雜其中。巴爾英者。全世界著名之專門眼科家也。年七十餘。亦祇日得此數。有二子。爲共產黨。迫令充紅軍。其夫人則日以私物躑躅街頭。易物以自給。全市家戶。重門虛掩。景况極端蕭條。人人菜色。而臉皆浮腫。通衢舉目。惟見行人蹇緩。各目灼灼如鬼。犬遇人亦眈眈虎視。若將肆噬者。偶遇政府糧食車載麵包而過。則麇集隨之。冀麵包皮有被震落者。則爭前互攫。以果腹。鄉間牛馬之類。除殺食之外。餘俱餓斃。當時生活最佳者。除共產黨重要人而外。惟司發食物之人。蓋從中自肥。所得甚豐。不但可以果腹。且可以漁利。故當時發麵包之職。非有力者不能得。合莫斯科全市計之。司此職者。計凡一萬二千人。有奇。余到莫時。已在新經濟政策實行之後。除軍人及公務人員工役而外。已一概不發糧食。其發公務人員糧食之所。吾偶過街頭。猶及見之。領物者各以一手



提籃一手挾皮包布袋小繩等物排列成行。挨次而進且已改爲每星期或每二星期總發一次。無庸日日登門。人數較少。領取亦易。不必日夜立竈矣。而司此發放之職者。聞仍係美差。有某俄人告余。謂不願爲高官。但願爲司發糧食之人。其令人垂涎若此。亦大概可以量其內幕矣。

●●新經濟政策實行後之作姦犯科

自新經濟政策施行後。金融流通。小工業與家庭工業。有活動之餘地。農人能自由支配其所有。亦各出餘糧於市。以易其所需。商肆日興。即無工或不能工者。亦可以其所有之器具衣物。出售之以爲一時之救濟。惟荒旱之地。仍絕對無法維持。而創鉅痛深之後。元氣大傷。作奸犯科之離奇。嘗出人意料之外。去歲初行新經濟政策時。忽有俄屬之韃靼人十五名。被捕。其罪案係殺人以其肉爲灌腸。而售之於市。因此之故。致莫斯科一時人皆不敢食灌腸。又有守墓者。以飼豕爲業。出售之豕。輒甚肥美。時當食料缺乏。畜類多不能保存。而彼獨能飼豕致富。人皆不明其所以。後有婦人。偶於市中。見其亡夫殉葬之衣。懸肆中出售。詢之。則係廉價得之飼豕者。詳細

追究報警發墓。則其夫之屍已餽豕矣。更發其他新墳。皆空無所有。蓋屍肉悉供餉料衣飾。咸入私橐矣。市中僻處。居民較少。在積雪之內。嘗發現男女裸屍鬢鬢。蓋皆被盜殺而奪去其衣飾以售之市者。此猶在莫斯科爲然。若在饑地附近之城市。則更不可究詰。有自南部之某大城來者。告余謂該處附郭人民。有掘墓以新死人爲食者。渠入車站時。方登車。見有食灌腸而自車窗擲其皮於外者。車外飢民。與犬爭攫而食之。致人與犬互鬥云。又由北京回莫之俄教授某。欲至南方某處。一訪其親友。攜有糧食及綢緞等物。至一處須換車。在車站內坐候三日。夜不敢寢。寐。車卒不來。而所攜之物。已爲飢民掠去。竟致倉皇歸莫。面無人色。

●●各國救濟情形與經濟政策實行後俄共產黨之消長

各國在俄救濟最力者爲美利堅。擔任幼童一百萬之食料。以年半爲期。惟悉自行辦理。不肯付之俄政府。蓋恐共產黨留以自給。不能惠及災黎也。惟調查災黎之責。則責之勞農政府。據謂勞農政府所付之調查表。非常精密。但在後細查之。悉係紙上文章。實際並不如此。賑濟手續。分區辦理。遍設食堂。幼童皆有食券。日兩餐。持盤

往食食已歸家。不許帶出。其次聞法人亦任三萬幼童之食料。英則不知若干。德以自顧不暇。祇擔任藥料而已。聞勞農政府成立伊始。俄共產黨驟增至九十萬人。自後不但未能加增。且逐漸減縮。迄今僅至四五十萬人。蓋皆各得所欲。化為資本家去矣。即在此四五十萬人之內。共產黨所自認為不良份子者。已十餘萬之多。尙擬在刷洗之列。至於新加入者。殆絕無僅有。有某共產中堅份子。大抱悲觀。對吾友某言。謂犧牲至此。不意竟造成此等現象。殊悔不當初云。而以俄民之通諺。則祇承認全俄止有三個真正共產黨。舉其名。則實爲列寧氏一人。蓋列寧爲真名。其二則逃亡時之僞名也。以余觀之。共產黨實已內腐。不良份子何止十餘萬人。且共產黨政府之所以能存在至今。亦全恃此不良份子。以利互相爲用而已。若按共產黨之黨規。一一繩之。豈尙有完人哉。

●俄皇合家之遇難。談與俄民因戰爭饑饉後之銳減。

俄帝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死事言人人殊。有某俄友告余。謂在克倫斯基政府時代。遷之北方某離宮中。未甚加以苛遇。及共產政府成立。緣有擁護復辟之謠。乃遷

之西伯利亞合家寓一木屋內。以兵一分隊守之。一切已不自由。嗣該分隊長聞謠言謂當地有謀復辟者。進行頗急。該分隊長乃以兵圍木屋。四面叢擊斃之。其實謠言皆僞。並無其事。而勞農政府亦未予該分隊長以何等處分云。未知其說之確否也。

俄民經歐戰及革命而死者數殆五百萬人。死於饑饉者約七百萬人。此吾未離俄時據其大概統計而言。在當時據某國救濟會中人言謂尙有一千五百萬人在枵腹待賑之中。其死幾何。尙不能預計云。亦可謂千古之極端慘劇矣。

●勞農政府對於出境護照之故延

余與海通君候外部之出境證。展轉月餘。直至二月杪始發出。是時俄外長齊翟林已率隨員七八出發赴歐。應英之招。就日諾瓦經濟會議。在未發出護照之先。余與海通君輪流。每間二三日輒往催詢一次。外部初則諉之。即發。繼而諉無可諉。又謂已送他機關署名詢之。何機關。又謂詢之經手者方知。詢經手何人。則云未到部。初以爲彼故意留難。繼而覺其無他。且向來俄政府辦事。皆手續展轉無人負責。始亦

置之及發下時。視之則照內在正月月中旬初。請照時實已辦妥。內簽明出境日期。限在一月。今已逾限。又在原限之下。簽明展限一月。余等始知確係故意留難。顧其所以留難之故。究莫測其所以。竊疑係以方送東方各代表出境。恐走漏消息。或者俄人仍以中政府偵探疑我輩。亦未可知也。

●●俄軍官學校之參觀與印度代表之出境令

護照發下之後。距外部所約首途之日尙一星期有餘。在此中間外部始相約參觀軍事學校。至期外部派譯員以汽車來偕余赴城外一士官學校中。先至演武場。觀諸生在雪上賽跑。軍部亦派一檢查術科者來。係一年四十餘之女子。據譯員言。在軍事中之女子。從前稍有之。今此蓋碩果云。諸生約百餘人。年歲在十七以上。二十以內。甚豐碩而有精神。賽跑畢。校長引歸校內參觀。內務極整齊。有陳列關於革命名人及勇敢將卒之肖像室。有塑像繪畫之各種美術工藝室。體育場備極宏廠。凡關於精神教育及體育之種種設備。非常完美。爲吾國軍事學校所遠不及。所以教授戰術之各種模型圖畫書籍等。單簡而明瞭。無論臥室課室均有懸列一望而

明雖不高深而實足敷一下級將校作戰之學識。據校長謂昔日軍官學校。非貴族不能入。今則悉係農民子弟云。余詢以似此學校。俄國共有幾處。據云全國約六十所云。周視已畢。校長向諸生演講。向余鼓掌喧呼以表示歡迎。余亦作相當之答詞。請海通君爲余譯述以謝之。繼而至殮室。校長即以學生之食餉余等。品雖不精而味適口。有一湯一牛肉一粟及黑麵包等。分量頗豐富。余詢俄軍中食料均如此乎。校長曰不能皆如此。但亦以此爲標準。繼詢余中國之待遇軍人如何。以中國之待遇軍人。烏可實告。余惟答曰。待遇亦佳。顧尙不及俄國而已。越二日。外部又以譯者來。偕往遊皇宮。夜間又請觀劇。招待費並加發三月之五日。非常殷勤。余等請參觀工廠及監獄。則諉以再爲設法。顧前途已近。總不聞消息。余等知爲遁詞。亦不之強。而感其盛意。亦自治中國饌以報前此曾經招待諸人。俄官吏昔均係黑襯衣黑領。以表示共產精神者。是日來客之中半亦燕尾其服。與硬白其領矣。

在此中間。余等尙得一異聞。則俄政府勒令其所招徠之印度革命代表出境是也。初俄政府以封鎖之故。欲設法引動印度革命以對英。特展轉派人招印之革命代

表七八人來莫不意到後。旅俄數月。一無結果。至是俄駐英代表因此事爲英政府詰責。俄政府恐有碍日內瓦會議之進行。因立飭印代表預備即速出境。任其所之。印度代表等大怒。次日聯名以書責俄政府。意略謂吾等之來。乃應爾政府之召。今事無結果。又命吾等出境。吾等此時除留俄而外。遍地荆棘。出將何之。吾等深知爾俄政府畏英人。故不惜犧牲。吾等以媚英。以吾等之意。爾俄政府不如竟將吾等引渡英國。或竟予槍斃爲善。云云。其嘻笑怒罵之狀。爲向來外來之革命代表所不敢爲。蓋印人進退維谷。已急不擇言。其實俄政府舉棋不定如此。又何必虛張聲勢。至於不能收場。取人侮辱。當時述此事者。以爲共產黨向來極端專制。不能以理喻。深爲諸印人危。然在後如何處置。余等已離俄。不聞其詳矣。

又在是時。列寧氏下一令。飭以後司法者。凡經逮捕之人犯。務須於兩個月內提訊裁判。不得耽延。云云。以此令觀之。則往昔逮繫之人。終年累月。不能判結者。已可概見。又聞德國代表。要求俄政府。謂德商人願與俄商爲私人之貿易。俄政府已允可。自今年七月一日後實行。云則私人資本主義。已復活矣。

●●由俄赴歐加簽護照手續之繁重

余第護照雖下。尚有一種繁重手續。蓋出俄境後。須經立陶宛。拉特維。波瀾等國。方能至德境。護照中均須有各國駐莫代表署名。乃可通行。而於德代表方面。尤爲百方留難。蓋德人糧食僅能支持。而且受俄人之鼓動。國內共產黨曾有革命舉動。深恐俄人利用他國人士與德共產黨交通。是以嚴防由俄入境者。余無中國正式護照。種種不便。海通君本係官吏式之護照。乃認余爲書記。攜照往德代表署交涉。德代表初諉以須請示德政府。詢其期。則一月。海通君乃利用官吏資格。與之交涉。謂中德已恢復邦交。德代表不應留難中國官吏。且引從前經俄赴德中國人之無留難者爲證。詞甚強硬。德代表無詞。乃允二日簽出。簽出後。又託友人分赴其他各國代表處簽字。分頭奔走。一面收拾行李。一面妥易各國紙幣。以備途中之用。又以此去三四日間。無食物可購。須完全準備。因此當時費去無限光陰與費用。手續乃得完全。猶憶開戰前。除俄國而外。遊歐且。不須護照。自歐戰後。以種種關係。各國尙互相猜忌。如防大敵。故設此以爲限制。而便稽查。愈戰則仇隙愈深。界限愈烈。社會愈



不安人情愈險惡。彼持武裝和平論者。非揚湯止沸乎。

在首途之先。一日諸事幸已辦妥。余等方深欣幸。不意又有一波折。是晚外部東方科長邀余等赴大戲院觀劇。歸時方出戲院。東方科長遽告吾等。謂翌日恐無車位。能成行否。須明午後方能定奪。或須改至下星期云云。俄國車輛缺乏。車位本不易得。但吾等之事。預定在一星期前。僅三人地位。外部不至預備不及。而且俄人辦事嘗臨時變態。予人不測。余頗驚疑。海通君平素較余鎮定向。以爲必不至遇有留難之事。至是以事出倉卒。亦頗以爲慮。因頗不樂。余以爲翌日必不能首途。且經此波折。一時或不能出境。事到難時。心轉平。此時又覺泰然。歸寓後帖然就枕。反覺較平時爲安適。翌日姑聽下文。不期午後得外部電話。已約定晚間派人以汽車來送余等登車矣。余等大喜。急收束以俟。至夜一時。外部果遣人以汽車來分二次送余等。及行李赴車站。登一二等車。與一德人共室。送車者又介紹海通君。識車上之共產黨派駐車上管理者。乃殷勤而別。

●●西俄至柏林道中

車發後。自此凡三日始達俄邊境。海通君與同室之德人欵洽。知爲德礦工代表。以沿途人地生疎。託爲照拂。德人慨然應允。沿途之中。並無食物可購。蓋幾皆荒地矣。惟路上尙不見有何災黎慘狀。將近邊境時。偶抵一站。有麵包灌腸紙烟等物出售。車上人紛紛購取。余等食物將罄。且所帶俄紙幣。出境後便無所用之。因亦盡情揮霍。除市若干麵包灌腸外。餘即大市紙烟灌腸之價不甚昂。同車中人頗有慮其中爲人肉者。各先以油煎煮然後食。余等亦強食少許。餘則給與車中夫役。及邊境時。車停約半日有奇。據人言在此檢查甚嚴。同車者皆有凜凜意。余等鑒於印度人曼氏之事。心亦惴惴然。顧至車發過界。總不見有檢查者。余等詢其故。據人謂余等所乘車係共產黨車。特別優待。不加檢查云云。余至此憶及在伊時虞氏之教其言有因而車一越界。亦覺身釋重負。如出地獄登天堂矣。

出俄西境後。經一日夜至新國立陶宛之國都名里加者。抵站時。正下午五句鐘。探知即晚十二時。即有車赴德。去站即在來站之對方。同車之德人引余等入站中之殮室。晚殮畢。遂運行李過站。購乘車券及行李券畢。即在站內休息室坐候。至十一

時登車。車發後約三四小時間。驗照者來。乃謂吾等之照已逾期。須回里加向政府再請展期。乃許出境云。立陶宛駐莫代表所署日期係三月初四。余等初不知以爲。只要初四日入境。便無問題。故隨即過車。殊不料乃有此波折。其餘與余等同自俄來之客。莫不受此留難者。而車中客亦謂由俄來者。嘗見有此失誤云。海通君再三闢說。而當事者不允。不得已與同車之德人中途復下車。黑夜中將隨帶行李運入站內。俟至次早八時始得乘車折回里加。中夜奔波。飢寒交迫。頗極疲乏。因趨一近站之旅館暫寓。由德人商之逆旅主人。以二十元之小費帶同前往官署。費七八小時之久。奔走五六處。並用卻五六百馬克之照費。乃將展期出境事辦妥。聞立陶宛政府視此爲大宗收入。故飭其駐俄代表簽來客護照期限。務在縮小日期。故過此者。若不知情。形留住一日。辦理妥協。貿然過車。未有不遭此波折者。吾謂如此手續。何不逕飭駐俄代表加收照費。展寬日期。以便行客。似此辦法。直與攔途截劫略無以異。尙成政體乎。

立陶宛。昔日與拉特維本隸屬於俄。革命後。得列強之援助。始獨立。勞農政府里加。

即在波羅的海之旁爲西歐與俄交通之水陸孔道。由此可乘船至丹比法英等國。開闢不過數十年。建築之精美。聞尙在彼得堡之上。昔年俄德兩帝曾相會於此。余等以護照展期事。經行各處。凡七八小時。確乎有錦繡城池之感。惜爲言語與經費所限。不能在此盤桓。聞立陶宛政府。以戰後新興。絀於政費。對於入口船隻。徵非常重稅。以支持國用云。

自出立陶宛後。車轉入拉特維。由拉特維轉入德界之庚孔市。在此須換德車。並驗行李及入境護照。至站時。站中有夫役具車來。將行客行李。無論大小。悉代運入站中。站分三部。其第一部即爲檢驗所。所內爲一巨室。室之前方有小房。爲檢驗行李人之辦公室。後方之右。亦有一小房。爲檢驗護照人之辦公室。其第二部爲賣票室。及寄放行李所。第三部爲休息及殮室。行客由第一部大門入。收護照者俟於門。一收照去。交付檢查辦公室內之人查驗。行客入所。則見行李已分列巨室之四周。各人自檢爲一處。驗行李者。周循而前。隨驗隨記。加以驗訖符號。驗已各客自赴驗照房候照。房外長案一。驗畢之照。悉置其上。一人按照呼客名。客按名取畢。即赴第

二室券房購乘車券。有行李寄行李車者。並購行李券。購已以小費交付站中夫役。示以券之號數。則夫役自能爲一一安頓。除行李車之行李外。隨帶之件。夫役能爲按號送交車上。客可自入第三部廩室購食。食已登車。則看車者按號指示。隨帶行李已悉安置座上矣。一切事井井有條。行客殊無所苦。德人辦事之有序。以此可見一般矣。

車自庚孔市出發後。尙須繞入波瀾邊境。又再轉出德境。車經波瀾者不過數里。而波瀾政府亦須登車驗照。凡無駐俄波瀾代表署名之照。亦須驅下車。使向波瀾政府加署。乃始放行。余等在俄時不知此事。幾致遺簽。幸有美籍人告海通君。乃未致誤。同車之德礦工代表。乃未知此。故竟在此被驅下車。囊橐已空。頗狼狽。海通君憐其遇。而感其沿途照料。予以二千馬克。始放心去。次早列車在德境之一站掛。車。余等日赴食精美而價廉。車行甚速。時方季春。木已向榮。綠水青山。村郭如畫。田園闢。道路修遠。望之無論山野。莫不如曾經酒掃者。而重要村市。暗砲台。森列。可以想見其當年國政之整飭。是日中午抵柏林。計由里加至此。連航。擱僅前後三日而

已。

●●抵柏林後之俄事餘聞

吾等自離俄以後。在德法二國盤桓兩月。始循海道東歸。在此兩月中。除考察歐洲社會現狀外。對於俄國之餘聞。尚有數事。一得共產大學友人來書。謂該校第一期華生。已於四月間畢業。除某團份子。有二三人轉學陸軍。並其較重要者。尙有三五人留俄外。餘俱遣回東方。服宣傳任務。二莫斯科糧食益缺。物價益昂。新幣之價日落。每金幣十元。可換新幣凡六百萬元。俄國難民。冒險逃入波瀾者。日以萬計。雖重兵不能制止。隨帶之傳染病。蔓延各處。波瀾頗爲所苦。三則俄之共產要人。已提議允許個人私有金錢。四則第三國際會派日人片山前爲代表。特到柏林。與第一國際會。及第二國際會。第二個半國際會之各代表。秘密開會。討論合作意見。惟竟不能一致。終無結果而散。此亦世界革命之阻力也。

●●遊者對於俄共產黨之思想手段與世界經濟革命前途之感想

綜觀俄國共產黨。其對於內也。初爲奪取政權計。則藉勞動解放。勞動專政之美說。

喚起多數無思想與無恆產諸份子之同情。已將大地主大資家推翻。又將持異議之智識份子戕滅。繼而以維持市民糧食故。又以有產無產階級之論挑撥。不能自給之貧苦農戶。以摧殘民食中堅之中農。一摘再摘。連帶及於工人。昔日所倚以自食之各項實業組合。亦一概掃地以盡。釀我俄殍遍地。民心激昂。爲鞏固勞農政府之地位計。則又壟斷輿論。以褻國人之口。斷絕交通。以蔽國民之耳目。於各團體中。通組委員會書記部。以握各社會之中樞。而監督之。四布偵探。以刺國人之隱。嚴刑峻法。以儲國人之氣。豐衣美食。以收軍士之心。製造空氣。以移易國民之觀感。其對於外也。爲欲完成其世界革命之夢想計。則甘言辯口。以煽揚階級之爭。揮金如土。以援助革命之勢。數年之間。馴至內則資財破產。人財破產。外則國交斷絕。接濟斷絕。雖以種種天幸。得苟存以至於今。然所付代價之重。殆亦亘古中外之所未有。迄今國運岌岌不可終朝。爲維持其政柄計。其對於內也。輒又危詞竦聽。高唱愛國。以緩和人民對內之心。造出新經濟政策名詞。重興商業。恢復稅制。允私人企業。許私有財產。予農民以自由支配權。更汲汲養成民人之經濟智識。舉昔日共產主

義所視爲萬惡不赦。因之殺人若恆河沙數者。一一復納之共產政治之中。其對於外也。爲圖恢復舊交計。既先之以宣傳革命。以爲恐嚇。復繼之以認債退讓。以圖接近。幸得接近矣。又私布德俄密約之利益。以動歐洲列強之垂涎。既而諗知列強之複雜而難一遠水之不足以救近火也。則又掉首轉顧世界大資本國之美利堅。竭力聯絡公私並進。招之惟恐其不至。既至又惟恐其不留。種種手段。惴惴迷離。前後矛盾。既譏彈資本主義。又實行資本主義。既鼓吹世界主義。又提倡愛國主義。既聲言扶植弱小。又出兵欺凌弱小。既非難秘密外交。又私行秘密外交。在內既絕對不容他黨之發起。而對外又主張與他黨之合作。既摧殘智識份子。又養成智識份子。既反對階級。又造成階級。出爾反爾。唾面自乾。仍靦顏諱飾曰。是吾所欲用之手段也。欲行之途徑也。並未放棄主義也。沿襲舊政治。而冠以新名義。加之以粉飾附會。在他國則爲惡德苛政。一入於共產黨之所謂手段。則驟成天經地義。神聖不可改移。其裨闡縱橫。辯言亂政。可謂極操縱迷惑之能事。然其周張狼狽。心勞日絀之處。亦幾於暴露而無遺。按現在情形而論。以共產人物之善辯。善變。善擒。善縱。又復蟠



踞政局整飭戎行把握交通製造輿論。彼俄氓之蚩蚩。於久經痛苦奄奄待斃之餘。一旦豁然一線。略得自由。方蘇息感戴之不遑。又豈敢以手無寸鐵。皮骨僅存之驅。以犯共產黨人之刀鋸鼎鑊。故勞農政府之於俄國。無論何似。亦決不至於一時推翻。而在共黨內部。真心崇信者。已得所志。僞從而因利者。又已償其慾。况怨毒方深。楚歌四面。勢成騎虎。欲罷不能。稍有可乘。殆莫不欲起而甘心者。若復同室操戈。互相水火。是不啻授人以隙。自取滅亡。故無論如何。共產黨亦必能互取協調。以禦外侮。決不至以意氣之故。遂致自起紛爭。至於俄國資格。地大物博。本爲天產豐富之區。而歐美多藝多財。亦有賴於原料爲之運用。俄既不能人材獨立。經濟獨立。以與各國絕交。歐洲各國亦斷不能終於人材罷業。商品斷輸。以制俄人之死命。相需既殷。相求自易。折衝之後。當然可以恢復舊日邦交。邦交既復。亦當然可借歐美人材。與其資本。以開發全俄之天產。惟以政治之現狀。以斷其政體。則俄政權握於一黨。輿論不能自由。革命云云。不過由一家之專制。易而爲一黨之專制。以主義論。彼所謂爲勞動戰爭者。實則利用勞動爲之戰爭。彼所謂解放勞動者。實則愚弄勞動。使

入於自己專制之下。彼所謂共產者。實則掠一國之所有。爲一黨之私產。而手胼足胝者。惑於甘言。盲然附和。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其結果則解放之代價已付。而所市得者。反爲言論之不自由。罷工之不自由。與生活之不自由。昔之專制皇帝。與大地主。大資本家。智識家。均可以推翻。而造成此智識與武裝之聯合階級。乃竟束手而莫之挽。嗟乎。彼勞動之愚氓。不知自求智識與利害相同者。直接解決生活之方。以圖脫離資本家之毒。乃信彼不得其志。而專以口舌爲生者之甘言利誘。引虎拒狼。作繭自縛。其愚可笑。其遇亦殊可憐矣。顧共產黨方振振有詞。悉誘之一時手段。以爲目的之達。尙有待於他年。而不知勞農政府現所施行者。已悉爲造成多數有產之政治。在昔日有產者寡。無產者衆。推翻有產者之後。尙不能成共產。而謂此後易爲有產者衆。無產者寡。反能達共產之目的。有是理乎。況盈庭濟濟。莫非功利之徒。又證以俄共產黨暴富之多。與夫贊成新政策者之衆。其皈依程度。已可深知。數十年後。在私產制度中。休養生息。斯時中產遍地。勢力膨脹。恐改進共產之年。即共產黨禍起蕭牆之日。南轅北轍。而謂可以達目的。吾誰欺。欺天乎。然而勞農政府

對內雖已自認試驗失敗。易絃更張。而對外則尚以其所以取得政權之手腕。着實進取。以圖發展。蓋彼對於俄民。因共產所受之慘劇。尙極力掩飾。諱莫如深。斷絕消息。冀以蔽世界人之耳目。一面操縱第三國際會中各國之暴烈份子。使仍各循其鼓惑之美妙手腕。極力挑撥各國階級之惡感。以釀成各國內部之革命。圖收漁人之利。故俄國今之所謂共產主義。實不啻即其帝國主義之代名詞。以今日全世界資本主義之發達。勞働生活之不安。社會革命。實有不可逃避之趨勢。然則共產學說。雖改善社會之不足。而共產革命之手段。因此時機乘隙而入。乃破壞社會。而有餘。歐美各國知其然也。思患預防。故汲汲注意於勞動生活。雖不能正本清源。廢除資本主義。雖已以種種負擔。加之於資本家。挹彼注茲。致力於救濟事業。俾劑其平。而以全力擁護資本家。移其對內賤削。轉而爲對外賤削。使另得發展之所。資本家亦知貨以燔身。不能獨受其益。是以對於勞動待遇。大加改善。並有公開盈虧。與勞動家共其利害者。而在勞働家亦富有智識。能自爲組合。互相聯絡。直接動作。不受外界之利用。彼等忱於破壞之慘。建設之難。對於資本家之要求。皆能適可而止。兩利

俱存不以一時意氣竟趨於極端。故歐美社會縱有少數共產黨從中煽動。然其社會經濟勞資兩方向有相容之餘地。猶未易於即時動搖。俄共產家之希望世界革命無論如何鼓吹運動。亦斷非在最近時期所能達其目的。惟此亦祇可一時苟安。決不可以支久。蓋歐美各國盛行資本主義。其勢正與俄同。且工業太盛。工人日增。城市發達。一日千里。費工防農之奢侈品。已供過於求。反之鄉間日事蕭條。農民大減。果腹品轉而求過於供。農與工之人數不能劑於平糧食與服用。無法適合等量。生活程度之高。乃日進而已。因此罷工請益與夫物價之增長。遂入於不由自主之漩渦。迭爲雄長。迄無了期。而生活飄搖不定狀態。亦緣此而永無止境。再加以生存競爭。所有國界種界。積不能化之猜嫌嫉忌。年驅數十百萬青年。入於不生產而又重耗生產品之軍役中。社會經濟已深種各等危險種子。其所以未至於社會革命如俄國者。蓋歐美素以共和政治運用資本主義。資本流毒尙未達於極端。俄國則昔以專制政體運用資本主義。資本流毒早已達於極點。故歐美各國若不迅行改絃易轍爲根本之解決。競進不已。日以資本主義相雄長。惟工商巧奪是務。工商

愈進則農事愈傷其極端恐不至全世界潰決不止是故資本主義一日不廢國界種界一日不泯則人類一日不能安。共產思想亦一日不能除。而社會革命乃終不可逃避。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物腐蟲生。蓋亦有不必待共產家煽動而始成者。然則今日爲俄人悲者吾恐他日正不暇自悲。而由此以觀亦可知共產主義實由資本主義種其因。社會革命乃其必然之結果。更顧資本主義所以突進至是之故。推原禍始則實由物質文明太過爲之。先河蓋物質進化與資本實相得而益彰。先以專利之獎進。因以研究之發明。繼之以資本之製作。資本愈重則工具愈精而巧。工具愈精而巧則出品愈速。而衆出品愈速而衆則成本賤而價可廉。本賤價廉則銷流廣而獲利厚。昔日可以家庭生活之權魯迂延工藝。於是悉被戕賊而無遺在。先可以自主其生活之工人。乃不得不棄其獨立轉而乞降於資本家之手。資本家處形勢之利便。藉其財力。操縱奇贏。勞動家之所得無增。而資本家乃日富而不已。於是富者日以富。貧者日以貧。資本家之心計愈工。則勞動家之生機愈蹙。社會經濟遂日趨於偏枯。且工藝品翻新門異炫目迷心。人慾橫流亦漸奢侈而無度不足。

之感覺與日俱進。需求愈衆，供給愈難，人心風俗日以媮薄。再加以國內之競爭，國外之競爭，資本之厚薄同，則以美巧廉賤取勝。美巧廉賤同，則以資本之厚薄取勝。循環並進，物質之進化愈甚，資本亦隨之而日以集中。殆至物質之進無可進，資本之增無可增，各思擴其疎洩之範圍，遂致購信修睦，折衷罇俎之間，舌敝唇焦，無非與道德背馳之權利二字猜忌。既深知口舌之不足恃，乃不得不轉求之武力。武力欲求其足，又不得不利用物質。物質愈精，則銷耗生產又愈甚，飲鳩止渴，得不償失。社會生活之支絀更隨之日以暴露。比夫圖窮匕現，遂成國際戰爭，各儘其百十年汗血之所有，孤注以圖一逞，冀償其獨霸壟斷之私。卒之敗者固悉索敝賦，長此沉淪而勝者亦元氣重傷，毫無所得。試思歐美此次之死人如麻，與今日社會經濟之恐慌，竟至於屢次集議而不能解決，何一非物質文明之結果。目今漫遊歐陸，表面固市肆縱橫，繁華如故，而一細訪其內容，則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人民生計殆有岌岌不可終日者。吾嘗歎歐洲享物質文明之福已久，方其盛時，以拜金主義，挾其武力資本與物質，對於弱小而質樸者，誘惑逼迫，吸髓煎膏，甚至倡言滅國亡種。

不自以爲不道。反視爲天演物競之當然而孰料物極必返及其敵也。乃受物質文明之禍亦獨烈。其人謀之不臧。歟抑天道之好還歟。以事理論痛定思痛。豈宜覆轍相尋。間聆其中哲士通人言論。亦頗有覺夫西方文明之不可恃而思研究東方文明以爲替代者。然而察其內政視其外交似乎秉國鈞者。不但悔禍無心。更有變本加厲之勢。似此再進不已。恐國民經濟力不能支撐之日。即國內蕭牆禍起之時。列寧所謂將由國外戰爭轉而使爲國內戰爭者。或不轉瞬間即將成爲事實。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知曲突徙薪而徒日言防患過激。噫。過激之禍。其可幸免乎。

●●遊者對於俄國式共產與中國國情之見仁見智談

我國自鴉片戰起門戶開放以來。數十年間。先則受歐洲物質與資本之陵削。近又受軍閥武力之剝奪。更經依附軍閥以自活者之侵蝕。經濟力亦漸操縱於少數人之手。物質之進化。一日千里。失業漸衆。人民之生計。亦趨於困難。適俄國共產政府應時勢而產生。於是共產學說亦頗爲一時人所注意。即執筆而錄此者。亦個中研究之一人。蓋有春秋之分裂。孔子乃有大同之思。有晉末之大亂。陶潛乃有桃花源。

之作窮極思變。此皆人性之必然。顧思想不限於範圍而實現必循夫事實。猶之厭苦人事者。每慕神仙。神仙境界亦確可以救人事之厭苦。顧是否棄却人事。談道燒丹。即可飛昇自在。此不待智者而後知。故學說雖係應時勢而立言。然未經事實之證明。要不能據爲天經地義而不可移易。況一部社會之變遷。必有其遞演之歷史。學說雖根據往者以料來者。然究係一時之觀察。一人之思想。一時環境固可以移易人事。而人事之力亦可以變更環境。學者憑理立說。祇可道其常而不能料其變。即如倡爲共產學說之馬氏。其弱點經近日名人指列者。已指不勝屈。加以勞農政府慘淡之試驗。更足以證明。已無庸再爲論列。故於今日社會經濟之狀態。雖在急待改革之中。然如俄國式昔日之極端共產政治。謂爲經濟困敝必有之反動思想。則可。謂可以完全實行。替代資本主義而興則不可。而作者於萬里苦行之所得。尤有不能已於言而欲有以貢之讀者。竊以爲歐洲社會一切均根據物質文明之結構而成。馬氏學說爲歐陸社會而立言。亦無非根據物質文明而產生之學說。探原溯本與我國道德文明遞演之歷史。實相背道而馳。蓋我數千年來之立國方針。皆



重禮教而略物質務農抑末。不啻訓條聖人以食爲民天。知商人腴削。固可以兼併農民而工業過盛。亦足以防害農事故。旣征壘斷賤夫以制巧併。復禁奇技淫巧以絕奢侈。又審夫智識階級與勞働階級相需以生。可以互助。而不可以互競也。特爲之立分途並進之道。故智識階級列爲勞心而名之君子。勞働階級列爲勞力而名之小人。勞心者治人。盡心思之運用。勞力者治於人。司手足之勤勞。君子負指導之任而享祿食於小人。小人盡供養之責而享治安之樂於君子。君子先仁義而後實利。小人則先實利而後仁義。小人雖富。不能享君子之虛榮。君子雖貴。不能奪小人之利益。故對於小人。則曰衣食足而禮義生。又曰使民有菽粟如水火。又曰小人無恆產則無恆心。而對於君子。則曰謀道不謀食。又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又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又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臧文仲妾織蒲。孔子譏其不仁。可見古人不但防工商之害農。更深防政力之剝奪。其所以防止智識階級之腴削勞動者。不但列之法律。且更列爲禮教。至於社會組織。立其本於夫婦。極其端於國家。男女相與之際。重之於父母。先之以媒妁。以分主內外。共立

家室爲要義脫離色相之結合。立意至爲純潔。家庭生活。女子除酒食是議而外。士之妻必衣其夫。雖后妃不廢蠶織。又申以和順慈孝愛敬之義。以固其本。立爲信義。明恕之道。以廣其規。使老有所安。少有所懷。鰥寡孤獨無不各得其所。社會組合。既法良而意美。又精細而詳明。故其時牽車服賈蠶織畜牧工商兩業。悉操之農人。田事之餘。無論男女。人有所職。國無游民。貧富階級。不至懸絕。雖經數十百次。家天下之政權革命。古法漸廢。良風漸弛。然官地營商。猶爲厲禁。有志之士。讀聖賢書。受其薰化。砥礪廉節。尙代有其人。狷介清流。炳于史冊。即不乏心懷貪賂之員。然除一二權奸外。餘亦復懾於清議。畏人多言。不敢明目張膽。肆其狼狽。營工商者。亦類各有田產。家不廢農。即有專恃官商爲世業。不稼不穡。徒事剝奪者。而比較上。寥若晨星。要不足爲根本之害。地主與佃戶。一方資本。一方勞力。凡所收入。兩得其均。每有地主數易。而佃人尙如故者。絕無大地主壓制之敝害。故中國雖道德退化。未能全盤改正。然數千年。歸然僅存之一二禮教。猶足以定風俗。正人心。爲社會之利賴。不期自海禁大開以後。物質文明。構成之道德與學說。隨歐風美雨。以俱來自。命有心者。

不知細心抉擇。取人之長。補我之短。揚我之善。正人之非。反推波助瀾。因物質之見。細併舉祖宗立國之精神。亦毀滅而不惜。遂使所謂國家主義。自由主義。平等主義。商戰主義。工業主義。機械主義。與新道德等等。紛然並進。致舊社會組織之綱紀。日趨於蕩然。果其能因師人之物質。而並取人之精神。雖不可以久持。然以愛國主義。併力赴時。並駕齊驅。尚不失爲東鄰之日本。乃舊道德已棄。新道德亦不能行。舊物質已摧。新物質亦不能振。而物質文明所含之拜金主義。乃獨深入人心。所有新空氣。新時勢。養成之俊傑。偉人。昔秦檜賈似道。嚴嵩魏忠賢。所不敢爲。而代亦不過一二人者。今者車載斗量。不可以指數。藉政權以剝奪。吞兵餉以自肥。甚至直情賣國。而無復顧忌矣。至於普通社會耳濡目染。勤樸之風。早已成。奢侈之俗。已成。需求衆而欲精。供給難而不及。失望之懷。日長。詐僞之事。叢起。加以兵匪遍地。民不聊生。權利之爭。日無止境。生機日蹙。生計無門。而所謂自命改造人物。不思反璞歸真。引社會於正軌。乃因共產潮流之激盪。反加之以推揚。竟有於衆人屬目之鄉。直言社會革命。將以俄人爲先導。並有負偉人學者之名。而利令智昏。受人金錢。而甘爲人走狗。

者殊不知俄人焦頭爛額之餘早捨棄其共產變本加厲益進少數人之資本主義而爲國家資本主義（現俄國之對外貿易均由國家經營）而對外猶侈言共產者不過爲其帝國主義之背影外交制勝之機械且其民風性習與夫遞演歷史所造成之社會又與我國迥殊而大創之後尙能保存其獨立者尙有其完善傳統（指俄國昔係完全主權國而言）與夫時勢幸運地理之不同以我資格尤而效之豈非所謂東施效顰益增其醜者耶即如我國之所謂資本家大地主較之歐美且無殊滄海之一粟遑能相提併論於俄國（俄之大地主其區域有等於我國一省者且對於佃戶操生殺權）區區組合一經摧敗官僚資本早已託庇外人獨受其禍者惟數十年來黯淡經營僅具雛形之一二公司企業一旦化爲烏有此後國人所需非盡向外求之不可人方將以國家資本主義吸我脂膏我似此豈非恐其吸之不速而更自絞收榨取以供人之饑吻乎我國教化本不尙資本主義而特重夫勞農今之有資本主義莫非醉心歐化而自標榜其爲改革者所倡導今資本結果尙復受制於列強乃自反其昔日主張又轉而醉心於專制殘酷剝喪個性之共

產舉昔日所艱難締造稍有可挽回漏卮之望者。復舉而棄之爲問。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是何居心。有何理解。且國事如人體。摧殘積弱之餘。以休養爲要。旨猛烈藥劑之攻伐。即可治病。而元氣根本已不能堪。自命有志之士。不揣國家固有真本。惟外人表面之物質。是趨含異族之餘唾。藉爲炫奇鬥巧。圖快一己權利之私。不惜戕賊祖宗。數千年來立國精髓。已得不償失。喪心病狂。今乃復自相矛盾。愈況而下舉他人試驗失敗。早已放棄之共產。復視爲瓊寶。撫心自問。將自居於何物。故吾謂我國改革家。若稍具天良。與其自問不能貫徹中外學理。與社會情狀。研究和平改造之方。必要模倣周章狼狽之蘇俄。實猶不如任守舊派。提倡規復不可磨滅之一二原有禮教之爲愈。蓋雖不能臻於強盛。猶無大害。且可抑制資本流毒。保存我固有之道德文明。吾不解我國改革家。何以不能闡揚國光。開發他人之黑暗。乃必趨於他人之黑暗。而自放棄其光明也。雖然。以今日道德凌夷之世。學說主義。殆已成普通門面利用之工具。觀其以共產嫡派。視爲奇貨可居。會心所在。較之所謂資本流毒。實尤過之。吾以歧誤責之。似猶是隔靴搔癢之論。所惜純潔而未有自主力之青年。

學子與夫蚩蚩勞働者乃如盲人瞎馬爲野心家利用而不自知其流風所被實不至爲洪水猛獸不止吾今敢忠告將來得閱吾記之青年學子須知俄國自有其所以爲俄國者非如中國之俄而中國亦自有其所以爲中國者非如俄之中國兩者根本大異趨性特殊社會狀況與遞演歷史尤不可同年而語現資本主義雖將達於物極必反時期然改革之道在中國另有真諦尙須爲精密之研究斷之能與俄國強同且以俄國實行共產往事論智識階級實與資本家同等看待青年學生早失爲俄國式共產黨之資格且能求學者十九爲中產階級尤爲俄國式共產黨所唾棄之份子以一時區區金錢爲人利用作傀儡其代價不止於賣國並舉現有家人父子之中產生活亦將犧牲爲交換品以此而談共產徒爲俄國式共產黨所竊笑智識爲幸福之本快心一時貽禍至遠不可不鑒也吾又敢忠告將來閱吾記者之勞働家工人若因受資本家之摧殘而起反動實正當自衛之方惟此時社會資本尙未構成勞資兩方尙有相依爲命之勢而未能須臾離故勞動者於必要生活之正當要求中倘然將來能完全脫離資本流毒要須迅速研究締造社會企業之

方切不能極端是務。至於兩敗俱傷。尤當自圖組合。直接動作。勿受外界之利用。若無自主智識。徒事盲從。他日釀成如俄國革命者。資本階級摧滅。而軍人與資本智識之聯合階級。替代而興。爾時枵腹亦須從公。偶語可以棄市。欲求如資本家時代之自由罷工。尙不可得也。

至專就改革社會經濟而言。以鄙見所及。竊以爲此時各國對於內。已漸趨於社會資本主義。對於外。已純趨於國家資本主義。我國向在各國權利糾紛之下。而地大物博。工業不振。實爲各國資本之尾閘。故經濟弊害。在於憑藉國力之外國資本家者爲重。而在於受外資壓迫之本國資本家者爲輕。改善之方。亦當以設法對付各國資本勢力爲先。而防制內國資本勢力爲後。倘人云亦云。共產共產。本國資本。必將從此裹足不前。而外國資本非我力所能與爲共產者。乃乘機而入。以強權爲後盾。樹其不可搖動之基。是此時共產云云。又何啻爲淵毆魚。開門揖盜。果爾則提倡共產。所以期脫離資本之毒者。將以愈造成資本之惡果。故吾謂我國之有心改造者。與其使國內勞動家與資本家。效俄國之爲仇視。毋甯使效英人之互爲提攜。果

能提攜則可以興國內資本而共利其利。並可以抵制各國資本之害。果以鄙言爲不謬則今日吾國勞資兩方。應如何合作。勞動生活。應如何改善。與夫應如何提倡國人完全以國產消費。以挽漏卮。而興實業。並組織全國對外貿易。統一機關。免受外資操縱等等。皆爲吾人今日應亟研究進行之問題。是所望於有心改造者起而圖之矣。



附由哈爾濱循松黑兩江俄屬阿穆爾至赤塔遊記

以下遊記係遊者在赤塔客中所筆錄當時在赤勾留幾近匝月。赴莫斯科事已與赤當局秘密交涉。赤政府雖聲稱業爲代辦。而數四催詢迄不得確實消息。以爲未必能果行。焦灼間正與尙君計議作罷。將取道滿洲里歸國。因原係僞託某行之調查經濟專員。故記中專注重經濟。絕未及於交涉赴俄事。蓋預防歸途中遇受檢。查不便略暴真相也。不意在此中間。遽得莫斯科允許入境之電。遂立攔筆。收拾行裝。將原稿交尙君帶回。付之友人。而余遂匆匆西發。嗣此稿經友人轉寄滬上。時事新報登出。他報亦有轉載者。想曾寓目者當必不少。茲因回想錄付刊。特仍檢齊附入。以成全豹。並於首尾將始末經過真相追錄一二。俾與前錄銜接。使閱者始終瞭然。至其餘悉仍其舊。不稍增削。以存其真。惟記中所錄均係民國十年秋冬時事。其時東海濱省尙在日人卵翼下之白黨盤據中。遠東共和政府亦成立未久。與此時現象迥不相同。惟昔所觀察與現境亦不無關係。自信有關於推測之處。尙

不至大有差謬。留心俄事者，作爲過去歷史觀與近狀爲互證，亦可以窺其前後變化之一般狀況。至於交涉赴俄詳情，在原錄業已補出，茲不重贅。

●●俄遊運動之盤根錯節（此段係新增）

初余之計劃俄遊也，本擬與海通君夫婦同行。惟余得海通君返俄之消息甚遲，在京相晤時，彼進行已有眉目，余不但遊俄諸手續未備，即資斧亦未知將何從出，及得友助余以資斧時，海通君夫婦出國應有之手續，已完全準備妥洽。余上書請照，獨不得徐世昌政府之許可。海通君夫婦不得已，遂先發。余意憤甚，計惟有再覓同志，別謀出國之道，期必達吾志。以是奔走各方，求所以如吾願者。而營營數月，迄無一綫光明。偶聞人言：黑河渡江，即是俄界商旅往來如織，絕不須所謂護照。而黑河在哈爾濱，又有江輪，可以直達。惟常有鬍匪截劫，較不易行。或常不通云云。余思哈黑既可通航，前方情形哈埠較爲詳晰。因決意先到哈埠，再作計較。適助余資斧之友，亦有至友白君，在哈埠某行充經理。在哈商界中頗有勢力。因具書爲余介紹。囑白君照料一切。余得此，遂急料理家事畢，於陰歷七月二十日，隻身北發，抵哈爾濱。

持書謁白君。白君見書情意懇渥。即寓余於行中。欸洽甚厚。並謂已意亦欲派人赴赤塔調查經濟情形。爲將來擴充營業張本。正有伴侶可以同行。且謂出國護照以行號保證。即在哈交涉署便可辦出。殊不費事。俟辦妥後。即可由中路東循滿洲里赴赤塔。不必遠繞黑河云云。余聞而大喜。以爲俗諺所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設預知此者。早已入俄。前此數月奔走。直是自尋煩惱。及夜將寢。忽一人推扇入視之。則爲久不通消息之故友尙君。握手歡叙。知渠亦在白君行中任事。尙君精通俄文。余喜又得一助。嗣白君來訪。訝余識尙。謂頃言欲派人赴赤塔調查經濟者。即意在尙君。惟意本未決。故向未與尙君提及。頃君來此意始定。不意兩君乃故雨可稱巧遇等語。余聞之。益詫爲奇緣。尙君亦甚喜。越日白君往與相厚者商。將計議在交涉署請照事。乃據知此中事實者所述。則請照雖易。而出國仍有種種爲難。殊不如白君所期之單簡。蓋當道爲防範過激事。新於滿洲里附近及交界處。設偵緝機關。對於往來者檢查甚嚴。出國之人。所攜交涉署護照。常不適用。間有攜照亦生出意外而被逮捕者。且在近有男女學生數人。欲赴俄留學。當時在哈交涉署

亦請有護照而渡滿洲里時。卒被盤詰扣留。指爲交通過激繫繫者。囚求援於北京學界。尙未了結。又沿途密謀如織。於口音容貌稍異者。輒備極注意。其數既衆。不能皆賢。不肖者希圖詐索。故意留難。皆意中事。以爲余純係南人體態。又不常在此路往來。且屬僞託。不能以真相示人。殊恐或生意外。援救且無從着手。頗主余不可冒險。作此行。白君得此情況。舉以告余。相籌竟乏良策。尙君主與駐哈俄代表秘密交涉。蓋尙君平日在哈頗聞赴俄人士。多有爲俄代表設法送出境外者。以爲若得俄代表同意。彼必有善法。且此行與俄代表接洽前途亦稍方便。余以爲然。越日尙君遂引余赴道裏俄代表署。請謁俄代表。具述來歷。秘密婉商之。俄代表慨然允爲介紹。並告以相助越境之法。余與尙君歸與白君核議。仍覺殊不安全。因討論繞黑河渡江。自阿穆爾前進辦法。再往商之。俄代表亦慨允之。惟謂聞阿穆爾至赤塔。車行甚緩。常至十餘日等語。歸寓熟商。覺黑河一途。僅沿途稍有鬍匪險阻。時日雖緩而比較稍爲安全。且白君有分行在黑河。可以照料。因決定出黑河一途。尙君亦慨允偕余同行。便中在赤塔考查經濟狀況。並視察社會改革情形。議既定。遂

與尙君籌備一切。白君又爲余招宴俄駐哈代表。並其重要人物。酬酢甚歡。洽俄代表。遂爲余二人備護照各一。特別介紹書各一。白君亦爲余作書。僞託行員之名。紹介於黑河支行部署完竣。遂與尙君一同首途。時涼風蕭瑟。已近中秋。羣雁南翔。吾與尙君乃正相攜出塞也。

●●由哈赴赤之行路難

余與尙君於陰歷八月十二日由哈爾濱乘戊通公司輪船上海號啓行。哈埠之達黑河。按通常航期由松花江順流駛至同江（即松花江與黑龍江交會處）至多不過三日。再由此轉入黑龍江溯流而上。前抵黑河。至多不過六日。不意此次因秋深時期。水量不足。沿途攔淺。管須等候換乘淺水小輪船。轉駁前進。處處攔前。後換船者凡四次之多。在三姓地方（前清滿洲發祥地）逗遛至四五日之久。因此遷延至陰歷九月初五始抵黑河。而途中所經。又多鬍匪充斥之處。是歲匪患較之往年。且特別猖獗。截劫江輪。已數見不鮮。往來旅客多被擄者。故出此途者。莫不惴惴然有戒心。每遇中途攔淺。或輪船須靠岸補充燃料時（松黑兩江輪船皆以

柴爲燃料）尤爲恐慌萬狀。蓋鬚匪嘗伏於此等處。出不意以截劫輪船也。行道之難。可謂達於極點。余在輪中二十餘日。日隨尙君習應用俄語。尙不至太過無聊。惟同行客多患目疾者。蓋煩悶恐慌與焦急之結果也。抵黑河後。尙君與余登岸。赴白君支行。即寓於行內。支行中人。以余等爲總行來人。有考查一切權。欸遇甚恭。報告營業概況。彼等固未審余之爲僞。幸有尙君在。余既在意掩余迹。亦惟有當仁不讓。儼然毅然。以總行使者自居。初本擬再乘江輪。前往漠河（平時計程約須五日）。再由漠河轉乘俄船。前往俄屬之士特拉金斯克鎮（亦須四五日）。由此換乘汽車。不過半日。便可直抵赤塔。不料已近冬寒。爲時太晚。江流已發現小冰塊。輪船恐中途遇水。已停止航行。察訪他途。惟江北俄屬之西比利亞之鐵道。尙可通行。但並無定時。若遇意外。耽擱實不能預定何時可達。且幾經戰亂之後。車輛缺乏。客車皆以貨車替代（聞所有客車均被日軍扣至海參崴）。不但無臥車。且座位亦不可得。此外尙有困難之點。蓋由阿穆爾爾省會（即在黑河對岸）支綫至交幹線處。尙須等候幹線通車（即由伯力直開赤塔之車）。凡二三日之久。方可轉附前進。

該處既無旅館又無人家天氣苦寒實不易支持往詢彼車站中人有何善法據謂最好能向當事者索專車一輛開至幹線處即寓車中以俟通車轉帶前進則種種困難均可解決云白君支行中人與彼省政府中人素有交往以爲可以交涉惟須先接洽簽妥護照余與尙君二人遂私自渡江至省政府請謁省長出哈埠俄代表介紹書申述來意省長閱書盤詰甚至以爲余既係有志共產不應由資本家展轉介引初不允簽字余據理駁復謂介引者雖資本家但余非資本家且介引者於資本界中不過係僱工者非資本主人况共產主義亦決無可以拒絕資本家信仰之理由於是省長乃許可署名詢乘車則囑與當事人接洽越日復與尙君同赴路局交涉則車行祇每星期六有一次專車價頗昂且不能預定是否有車余與尙君議資斧有限祇能以普通乘客附行惟須在交幹路處候車意尙躊躇幸未幾忽得消息彼中有赤塔政府之內務次長某東來考察不日公畢將附兵車一列回赤此車係直達赤塔無須中途換車尙君與余復往商求附載竟得允諾余與尙君於是復得由黑河西進計在黑河前後耽擱凡十有六日時天氣之寒已在寒暑表十度左

右矣。

●●阿穆爾與赤塔途中

余與尙君由阿穆爾西發係在陰歷九月二十二日。先是登車時。係在一二等房中。已有客先在僅餘床位一鋪。行李甚夥。備極逼窄。後車行出一站。車守乃將余等移。至前方之鐵道巡警局長專車內。自出前廳之床位兩鋪。以安置余與尙君。以是余與尙君乃得安臥之所。誠始料所不及矣。

由阿穆爾抵赤塔當全盛時代爲時不過二日半。惟自經革命後。戰亂甫定。種種缺乏。尙在整理中。加以饑饉之餘。糧食大缺。鐵道工人。每不得一餉。每抵一大站。等候工人換班。行車動輒耽擱四五小時。或七八小時不等。遇有意外。甚或竟日停駛。余等開車之第二夜抵某大站。忽得消息。前站之鐵路工廠三百餘人同盟罷工。聲言將扣留來往客車。繼而電報亦被隔斷。同行之內務次長。疑其含有政治臭味。中途調兵登車。實彈警備以進。余等所乘車之兩旁。亦鵲立武裝軍士七八人。持槍外向。如臨大敵。及抵站時。始訪知全係爲糧食問題。衆始帖然安枕。但事未解決。無行車



之工人換班待至次早九時全體工人召集會議。擾攘至下午三時經次長派代表再三開導。始暫行解決換班開車。至第五日前抵某站。該處工人七人亦以絕糧事開勞工會議。由早九時聚議至晚八時。尙未能解決。內務次長大爲震怒。責當地市長。不能先事綢繆。欲加以逮捕。於是諸工人始解散。而換班行車因此種種。遂遷延至陰歷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始抵赤塔。官車兵車尙如此。則客車之延緩可想而知。聞彼中人言。此道偶或有反對黨襲擊行車情事。由此言之。則此道尙不能謂全無險阻。余等幸附次長驥尾。安全抵赤。然中途亦頗受虛驚矣。沿途經過各站。有食物可購買者。十不過三四。幸余等攜帶糧食頗爲豐富。尙不致有缺乏之虞。且與警長同車。茶水亦有人照料。惟藉軍務時期。車價較平時三倍。收取此等辦法。實聞所未聞。幸均按二等票價核計（計每人票價須四十四元）尙不覺其過苛耳。抵赤以後車站內外。並無招接來客之旅館。中人余等以一人出站探訪。凡得旅館三四家（內有一家名公祥旅館。係中國人所開設）皆無空暇房間。最後至一俄人旅館。名倭爾加。尙有餘房。因去喚大車至站。將行李運出。暫寓此間館中。尙無電燈。且地

極偏僻。街外又無路燈。地面頗有宵小出入。輒有戒心。次日閱俄報。見有爾密打十旅館告白。按址相宅。尚有空房一間。當通衢中心。設備亦較爲完整。價雖稍昂。但爲安全計。遂決定移寓於此。倭爾加旅館大房間。每房日租俄銀幣七元五角。小房間六元。爾密打十旅館房間大小一律。每間每日租金十二元。中國公祥旅館分三四等。最高房價有每日每人至二十元者。但均以俄銀幣計。每三元折合中幣一元。華人名之爲小銀。但餐價太高。余等爲節省計。一日三餐皆就食於附近華人所設之西式小館。然每日一人仍須中幣三元以外。余等此行本注意於經濟問題。更及於政治問題。安排已定。逐日實行。余等任務。雖人地兩疎。幸華人衆多。且余等中有精通俄語者。逐漸進取。當不致終於隔膜。沿途所見所聞。拉雜附書於後。

●●中國入俄途徑與護照

中國入俄之道有三。最直捷者在哈爾濱乘中東路車抵滿洲里。由滿洲里換乘俄車。即可直抵赤塔。此路行程。若滿洲里無耽擱。則前後三日。便可達到。轉折既少。客車之設備亦較爲完整。惟須備有護照。至滿洲里外之十八里站。經中國軍隊檢驗。

明白方能放行護照。可在北京外交部請領。或在哈爾濱交涉署亦可請照之法。在京須有同鄉薦任官擔保。在哈須有鋪保。惟護照亦有時不適用於。蓋滿站檢查之軍隊防範交通過激派不免有越軌行動。視護照如廢紙也。

其次經海參崴乘俄東海濱省鐵道火車。至伯力由伯力再轉乘阿穆爾鐵道火車亦可直通赤塔。此路在俄未政變以前行程不過五日半。自變亂以後日人藉口防範過激主義駐兵東海濱省之南部。卵翼白黨。以爲漁利之計。遠東共和國勢力尙不能及伯力以南。兩方相持。故此道早已梗塞。

其三則由松黑航道入我江省屬之黑河。此處陸有鐵道。水有航輪。亦可達至赤塔。並可免却請照驗照手續。惟轉折太多。三道之中。以此道最爲延緩。蓋松黑兩江通航時間僅有七個月。由清明後至霜降前。餘皆在冰凍中。而此七閱月中。又祇得兩個月之利達。由五月半至七月半。江水盛漲。十日可達。餘時江水均小。航程僅二千餘里。而航期間有至一月以外者。余等此次已在哈埠請得護照。但以任務及爲多遊地方起見。遂改出此途。時方陰歷八月中旬。而航行竟至二十四日之

久其阻滯可以想見。故出此途者當及時爲相宜。若非其時則在哈埠未啓行之先須探聽各輪船公司（最大者爲戊通公司阿穆爾公司東亞公司其餘小公司甚多不能悉錄）中吃水極淺之船（以吃水二尺五寸以內者爲宜）方可搭附。蓋淺船可免攔淺不致過於阻滯也。至於船艙分二三兩等（航行黑龍江之大船始有頭等）二等票價約二十元。三等價約十元左右。二等爲房艙三等則係統艙食物歸自備。亦可就沿途市鎮購辦。若取其方便。在船中包飯亦可。惟登輪時須向廚房聲明。但價目極昂。一日三餐每人須中幣二元。若船阻滯。包飯之費每數倍於票價。是皆不可不知。抵黑河後。供運輸者有人力車馬車供住宿者有旅館。即禦寒之物亦可在。此購備。黑河對岸即俄屬阿穆爾省會所在地。兩岸往來有輪船一艘。係中俄合辦。由晨至夜。每小時往來一次。渡資因時變更。當江水盛漲時。每客渡資約收中幣一角。若在封江期近間。亦增至五角以外。華人除檢行李外。不須護照。可以自由來往。若係俄人。則防察綦嚴。居南岸者欲往江北。必須有中國護照。居北岸者欲往江南。必須有俄人護照。蓋俄人則防白黨混入。而中國亦防俄黨滋擾也。由

此前往赤塔。分水陸兩道。若在通航時期。可乘俄國戊通公司輪船往漠河。由此轉乘俄船赴俄屬之土特拉鎮斯克。換乘火車。一日便可抵赤。惟此道係探訪得之。途中詳細情形不能具述。若由陸道。則可直往江北附火車前往。現時行車每禮拜六早一次。將來能否加增。尙不可知。但此車亦僅開至交幹線處。仍須在該處候幹線通車經過時。始附以進火車。券即在阿穆爾車站購取。若開車時間太早。尙須隔晚先行渡江。擇寓俄旅館。方能趕及現時客車。祇有三等。仍係以貨車替代。席地以臥。人極擁擠。且無廁所。可以遺洩。乘客大小兩便。均於停車時。下車擇地爲之。隨帶食物。須準備充足。蓋沿途可以購取食物之地甚少。若無預備。即有枵腹之虞。此外緊要物件。尙須隨帶水壺一具。蓋車上並無餐車。惟每大站均有開水房。抵站時。必已有水壺。乃能取水解渴也。此外困難之點。則抵赤塔以後。並無旅館接客之人。且無搬運脚夫。須僱定俄人所御之大車運載行李。自行覓取寓所。故單獨旅行。殊不方便。必須有同道者。守望相助。且須有能通俄語者爲合宜。此旅行之大畧情形也。

● 濱黑間興安嶺陸道之匪患

由哈爾濱至黑河。除松黑兩航。道外別無鐵道。可通故封江以後。旅行者即須改行陸道。其路線係由黑河經瑗瑋達齊齊哈爾（即黑省會）再轉乘中東路車。南行黑齊一段。坐郵站車（即馬車中可睡眠）急行五日可達。（日夜進行）緩行（日行而夜不行）十日可達。若乘汽車（黑河有汽車公司。每人票價五十元。齊齊哈爾有該公司代理處。惟車輛極少。並非日日行駛）則兩日可達。汽車急行一日可達。早六時至晚十時。私人車輛方有此急行者。此途中有一段經興安嶺。道路頗有險阻。且近年鬍匪充斥。常有截劫情事。必須少帶行李。乃可冒險前進。蜀道難殆不是過也。

●●俄國違背黑龍江航權條約情形

近松花江入黑龍江處。今爲同江縣轄境。縣治在江岸處。地名舊稱拉哈蘇蘇（滿洲語）由此出約十五華里。即入黑龍江交會處。南岸水黃。北岸水黑。頗爲異觀。由此東北可至伯力。出尼港（黑龍江入海處）西即通瑗瑋黑河。以上俄艦二艘。駐此。以檢驗來往之俄人。故輪船經此。必暫停輪。以待黑龍江航權。按照中俄條約兩

國均可通行俄艦無能檢驗我國商輪之道。惟去年我國戊通公司輪船杭州號行經此間不服俄艦檢驗。竟受砲擊海軍部江艦之駐同江者二艦。熟視若無睹。外部幾經交涉至今尚未解決俄之檢驗如故我商輪俯首聽命卒亦無可如何。

●●哈埠及伯力黑河間之航路

凡專航黑水上下游之船較之航松黑直達者吃水較深（約五尺）而船身亦較大（等於長江輪船）搭客往來於哈埠及伯力黑河之間者除乘坐松黑直航之輪船外間或分二截由同江縣轉換輪船。故松黑兩江來往船舶均以同江爲交會點經過時必停泊於此。以待乘客之倒載故旅行家由哈出發或赴伯力（哈埠無直通伯力之船）或赴黑河均可購票至同江。再由同江購票轉附大船以進由同江順流至伯力。不過一晝夜有奇該處南下即烏蘇里江以東之俄海濱省地方爲水陸交通之巨埠。余等初亦擬由同江轉赴伯力一游。再由伯力乘專航黑水輪往黑河埠。但以時期太晚恐受封江梗阻卒未能成行。故江水下游何似今不能道其詳矣。

●●中俄天然境界與文野外觀

中俄東北以黑水爲大界。江南屬中。江北屬俄。故船行於黑龍江者。中俄兩國景象。在船均可望見。余等航行此間前後凡六日。先兩日所經者兩方皆平原。中三日所經者兩岸皆山。以後所經又皆平原之地。俄地每百餘里必有一大村落。民房十九皆以木材爲之。然皆歐西式樣。布置極爲整齊。間或見成羣牛馬。飲於江濱。足見其注重牧畜。反觀江南我國地界之村落。則大抵茅茨土階。零落而無次序。似奄奄無生氣者。一水之隔。而文野判然。相形見絀。外人之所以輕我者。非無故矣。

●●黑河之金鑛與毛革

黑水南北兩岸富於森木。鑛產鑛以黃金爲大宗。北岸俄屬尤爲豐富。南岸地方我國已開採者。寶興山附近一處。漠河一處。聞近年因開採已久。產額已大不如前。且昔多商辦。與工人共其利。今則收歸官有。均爲監探者入。已囊於公。於民兩無所益。且設局派差名目繁多。所入之利尙不足敷支出。俄地金鑛自革命以來。已收歸公有。聞亦在停頓之中。不能實行興辦。此外產物尙有皮張。自黑河以西。多水獺及狐。



自黑河以北多灰鼠。在本地通行者尙有一種獐皮。毛粗而硬。極易斷。極易脫落。惟其能耐寒。居此之士客人等多用以爲皮襪。或製爲襦袴。下流社會則用以爲外套。聞此地人言在苦寒中若值野宿有此爲襦袴。則溫暖異常云。且此物在當地出產甚富。價值不昂（外套件約二十餘圓）稍能自治者均可購置。

●●黑龍江地質農業與墾植情形

黑龍江前後之地質。江北不如江南。蓋江南皆可耕之地。江北則除昔日奪於我國之六十四屯外。其餘地質雖樹藝亦不甚能豐收矣。南岸土人爲韃子依山而居。專以游獵爲生。仍其數百年前之故習。其務農者多內地遷來。十九皆魯人。自開放墾植以來。內地人多有合資領地。以圖發展者。惟以鬻匪遍地。務農者均不聊生。故墾植事務亦未能發達。且務農者並非盡樹藝五穀。仍附帶藝鴉片烟。俄籍高麗人在江北者亦皆業此。悉輸入我國內地。且其中亦有中國人。故在黑水南北。每逢農戶詢以鴉片。殆無不備具者。在黑河埠鴉片之賤。殆甲於全國。其豐富可以想見。猶憶余初抵哈埠時。某友詢余此次初出關外。沿途耳目所及。心理上有何感想。余謂自

山海關至此。但見山明水秀。土地膏腴。目力所及。人烟少而五穀茂。誠世界洞天福地。始知遼金清之所以能強盛者。皆此之由。友謂今年收穫。尚係極不佳者。若遇豐年。則君之視此。不知將更作何感想。云。友在黑省有墾植公司。詢其現況。據謂受鬻匪之擾。間或兵過。亦每勒索供給。以此進行極難。云。後余親經松黑各地。耳目所及。確不免有此等現象。東三省爲我國農產最豐富之地。中日俄三國皆受其供給。哈長奉黑之商業。且恃此爲中堅。倘能注意治安。俾人民得盡量發展。全國民食可不必仰給於外人。不知當事者能早注意及此否也。

●●黑河商業驟盛之原因

黑河埠爲我國北部商埠之一。居黑水上游南岸。與北岸之阿穆爾省會遙遙相對。當俄人全盛時代。松黑航權爲俄人獨霸。我國無從得分一杯羹。所有商業俱萃於江北。黑河幾無商業之可言。自俄人政變以來。彼阿穆爾航業公司輪船。半售於我國。戊道航業公司成立。輪舶往來俱泊於南岸。交通之權在握。商業之關係亦相隨而發生。其次俄商以共產主義影響。除挾所有避至哈埠。而外。餘多移寓於南岸。且

俄地變亂之後。加以饑饉物產糧食。俱求供於我國。以此種關係故。黑河商業。遂有一日千里之概。所可惜者。濱黑鐵路徒託空言。來往交通。僅恃一松黑航行七閱月之險阻水道。否則即此數年間。早當與哈埠媲美矣。黑河既得此三項機會。加以交通不便。又有此五閱月之封江時期。商人於此。遂有無限投機事業。獲利之厚。殆爲內地所絕無。且所謂投機亦極穩妥。並非津滬各埠間之買空賣空者。所可同年而語。譬如糧食一項。收成之候。適近封江時期。輪船阻滯。已不能大宗運哈。糧價當然低落。有資本者。乘機屯積。一到次歲開江時。哈埠糧食市面。全恃黑河爲之補充。價目當然高漲。數月之間。實利最少。數亦當在五六分以上。又如木柴一物。夏時採辦較易。來源亦多。而禦寒時期。銷路亦大。（黑龍江無煤礦）乘此屯積。一及封江以後。不能採取。來源已絕。酷寒之季。需求倍增。不過半年。利市加倍。此外如雜貨各項。以交通不便。每有缺乏時期。存貨物價。因罕市而驟增至二三倍者。無時無之。以此之故。放款利率之厚。殆爲各地所無。極穩妥者。利息亦四分以上。尚須有殷實商號。二三家爲之保證。全市當商。止有一家。八個月滿期。利率六分。印子錢至八分以上。

亦可謂駭人聽聞矣。

●●黑河之金砂業與銀行業

此外普通商業。金砂亦爲大宗銀行業務。以此爲生涯。街市商肆。殆無一不掛收買金砂告白者。黑河之有銀行。係在六七年前。最初開設者爲中國支行。東三省支行。係今年五月。殆分設於此。放款利率。以銀行爲最低。月不過一分二厘。蓋此間銀行與哈埠本行。均息息相關。期能便利兩方之來往商人。爲發展紙幣信用計。利率不便過昂。且滙款常不取滙費。況此間銀行業注重者。在於金砂。放款甚少。故亦無須乎利率過高。因此故。亦有運動情面。由銀行借款。放利從中。乞餘者。亦有備少數資本。而分向各行息借。等於其原本之款。以營商業者。此等現狀。皆爲他埠所罕見。至於銀行之營金業。多半係轉輸赴滬。週轉生銀。各大商號。雖亦營金砂。然商本週轉貴速。而全價之漲落無常。銀行恃紙幣信用。隨時屯積。可以待價而沽。不似商號之必急於出脫。故商號營金。終亦不能奪銀行之利。在此三家之中。中國行以國家行名義開設最早。對外之信用亦孚。去歲適俄人新舊兩黨之爭。海參崴交通斷絕。新

黨政府初立。需款甚急。所有存金。悉就近售於黑河中國支行。時值歐戰初平。滬上金價暴漲。一年之間。黑河行獲利至二百餘萬之多。估中國銀行全國各分支行贏利總額之半。亦可謂鉅矣。但此不過係一時幸運。決不能視爲故常。近阿穆爾省政府存金已將次售罄。而金礦之採取。奄奄無生氣。產額亦大不如前。將來太平洋會議完畢後。美俄條約日俄商約次第告成。林礦之權。必分入於兩國之手。黑河交通不便。遠東商業。將復萃於海參崴。銀行業若不早以鉅大眼光。先自綢繆。恐將來營業終不能免有一落千丈之日耳。此外尙有要點。爲銀行所不可不注意者。蓋黑河各行全係發行紙幣。爲信用計。賴商貨之交換。恃哈行爲轉移中心。目今黑河各行。祇中行一家。已發出紙幣二百餘萬。俄境之所以信用者。以物產缺乏。全恃中國爲來源。藉此爲交換之利。便足見紙幣之信用。固以準備金爲權衡。然其能發展與否。仍依本國商品爲進退。濱黑鐵路。既未有眉目。交通不便。黑河終不能爲商業中心。其所以偶然興盛者。不過因時事之推移。故我能獨佔其利。將來平和恢復。日美商品。隨彼國紙幣倒海自威埠而來。俄人昔之需求於我者。轉而需求於美。日黑河商

業必轉移於伯力我國紙幣亦必有大爲縮減之時萬一準備不充恐將來信用亦必大受影響我國商人在威埠及伯力者不少爲銀行計若能早於該二處先事綢繆不但可以推廣行務且可維持將來紙幣之反響管見如此是否有當竊願以質之銀行家也。

●●俄屬阿穆爾省會之形勢

正當黑河北岸即遠東共和國之阿穆爾省會形勢東襟黃河南帶黑水北枕車站西傍興安鐵路環其左兵營列其右全市面積約平方百里東西南北通衢縱橫各十餘道建築物除衙署寺院兵房及二三大商肆外餘大抵均以木材然皆西式結構氣象宏敞而寺院尖塔尤爲高峻莊嚴位置居黑水中部航道在前鐵道在後（西北利幹線距此僅二百餘華里有支線可通）水陸兩途東可通伯力尼港南可達海參崴西可達赤塔帝制時代阿穆爾總督駐此今則有省政府赤塔之共和中央政府派有軍隊駐紮此間其監督行政之代表亦在焉。

●●政變後之阿穆爾省狀況

全省出產。黑河以東。（即奪於我國之六十四屯）農業頗富。其餘金礦皮張亦爲大宗。當全盛時期。實業有阿穆爾航業公司。江輪大小百餘艘。獨握松黑兩江霸權。起布林鐵工廠。平時工作者六七百人。居民十餘萬。商肆大小千餘家。屹然爲東俄樞紐。自政變以後。經日俄之爭。新舊黨之爭。兵燹之餘。再加以共產主義影響。富商大賈捷足者早席。其所有逃赴濱江。後者亦悉索敝賦。避居於我黑河地方。航業公司之輪船已半售於我國之戊通公司。起布林工廠收爲公有。工人不及二百。工資無着。已奄奄如縷絲。現方改造農器。尙不知能支持至於何時。現全市舉目一望。零落蕭條。馬路不修。公園荒蕪。商業除華入外。餘皆非俄籍。且均係小本經營。華商昔有五百餘家。（皆山東山西人）近年以俄紙幣之損失。省政府又假禁止黃金出口之名。屢派警搜查華人商店。沒收金砂。以此種種損失及騷擾。遂多歇業而去。現存者僅二百家。亦毫無生氣。大有朝不保夕之概。至於俄人。其上焉者。舊有私蓄。尙可苟延殘喘。但對外表面。仍竭力故作貧窶。不敢以真相示人。其次者。家有車馬。尙可守候江干。以御者自活。其下者。典鬻故物。或尙不足以果腹。有房產者。多被政府

佔用否亦他人入室。其最有幸運者。乃舊得華商僦居之屋。尙可藉租金以自存。然似此者。百不獲一。役於政府之官兵工警。白麵分來。僅堪半飽。薪工雖定。徒託空言。綜其大要言之。政變以後。緣兵燹主義兩大原因。至於百事俱廢。稅收復無所出。政費遂絕來源。以故城市之間。游民滿目。莫非面有菜色之人。不必好閒。而身無所用。其力並非無藝。而實無可作之工。彼革命人物。因厭惡資本主義。乃並遷怒於資本造成之事業。舉所有已成實業。竟一掃而空之。遂使以工自食者。今悉嗷嗷待哺。可謂盡九州之鐵。不能鑄此大錯。此後如欲重復整頓。必待外資之投入。而封鎖開放。又息息與主義相衝突。共產家其將萬衆一心。寧餓死以終護其主義。歟。抑將放棄主義。以圖苟全歟。其或別有妙策。足以並行而不悖歟。言念及此。吾不禁爲共產家不寒而慄。以此足見天下事本無絕對之是非。當其衝者。總在平心準衡。不可因病疇而廢食。若逞一時意氣。矯枉過正。不惜趨於極端。平均已失。其害亦有不可勝言者。

●●阿穆爾省華工之癡悍



華僑之旅居於阿穆爾省會者數約萬餘人。所有機關除政府派駐之領事外。尚有商會。工有工會。商人多雜居於市內。工則大部分居於省會西北角之小北屯。（係昔時俄人所劃。專爲華人居留者。）工會之設立。係革命後俄新政府所特許。蓋俄共產革命以工爲本位。華工爲無產階級。與共產性質接近。故俄政府亦親華工。而仇視華商。對於華商每有利用工人之處。而華工亦輒假共產名義。與俄政府接近。藉以漁肉商人。其實華工何嘗有共產智識。且其中大部皆屬馬賊原質。並非真正工人。以故小北屯亦幾可稱爲吾國莠民之逋逃藪。堂堂省會。華商方面。屢發擄人勒贖案件。皆與小北屯有關。迄今入夜以後。華商輒相戒不敢出門。亦可謂滿地荆棘矣。據人言。本年前有華商被擄勒贖萬餘金。後該號以三千金賄通俄警。起獲。上半年工會內發生內訌。竟至擊斃會長。（又有謂係中國官廳購兇手擊斃者。）最近俄政府以賑災事演戲。交由工會送戲券於華商。收入之欸。大半爲工會中飽。省政府偵悉。捕當事者數人下之獄。而工會之信用乃漸衰。余等初抵此。頗欲設法與彼中人接近。一覘其內容。而論者謂彼中性質。素持秘密主義。內容真相。不能一索。

而得。且如入虎穴。事太危險云。嗣於某日乘汽車週遊全市。隨帶護兵二人。實彈以進。將及小北屯。同行猶命司機人疾馳而過。亦可見此間華商對於工會中人之戒慎恐懼矣。方汽車趨過時。余注意觀察其中街巷狹穢。房舍卑汚。小本經營者。列肆兩旁。坐立之游民。星羅其間。獷悍暴戾之氣。確乎睥然現於面。盜於背。固無怪乎人之談虎變色也。

●黑省鬍匪之橫行與其形勢之可危

據此間人言。黑省鬍匪之勢。今年較往歲爲特盛。某君昔本爲剿鬍匪之健將。今命令早不能行於師旅。有時近在一方。而對於鬍匪。但求彼不我犯。決不復有心於掃穴擒渠。若受有長官嚴令。必不得已而與鬍匪相接者。則沿途鼓號喧天。若警告鬍匪。使速退避者。有時匪勢較大。故作不聞。則或遣人示意。求鬍匪之開面（猶言給體面也）。至於鄉民之預報匪警者。輒斥爲多事。謂彼尙未擊我。我何必擊人云云。故黑省鄉市莫不倡設保衛團。以自衛。保衛團皆精於射擊之獵戶。與鬍匪敵。閑暇整定。不中不發。故鬍匪不畏兵警。而獨畏保衛團。黑省之能一息尙存。皆賴有此等

團體而已。但此亦祇巨鄉大市爲然。若孤村另戶。則惟有任天安命而聽匪人之漁肉。黑省之軍事如此。而黑河埠孤懸北鄙。後方距省會千有餘里。在鬪匪隔斷之中。前方與阿穆爾省會隔水而居。逼近於萬數無業華工之下。封江以後。處處可以涉足而渡。黑河之富。又素爲馬賊所垂涎。萬一與江此莠民互相交結。合力以圖劫此一隅之地。形勢之險惡。不問可知。雖有鎮守使及一旅長駐紮此間。然僅數千不足恃之兵。又分布於上下游二千里之防地。在黑河北者不及千人。其何能恃以自固。近商民爲自衛計。組織商團六百人。各大商號並於舖之四週。高築碉堡以爲防禦之計。但官商並不聯絡。形勢等於散沙。不守於四境。而守於戶庭。一旦有事。又豈能協同動作。故寓黑河者對於封江後咸抱隱憂云云。嗟呼黑河埠其能終免不爲庫倫之第二乎。

●●阿穆爾省華人之慘史

在阿穆爾省會中。尙有華人慘史一段。距今足二十年。蓋即庚子之變。俄人方攻瑗瑯。據黑河復下令。凡居留省會之華僑。均限二十四小時出境。華人措手不及。已無

航筏無從飛渡。江南次日即被俄兵盡驅於市右之山間。歷令出境。稍猶豫者即被槍擊。華人不得已盡躍入江。頃刻之間。萬餘人悉逐波臣以去。浮屍幾於蔽江。及和議成。俄人乃復劃小北屯許華人復業焉。

●阿穆爾省革命後之政局現況

阿穆省政府官吏余得白君。支行人員之介紹。曾相歎治者甚衆。其中類皆革命巨子。而懷抱新主義者。智識階級頗多。但以缺乏政治經驗。不能有條不紊。措施裕如。勞動階級躍登政地者。亦不乏人。然以視之吾國革命後。輿台走卒。悉躋大位者。是固不足爲俄人詬病矣。省政府在舊時國家本有協濟。革命後協濟斷絕。而稅收有限。故政費軍費毫無着落。除竭力搜括舊資本家而外。餘則征發於鄉農。然以有限之地產。豈能供無厭之需求。故鄉農已力竭聲嘶。而政府之拮据。猶復不可以言喻。公家如此。其受役於公家者。私人經濟之困難。不問可知。堂堂高級官吏。款客不能備茶烟衣履。雖不至原憲之捉襟見肘。亦幾等仲由之衣敝蘊袍。下乎此者。更不足具論矣。有此間友人某。謂聞俄新官。實不窮蹙。至此不過以滿目瘡痍。不能獨自華

美。以此特飾爲窮狀。以免庶民之疵謫。實則其家中享用仍備極豐腴。云。余以爲此等不能謂其必無。但凋敝至此亦未必人人能復爾爾。即令有之亦足見俄新人物廉恥猶在。知畏人言。以視吾國之藉官斂財。不恤輿論。一朝得志。遂忘却本來面目者。固自有天淵之別矣。俄地現時最感缺乏者。爲糧食。布匹。布匹非俄地所產。在封鎖中感受困苦。自事勢之必然。至於糧食。遠東俄地去歲收成。雖不極佳。要亦足有中稔。所謂饑荒。決不至如西俄之甚。顧耕種畝數則較往年爲大減。所以然者。蓋農人惡政府之頻頻徵發。輒減少耕穫之地。期於自給爲止。不願爲國家犧牲其餘力。人心如此。共產云乎哉。恐此問題終當從道德上解決。要非單純政治之力所能達到者。

●俄國之良母與其兵民之堅忍

余於種種未能滿意之中。覺俄人現雖民不聊生。然有兩項佳况。前途尙大有希望。蓋地方雖凋敝至此。而教育之進行不因而停頓。各級學堂依然舉辦。莘莘學子。大不乏人。其次者孩提之撫育。頗爲得法。余每與友人馳車於其間。輒見男女學生。手

挾書包。踴躍赴校者。絡繹於道。而嬰兒之相。追逐於通衢兩旁者。莫不神采奕奕。肥碩如匏。有此國民。何憂不復振興。良教授與賢母。有關係於國家之命運。亦大矣哉。俄人性質直而富於忍耐。無論何黨何界人物。苟有所詢。無不應有儘有。具道所以。當此衣食不給。饑寒交迫中。舉動亦復如常。不見其爲愁慘氣象。余此次隨兵車赴赤。每於停頓車站時。輒見軍士二人奏樂。餘皆應節而舞。怡怡笑樂。若不知枵腹從軍之苦者。現時政治雖多不以爲然。然皆安於忍受。無憤怨之言。色戰爭甫定。秩序遂復。非有此良善國民。曷克臻此。回念我國共和成立。今已十年。而社會凌亂。有增無已。不禁感慨係之矣。

●起布林工廠之工作

起布林工廠自沒收後。受任董督其事者。現爲會計一人。工長一人。余等連袂偕遊。其間二人出而招待。導往各處觀察。詳爲指示。誠藹可親。詢其來歷。皆昔日廠主任之人。言次猶殷殷有故主之感。詢以今昔工作能力之比較。據謂現時工人僅有二百。得昔時三之一。工作能力以工資無着。當然不能及昔日。三個月以前發工資

一次工人之工作能力亦頗佳。其後以工資無着。食糧亦不足。工作遂大減色。近日又得發到麵八十袋。工作又復稍有生氣。不然者幾復無可以示來客云。詢以現造者注重何物。據謂方趕造打麥機器二百架。乃他省所定造者。以此可見俄人現時之注意農業矣。

●●在車與俄人之談話

余等動身赴赤在霜降前二日。渡江以後。先移行李寄頓。內務次長車中時方奇寒。而車守猶祇棉衣夾襖。詢以現狀亦滿意否。答謂窮蹙至此。復何滿意之可言。詢以工資若干。答謂雖定有工資。但已二年未發。雖時有白麵分給。然亦不足充饑。家中人生活除爲人作零星工作外。輒典鬻用物以補不足。云詢以現狀既如此。何爲安此不去。答爲是亦有不得已之苦衷。蓋現方值徵兵時期而已之年歲。又當兵役年限。若不任此役。即須入伍。現人民無願入伍者。即如此次所徵兵。逃者幾四分之一。故余與其入伍。尚不如忍耐守此。云次日余等抵某站。遇換班之路警。詢以生活狀況。答謂工資無着。所得於職務者。殊不足以自存。即如此次受命當班。號令臨門急

於星火匆匆而來。不及預備糧食。所帶麵包均係假之鄰人。詢其未革命前職務。答謂昔係小工。每日可得工資二元。衣食頗有餘饒。今則遠不逮矣。詢以既如是。何必革命。答昔每被警兵凌毆。畏而惡之。故顛推翻皇室。以去此惡魔。余等詰曰。想係爾醉酒滋事。致觸警兵之怒耳。該路警無以答。惟俯首笑若默認其誠然者。余等又詢以現狀若此。何不另謀生活。答謂奉命任此。不能自由。若未聽命。即須下獄耳。又某日抵某大站。下車購取食物者甚夥。余等亦雜廁其中。有護送內務次長之軍官某。詢一售物之老婦曰。汝等對於現狀之希望。亦漸佳否。老婦曰。無衣無食。有何希望。當事者亦曾允許吾民以好希望。但可惜愈希望。輒愈見江河之日下耳。軍官笑而去。而老婦猶若嗷嗷不休者。

●朝鮮要人感慨之言

中途又有朝鮮籍者二人。自他車遷來。與余等同車。其年長者能操華語。余與欵洽。知爲韓國在滬之臨時政府中要人。同行之少年。乃其秘書。蓋亦前往赤塔者。余詢以此次赴赤爲公乎。爲私乎。答言爲公。余詢以將有所求援於遠東政府乎。答曰否。



不過一訪彼中當道耳。余疑其有所隱秘。默不復問。彼復笑謂余曰。君有所疑於吾言乎。此皆在君觀察中。殊不難明白。遠東政府。方在受日人制限之中。以不得援助朝鮮獨立。爲日俄交涉之重要條件。試思此時遠東國能開罪於日政府乎。且所謂求助。不過餉與械。遠東政府此時官吏薪工。且無所出。兵復不得一飽。所用之械。又皆舊式。且皆窳敗。不一律者。此皆君沿途中所親見。彼方不暇自顧。而謂能有所助於我乎。又余等抵某站。內務次長遣人來告。謂距此不遠。即有國家所設稽查登車檢驗客。如未購乘車券者。在此須即預備云。余等當按所應付出之數。共付給五十餘元。有俄海軍下十卒在旁見而笑曰。自有遠東共和國鐵路收入之鉅。當以此爲第一次聞者爲之闕然。由此種談話觀之。則遠東俄人之困苦。思治與其經濟之不振。亦可見一般矣。

●●阿穆爾與後貝加爾省之於我國紙幣

阿穆爾省最通行哈埠中國分行之紙幣。貿易出入。均以大洋爲本位。甚至以大洋呼中國人。省政府頗嫉之。近下令凡省中稅收均須以金盧布交納。不復收中國紙

幣。其報界亦曰以抵制大洋票鼓吹其人民。但鼓吹者自鼓吹。禁者自禁。而信任者仍自信任。蓋俄人自受列國封鎖之後。日需物產。均賴我國黑龍江上下游之私人交易爲之供給。已需我國之商品。則交易自以中國內地通行之大洋票爲便。卽如日本朝鮮銀行之金票。絕不兌現。而所能維持其信用者。亦全賴彼之出口貨多。俄出口貨既少。而新政府幣制。又未整頓。徒號於衆曰抵制抵制。吾知其必無濟於事也。但阿穆爾省雖如此。然一入後貝加爾省界。輒又不然。後貝加爾省所通行者爲俄國銀幣及金盧布。至於大洋票。惟中國商人尙用之。俄民則不信任也。余等抵赤後。考其原因。據人言。緣昔有俄商收得僞大洋票十餘元。一經傳播。遂皆疑中國大洋票多僞者。故此遂不通用云。余以爲此固原因之一。但後貝加爾省情形與阿穆爾省亦略有不同。蓋紙幣信用。視準備金爲轉移。而準備之充足與否。賴兌現爲表示。阿穆爾省會南岸。卽我之黑河埠。而埠內中國銀行。既可兌現。又可通滙於哈爾濱。既有可以表示信用之地。則其信任也固宜。若赤塔既未設行。距國界又極遼遠。卽在國境之滿洲里。亦無兌現之地。就近無可以表示信用者。故人之不信任亦宜。

此外阿穆爾全省上下二千餘里均同在黑水南北岸之間。私人貿易一葦可航。受供給者必備原供給者通通之貨幣。乃便於交易。然則中行之貨幣。既通行於黑省。則俄人之不得不信任。亦固其所。若後貝加爾省。則僅恃一鐵道與中國相通。除大商不計外。私人之交易極少。而中國商人。又不知推廣國幣。索取大洋。則信用自不能佳。吾意他日若能簽定商約。中行能分設支行於滿洲里及赤塔。有隨時可以兌現之地。則此事自解決矣。

●●阿穆爾至赤塔之所見

自阿穆爾至赤塔。鐵道之長。凡三千二百華里。在平時二日有半可達。余等此次之行。前後凡七日。沿途所見。第一二日所經者皆平原。每約七八十華里。輒有一大站。居民村落附焉。所業大抵皆農牧。第三四五三日。入興安嶺山脈。日盤旋於深林之中。大抵每七八十華里。亦有一大站。沿鐵道綫。單家獨戶。孤立一地者。亦復不少。其人。大抵皆爲鐵道伐木作燃料爲生。在此三日中。絕無可以購食物處。且空山寂寂。鴉雀無聲。三四日間。除零落孤獨之人家外。絕未見一飛禽走獸。每駛經荒野獨戶時。

憑窗外眺。惟見老婦攜一二幼子。憑柵欄而立。與二三家畜相親。或二、三、七、八齡之幼童。單衣破履。負斧屹立道旁。目灼灼以俟汽車之過而已。在後之二日。漸出興安嶺。沿河循山而進。近後貝加爾省界。則童山濯濯。絕無林木。惟金礦工廠。與大畜牧場。將近赤塔之三四百里間。則又見森林與牧場相間。食物已可購買。人烟亦漸覺富庶。較之阿木爾略有生氣矣。

又沿途各大站。均見有華人蹤跡。詢其所業。大抵皆小工。詢以境遇佳否。則云所入不能敷衣食。詢到此歲月。則皆在七八年以上。詢以何不歸國。則云不願歸去。以意度之。殆皆邊鄙莠民。亡命於此者。又同列車之兵車內。亦有華籍者三五人。欲乘隙詢其來歷。輒無機會。及入貝加爾省界後。則華人已有小本營生者。有業圃者。不盡爲工界矣。

●●赤塔之各機關與路政

赤塔舊爲後貝加爾省之大都會。在帝政時代。原爲特設之軍區總滙。有重兵駐此。其始相宅。建築本在今赤塔之西約三華里處。未幾又復移戍於此。今俄人則呼舊

者爲第一赤塔。新者爲第二赤塔。革命後。勞農政府以主義衝突。不見容於日本。歐患方殷。力不能東顧。爲一時和緩。遠東各國感情起見。乃劃出遠東三省之地。（東海濱省。阿穆爾省。後貝加爾省）另建共和主義之國家。以爲緩衝之計。國之都城。初定在上烏金斯克。後以覺其偏僻。乃移治於第二赤塔。全市面積約七八十方華里。南北兩方。背山帶水。水亦名赤塔。爲黑龍江支流中之支流。市之命名。蓋原於水名也。水甚淺。不可以航行。交通全恃鐵道。鐵道即西伯利亞幹綫。西通歐俄。東至鉅赤塔。約二百華里處之某站。分爲二線。一南向我國之滿洲里。銜接中東鐵路。一向東橫斷阿穆爾省。轉入東海濱省。以達海參崴港。近赤塔河之上下游路線。傍山沿河而進。經赤塔穿市而過。車站即設於市之中部。商肆皆聚於車站附近。靠北之兩大通衢。國民議會設於是。建築之美。甲於全市。聞先爲一大資本家之商肆。革命後爲政府所沒收。今乃列爲公產。政府各衙署。又在商肆道衢之北。巍樓峻宇。閎偉可觀。但皆非新建築。其爲帝政時代之官署。不言而喻。市內街衢寬廣。惟馬路均未鋪石。土質爲細沙。踏之綿軟陷足。頗艱於步履。居民約十餘萬。俄人居十分之九。華人

居十分之一。餘如日本奧地利丹麥美利堅各國籍民均有之。但晨星可數耳。俄人中以猶太人爲最衆。聞帝政時代移民於西比利亞時。猶太籍人之被移於後貝加爾省者爲數獨多。故現時赤塔猶太人之力亦絕巨焉。

● 後貝加爾省之出產

後貝加爾省出產除農牧森林外有金塊金條金沙及皮張。皮張以灰鼠貂皮及狐皮爲多。然產額並不極富。金鑽開採者有三四處。聞鑽苗亦不甚旺。且作工人數亦遠不及昔時。此外工業除電力工廠及鐵路工廠外並無其他製造廠。在帝政時期日用製造品均恃歐俄之輸出。革命以後歐俄工業根本破壞。又復加以飢饉。於是糧食雜貨。遂急待外貨爲之維持。俄人之急待通商。良有以也。聞莫斯科政府現有事務部採辦員一組。駐赤分向俄國哈爾濱上海等處購辦需用品。蓋資本家制度已廢。故設此以爲替代云。

● 東俄與歐俄兩政府之關係

赤塔政府雖以共和政體而立。但其內容實息息與勞農政府相關。政府中人十九

爲共產黨。且多曾任職於莫斯科者。故赤塔政府人員之黜陟。嘗依莫斯科政府之意。向爲轉移。現莫斯科有共產支部駐赤。其最大權力之非常委員會支部。尙係受莫斯科總部直轄。凡赤政府有特別設施。必先得該部長之同意。國務會議。該部長必列席。殆不啻一監視機關。而赤政府之財政。亦尙待莫斯科政府之協濟支配。亦可見其關係之密切。故赤塔政府直勞農政府之一僞面具。謂之爲勞農政府之特別機關。亦無不可也。

●●俄商多與華人合資經商

遠東既以共和名義而立。本可以營商。但俄國資本家仍如驚弓之鳥。裹足不敢復前。故赤塔俄人雖亦有營商者。然無不與華人合股。以期有所維護。余等初至赤塔。於旅館中遇一俄商。欸洽間詢其現況。據謂素來業商。但昔日經營。已悉隨革命潮流以去。然半生智識習慣。均受商業之淘鎔。此時除商而外。已別無生活之餘地。顧共產政治。又無商人立足之所。只可與他人合股。恃外交關係爲之保障。若單獨經營。則政府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即如莫斯科政府。現何嘗不許小商販之存在。又

何嘗不許私人單獨投資建設工廠。但營業若稍有起色。彼政府所建立之工廠。相形見絀。輒生嫉忌。每藉口謂非營業之能致此。必係昔日資本家。藏有私蓄。私行其壟斷故技。因遂加以沒收。故俄人現值無單獨營商自存之餘地。云云。詢以聞赤政府賦歛頗重。恐商業亦不易起色。據謂稅之重者。不過對於奢侈品爲然。其餘尙不致過苛。且俄國物料缺乏。需求甚急。故商品之牟利亦易。以看厚云云。余等詢以莫斯科現況。據述其弟自莫斯科來書。現在政府任分配糧食之職。麵包尙不缺乏。但口不食肉者。今已二年。如能設法。務急代爲運動。俾得脫離東來云云。又謂現俄人生活佳者。只有執政中人。其餘則莫不有朝不保暮之感。其然豈其然乎。

●赤塔政府之組織

赤塔政府之組織。亦係議會政府。與莫斯科政府大略相同。最高級機關爲七人議會組成。此七人係直接由國民代表大會選出。每二年爲一任。（其性質似等於國會之常駐議員）七人之中公舉一人爲總裁。（性質等於國會議長兼大總統）一人爲副總裁。（性質等於國會之副議長兼副總統）直接監督行政。其下有國



務院總理一人由總裁委任各部總長由國務總理提出但須經總裁批准。國務院機關分內務部。軍務部（海陸參三部均在其內）。教育部。衛生部。商部。農部。實業部。運輸部。郵電部。勞動部。撫卹部。財政部。司法部。民族部。平政院。

此外尚有一非常委員會。握有兵權。此項部隊昔直隸於勞農政府之第五軍司令部。爲共產黨之中堅分子（俄之第五軍爲共產革命最有功者）分佈各處。專司偵察監視之責。蓋以防制反對黨之行動者。其權力絕偉。對於檢査沒收或逮捕之事。舉動常有越軌情事。自今年以來。改隸於內務部。然其專橫政府常不能制。現此項部隊除城市外。往來要衢多有之。

◎遠東共和國之黨派及其政府人物

遠東共和國之政黨。分多數農黨。少數農黨。多數共產黨。少數共產黨。社會革命黨。立憲黨。蒙民黨。社會民主黨。中立民主黨。中立農工黨。國民黨。人數。以多數農黨爲最衆。多數共產黨次之。社會革命黨又次之。但多數農黨每受共產黨之指揮。而遠東多數共產黨本部。又即歐俄第三國際會支部。故共和國國民大會。多數共產黨

佔絕對多數勢力。而政府中人亦以多數共產黨人爲最多。按多數共產黨之黨規。凡行政官。屬於該黨者。凡百措施。必須先得該部之同意。故多數共產黨中。尤極力鼓吹。欲完全造成該黨之政黨政府。以期爲所欲爲。聞遠東政府中。現祇有民族部長爲社會革命黨人。多數共產黨人。每提議欲將該部歸併於內務部。以排去之。因此兩黨頗有齟齬。云其餘各黨。亦甚恨惡共產黨。議員嘗有質問政府。詢以共和之真正根據者。政府輒置之不理。各黨議員。每欲改組政府。而以勢力不敵共產黨。卒不能達目的。余等在赤時。正召集國民會議。聞有阿穆爾某議員。曾草列政府違背共和精神之事實六十餘條。預備質問政府。而卒不能提出。以此觀之。則遠東共和國。全在政黨專制時期。而操持其柄者。即爲勞農政府。此吾所以謂爲勞農政府之僞面具者也。

●●赤塔之教育狀況

余等對於赤塔教育狀況。未有考查之機會。惟出入通衢中。亦嘗見有學生蹤跡。某日在某學校所設之遊藝會中。與一成童之學生共座。詢其現入何校。據謂係平民

學校之四年級生（程度等於中學初級）詢以此間學校之數。據謂有初等小學一。高等小學一。皆官立。平民學校三。官立者一。私立者二。其餘尚有陸軍學校。鐵路學校及師範學校亦皆官立。大抵均係男女合校。云。詢以學費。據謂現入之學校月須學費金幣半磅（約合中幣五元）故家計不充者仍多失學云。

### ●● 赤塔之財政

赤塔政府之財政。收入來源。現可計而知者。有郵政。電報。鐵路商稅。營業捐。出入口護照費。居留照費。七項。而此七項收入之消長。均視商務之消長為轉移。遠東亦在列國封鎖之中。往來經商者。僅有少數華人。則其收入之不能豐裕。已可想見。沒收徵發。惟軍興時能行之。但資本家之不能捲逃。出外者早已夷為貧民。而徵發一事。已招農民之反感。至於減少耕作。為消極之抵制。遂使民食亦大受影響。則此二者之不能復恃。亦復顯然。此外有金鑛數處。但自變亂以來。工作已非常減縮。在昔工人十九皆韓人在。貝加爾前後一帶者。其數有十餘萬之多。政變以後。以共產主義影響。工人所得。不足以自給。殆皆散在中國東三省。改圖他業。聞現存者。僅有數百。

人西比利亞探金。素恃中韓兩國工人。今兩者皆散。必以俄工爲繼。然民以食爲天。在飢寒交迫之中。產額減縮。亦當然之事。來源之拮据如此。而其所支出者。兵工兩項。悉仰給於公家。聞其兵額約五六萬人。工人數目。當亦不減於此。兩者合計。其額已在十二萬人以外。所需之費。以最節省計。每月亦須百餘萬元。而政費尙不在內。以此種種。則遠東政府財政。出入不敷之鉅。已可概見。聞政府人員薪水。自今秋以來。始預備規定。總長以上爲百二十元。以次遞減。至科員所得。不過十二元。又預備實行徵收農產稅。以增加收入。兩者均將於今年臘間。提交國民大會解決。現時工人雖定有工資。但每不能發給。僅能發麵包。以充饑。聞現時兵工每人每日。最多時。給麵包一磅。牛肉半磅。有時減至四分之一。或竟至於減半發給。顧此猶尙待勞農政府之源源接濟。方克臻此。不然實更有不堪設想者。近日莫斯科遣人解來金錢一批。但不知其詳數。余等抵此。偶於其酒館中。晤其隨從人。詢之亦不能言其究竟。惟據稱歐俄界內。現禁止行用金幣銀幣。交易悉以新鈔。現時市上交易新鈔。均可通行。麵包磅約須新鈔二萬五千元。麵每布袋（中國合三十斤）新鈔約六十

萬元云。繼復出示余等以新鈔式樣。大小二十餘種。每張少者十元。多者至五萬元。何以有此駭人聽聞之數目。真不可解。亦可謂奇觀矣。余等由此有可以推知勞農政府政策及其現狀者。(一)彼對於國內已純然強迫以紙幣替代現幣。(二)彼對於舊幣已絕對不欲整理。以防制舊日羌帖之侵入。(三)工業不振。無出口貨以資交換。不得不以此法收集現金。以應對外購買物品之需求。其挖肉補瘡情形。已不啻如畫。雖然。來者有限。而去者無窮。吾不禁大爲俄人抱杞憂矣。

● 歐俄之災荒消息

此間即來自莫斯科者。對於勞農政府之現狀。言人人殊。大抵近於政府人物則言其佳。非近於政府人物則言其惡。即如余等在酒館中所遇解金來赤委員之隨從。詢以如何。亦但云不致枵腹。詢以生活佳者爲何等人。則云在吾上者。想必較佳云。及晤其採辦委員某。則謂莫斯科現況甚好。行新經濟政策後。市上已自由買賣。只須有金錢。便可無求不得云。但此外亦不能稱道。其更佳者爲何事。此外更有人言謂俄國饑荒之地。每日餓斃以數百計。災民之向歐洲逃荒者。絡繹成羣。不絕於道。

政府無法爲之救濟。又吾等在黑河時。確聞勞農政府將運送災區孩童二萬五千名。分給遠東人家撫養。但至赤塔亦尙未有消息。其對於外人。除國家之正式機關代表外。凡私人而非共產黨者。已不許入境。至對於俄人在國外者。幾絕對不許復入。在國內者亦幾絕對不許復出。故遠東俄人之家在災區者。對於政府無論如何籲請。終不能提挈以出。任令兒號寒妻啼饑。卒莫可如何聞。赤政府中有某司長止一老母。尙在歐俄。屢次來信。囑令說法。俾得東來。該司長請於總次長。總次長亦極力爲之正式請求。然函電交馳。卒不得結果而止。近水樓臺者。猶如此。其疎遠者更可知。再四思索。究不能明其見解如何也。

●赤塔政府之國際貿易概況

赤塔政府雖在共產黨勢力左右之中。然既以共和名義立國。對於自由貿易。當然有正當之維護。況彼方急於恢復國際貿易。對於外商亦萬不能復加以摧殘。故赤塔外商一切尙稱安謐。不遭苛暴之待遇。但此亦僅中央政府所在之後。貝加爾省爲然。對於外省仍有鞭長莫及之感。卽如阿穆爾省及伯力等處。仍屢有借端沒收

華人金錢貨物情事致兩國非正式之交涉。屢陷於困難。在赤政府未嘗不欲竭力免除此等事端。以免爲招徠通商之障礙。惟命令不能生效力。亦無可如何。聞赤總理先數月巡遊各處。至阿穆爾時。對於省政府諸人演說中。有謂如阿穆爾尙認赤塔爲最高統治機關。則此後當聽從赤政府命令云。亦可見其滿腹牢騷矣。

遠東共和國與吾華壤地相接。現雖未正式通商。然以地理歷史關係。實始終並未斷絕貿易。自今年通車以後。來者益復踴躍。現計在赤經商者。大小合計共有五六百家。其中資本稍大者。約六七十號。餘多小本經營。然所謂大資本者。殆亦不過三四萬金。且十九有俄人資本在內。蓋俄人以受共產主義影響。已不敢單獨營商。此時各國尙未互市。稍有外交關係。可爲保障者。只有我國。故皆願與我商人合股。商人在內地以糧食雜貨。而來易金錢。或皮張以去。以俄人需求急迫之故。出脫易回轉速。而看利亦高。故營業多見發達。所惜者。商人多智識短淺。無大眼光。謀遠大之組織。且所販商品。除糧食絲茶而外。餘十九皆非國貨。而銀行未設。既無後盾。滙兌亦不利。便商人回國者。攜帶金幣。需費已繁。且殊冒險。似此根基淺薄。金融阻滯。竊

恐即不致或遭意外。而他日各國互市後。亦大有爲他國巨大資本家吞併之憂。若不未雨綢繆。終虞有一落千丈之日。即以各國論。現雖以種種原因。未能締結商約。然商業關係。仍然藕絕絲連。如日本則尚有恩田洋行。西東公司。在赤專販麵粉與雜貨。美國亦有公司二家。輸入機器與布疋。比利時。捷克丹麥亦各有公司一家。販賣機器與雜貨。此外商人與外交官之來赤觀察者。絡繹不絕於途。注意若此。亦可見其存心之所在。我國人若爲利權計。又豈可漠然置之。

●我國對於赤塔國際貿易所應取之政策

況以地位而論。我國由哈爾濱入俄。其第一要口。即爲赤塔。東由海參崴轉入歐俄。亦必經赤塔。然則歐亞陸道交通。赤塔實爲其樞紐。其關係之重要。實不僅限於遠東一隅。而歐俄缺乏物資。不能全恃歐洲之供給。所需求於東方各國者。亦必賴赤塔爲轉換地點。各國以權利所在。既不能始終與俄人斷絕關係。則將來恢復通商之日。赤塔亦必爲商貨薈萃之區。且歐俄工業。亟待外資爲之復興。而外資之抵押。品。惟恃西比利亞之森林。與金鑽。而將來森林。金鑽之開發。必輸入多數之工人。工



人之所需。舍赤塔外。亦別無供給之所。有此種種關係。則將來赤塔商務。其必有一日千里之觀。殆可斷言。日美之互嫉於海參崴。各國之耽耽於中東鐵路。其用意所在。殆無非欲握赤塔之先着。是豈偶然而然哉。我國地理上與俄有特別關係。外交上之注意。亦當然與各國不能強同。爲利權計。爲國家計。均當捷足先登。自立地步。方不致落他人後德。不因協約之牽掣。而斷絕德俄貿易。英不以英法之同盟。而斷絕英俄通商。是皆其前例。乃我國當局者。優柔寡斷。惟列強之是步。是趨。故作高論。以強俄人之所不能。而塞國人之口。遂致我國對俄商業。不但無從乘機發展。反並昔日已成立之基礎。亦坐困而無由恢復。馴至坐視邊鄙之日趨糾紛。亦無法解決。吾不敢謂當局對俄所提之條件。不盡善盡美。但以鄙見所及。竊以爲黨人對我所提之條件。較之帝制時代。其委曲求全之處。已不啻判若天淵。我其乘其渴望。加以嗟商。其必更能大有利於吾國。可操左券。若必藉端苛求。故示強硬。以爲外交光榮。不知將來日美通商。當局者亦能單獨堅持原有條件。而與俄人始終周旋否。又不知日美對俄。能助成我國之條件。以報當局之是步。是趨否。利權所在。即國力所

在大利所歸。稍縱即逝。然則當局之高調。何啻畫餅充饑。吾不知其具何眼光。而有此外交手段也。語云亡羊補牢。猶未爲晚。見兔顧犬。亦未爲遲。我國對俄新外交。已陷於作繭自縛之中。且問題益趨糾紛。所謂通商。已無法從速解決。且通車以來。商貨之往來者。絡繹不絕。已在不通商而通商之中。若必待外交全部解決。然後商業爲大規模之設施。恐爾時日美先我而來。已無我插足之餘地。爲今之計。我國商人。惟有暫脫離全部交涉之牽掣。而專促成黑龍江省之局部通商。趕速組織銀行。來赤發展金融勢力。以維持現有商業之進步。並可爲將來投資之準備。一面招集股本。築成濱黑鐵路。務使將來哈黑兩處之我國商務。能與赤塔相呼應。根基既固。方不懼他國之排擠。濱黑鐵路非一日所能告成。但銀行之分設。以國家銀行之力。則實咄嗟可辦。遠東商品。本以哈埠爲來源。而哈埠中行紙幣。又早由黑河遍流通於阿穆爾全境。若能設分行於赤塔。而於滿洲里增設兌換機關。則金融消息。於哈黑赤三大商務要點。均能脈絡貫通。紙幣信用。更可由阿穆爾進展至後貝加爾全境。現我國商人勢力。西至烏金斯克。即就赤塔一部現時之商況而論。我華商收入貨

價合計每日不下三四萬元。既有銀行爲免除危險計。人人皆樂於存貯。其便於華商者一也。在哈埠購貨滙兌便利。無攜帶金錢之危險。而費用亦較廉。其便於華商者二也。有銀行爲之後盾。商業可益加發展。其便於華商者三也。至於銀行方面。除滙兌利益而外。既可以紙幣吸收現金。復可以現金維持紙幣信用。有利之投資。咄嗟可以着手。又可鞏固中行在哈黑赤流通之勢力。於國家利權。商人營業。兩有裨益。應宜急起而圖者也。余等在此會以此意詢之我駐赤塔總領事沈君。及赤塔政府之大總裁沈君。亦謂此事誠爲發展我國商務扼要之圖。但此時未正左通商。難得確實之保障。最好於屯設籌備處。先行布定人員。試行營業。以喚起我商人之注意。將來一旦正式通商。祇須改換頭面。便可立即進行。亦不致落他人後。云據赤大總裁謂如中國能來開設銀行。極所歡迎。蓋此時遠東幣市。悉操於小兌換商之手。彼等消息靈通。每聞工人發薪。彼等輒乘機抑勒行市。爲不規則之投機。工人所得幾何。實不堪此剝奪。若有銀行其營業均循正當手續。足以平準金融。則工人之受惠。實非淺鮮。云此是否由衷之言。雖不可知。然其並不表示反對銀行。已可概見。沈

公之論。注意在保障問題。但若能促進局部通商。則此亦易解決。以余等私意。竊以爲即如沈公之論。以籌備之名。漸先試行營業。即未正式通商。亦當無大障礙。蓋遠東方在渴望通商。其對於商業之措施。一舉一動。均關係各國觀聽。彼爲促進貿易計。方當表示善意之不暇。又豈能妄加摧殘。致因小以失大乎。且籌備試辦。志在樹立將來基礎。營業範圍。亦當有限。是則保障問題。亦殊有不必鯁鯁過慮者也。

●●赤塔華僑商會之爲奸人盤踞

赤塔華僑萬餘人。機關有三。亦如黑河北岸之阿穆爾省然。一爲總領事署。爲中國國家代表機關。二爲華僑聯合會。係商會性質。爲商人機關。三爲華工會。爲工人機關。華僑聯合會。原由原有之商會擴充。商會係於民國六年冬。由赤商曲某創始。一切辦法。均按照我國商會章程組織。回國稟准內務部。外交部存案。於民國七年春。正式成立。嗣後後貝加爾境內十四埠華商。相繼創立分會。提議聯合。以赤會爲總機關。遂改稱華僑聯合會。此其沿革之大概也。當創立商會時。我國尚未有領事。駐赤代表華僑。遇事與俄官接洽者。幾以此會爲主體。至民國八年。杪聯合之議成立。

各埠派代表來赤開會改選會長原會長曲某辭職烏金斯克分會代表某甲運動得選遂主持會事。至今會內組織正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會董二十八人。財政員一人均由公舉。凡在赤大小華商均須報名入會。會費分四等徵收。第一等最大商號。月收會費中幣八元。二等次大商號。月收六元。三等凡佔地成舖灘者。月收四元。四等手提肩負沿街喚賣者。月收二元。每月按期由會長指派會董帶同會差前往按戶按名索取。不能拖欠。去年部派領事官尙平來赤。駐劄該會。以補助會務爲名。商允管領將護照事交由該會代發。將部欸一元照費增收一元二角。以二角歸領館。而以一元歸商會。今年該會又以不足會費爲名。稟請管領將商人由滿洲里來赤貨物值百抽二歸該會開支。並規定凡商人來領提單必經由該會簽蓋圖章方能提取。而簽蓋圖章又須徵取手續費若干。凡此各事。管貨事均予批准。其種種收入之法。殊可謂駭人聽聞。按部章雖規定商埠可以組織商會。但入會與否悉聽商人之自由。商會無強迫之道。今沿街喚賣者亦須入會。而會費又每月徵收至二元之多。試問小販所得幾何。乃能堪此剝削。又外部定章。凡駐外代表機關照費每張

止取一元。此項收入。以二成歸該本機關。以八成繳部。今改作維持僑商之費。亦自有理由。但聞當時管領事並未報部允可。即行值百抽二之徵收。管領事亦係私自批准。並未呈請部示。亦未報名存案。吾不解以一外交官。何以能擅動部款。又何以能私定稅章。又不解以一商會。何以必須費用至如此之多。聞現時會中財政員。係會長所派。其舊時公舉者。已被驅除。會款收入。並無存根。人人均不能知其確數。報支之款。多有舊日管領事之數目在內。正當會董。不敢到會。每月收會捐之會董。多以無賴下流之小商販充數。收款之時。隨以挾持手槍之會差。繳納稍遲者。即橫目相加。或竟遭不測之禍。而窮極無聊之俄警。亦爲彼金錢魔力所驅使。時有助紂爲虐舉動。故大小商販。絕無敢拖欠會費者。往年此間商人。捐有款項。一宗將以立華僑醫院。該會長竟取以開設一小藥肆。在俄政府立案。則謂係華僑公共。其實係據爲私。有去年與今年華僑被難之經赤者。商會輒熟視無覩。商人捐有白麪五百布袋。交付會中爲救濟之用者。亦竟不知下落。商人以身家性命所在。膽小畏事。但求相安。一切不敢過問。亦有貪圖小利。爲所籠絡。樂與朋比爲奸者。故該會長益敢肆

無忌憚。今年管領事爲被難華僑在京指控。因被撤任。該會長發起公舉派員赴京。挽留聞當時被舉者係前會長曲某。而管領表示意見。仍屬意於某甲。曲某見此情形。遂以商業事繁辭退。該會長遂偕管領赴京。爲之洗刷。適值征蒙事起。該會長乘機夤緣。居然得經略使署駐俄軍事聯絡員。及哈滿司令部諮議名目。於是益復虎而加冠。招搖過市。其時沈領事已經到任。以照費一事。種種不合部章。已直接收歸領署自辦。其商人運貨提單。須交商會簽蓋圖章一事。亦經向俄官交涉。取銷擅稅商貨一事。沈領亦一面飭該員將理由明白稟覆。一面報部請示。該員因此三事。遂恨沈領刺骨。屢屢布散流言。欲中傷沈領。又勾結奸商。捏詞赴部控告。聞部中置之不理。似亦頗明真相者。但既不派人澈底查究。抽收商貨捐項一事。報部迄今半載。亦未表示處置之方。而華僑會亦至今未具稟呈覆。沈領不得部令。無可如何。而擅稅商貨一事。至今仍值百抽二。並未取銷。皇皇大都。竟任令一高級外交代表。及一般華僑與國家法令。受舞弄於奸商之手。真令人百思不得其故矣。

余等初抵此間。不明地方情形。以華僑會爲商務機關。照例前往拜訪會長。到會時。

適某甲以他出未歸。余等遂回客寓。後以尋覓較佳之旅館。又從事遷移。奔忙者數日。以是未得復往。在此數日中。屢遇華商叙話。間詢及會中情形。輒搖首諉爲不知。詢以是否在會。輒稱此間商人無一不在會。詢以既在會。何以不知會務。輒云生意過忙。到會之時太少。余初頗以爲異。及後來往既多。欸洽稍熟。彼知余等來歷。始略吐露真相。以後注意博訪。始知此大概情形。據人言某甲初本在烏金斯克爲花會之走風者（報信人）。後有同鄉某設藥肆於是。以其能略通俄語。招爲夥。未幾主人死。肆遂歸於甲。適組織華僑會之議起。該員運動得以代表來赤。舊會長曲某辭職。各殷實商人重在牟利。以生意緊忙。不願分身。無覬覦會長者。於是甲又幾經運動。得選得選之時。甲在赤尙無商業。後藉華商醫院捐款。始開設一藥房。未幾又設一黃酒肆。轉瞬間居然廁身商界。且躍居華商首座。繼又藉此內結官吏。又藉官吏以外欺僑民。而其財力又足以驅策下流。其運用益靈。其勢力因亦益加膨漲。云云。余以爲凡在黑暗地址及嫌疑時代。無處不有此等人。中俄邊壤正在風聲鶴唳之中。而所謂共產者流。神秘不可捉摸。爲官吏所注目。於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良懦



者畏禍而苟安狡黠者因得從中行其播弄之技以爲漁肉之計如某甲者殆亦時勢所造者也又余等初到此時聞人言今年有廣信公司中其人來赤辦貨寓於華人所開設之公祥旅館亦曾往訪某甲居數日忽寓中接一匿名書內有紅手印書中危詞恫嚇索數千金飭置某僻處以爲交付否則激烈對待云某大驚往告甲甲殷勤爲之移寓華僑會力任保護次日遂送令登火車回國云余等不明真相初頗自危遷寓之計亦緣於此既而博訪此間人始聞此事實與某甲有關蓋赤塔商人出身多非智識分子且資本不多勢力亦小皆在某甲舞弄之中若有正當鉅商則此間商人視綫轉移必不利於甲之地位廣信公司某殆亦欲擴充商業於此者適中某甲之忌故某甲因乘其不明此間真相出此計以愚弄之使不敢計劃來赤云云繼而言者又謂赤塔經饑饉變亂之餘人民困苦無衣無食者偶在僻處伺劫行人但通衢上頗極安靖所有商人亦未見過有紅手印之匿名書何以不先不後獨發現於僅來此數日之一商人即此一端已可見其中鬼蜮並謂君等尚未得見某甲若見之彼必以危詞奉敬或再出此策亦未可知云云余等聞之頗駭疑顧旅

居危險之念。從此亦爲之消釋。未數日市中忽發生謠諑。謂余等來此係將行用僞鈔者。繼又謂余等實南方軍政府之代表。又聞某甲在華僑會。宣言東省張使將昇以現金五十萬。在赤開設銀行云。余等知謠諑之生。皆事出有因。輒置之不較。一日忽有軍衣軍帽者來寓。直至余等室內。詢有無從滿站來赤之老客。寓此否。余等詢客之姓名。輒又稱不知。詢以從何處來。則云華僑會。余等因飭令詢之管事者。然已確知爲某甲之偵察人。次日甲來訪其隨從者。果即昨來此詢客之人。余等慮與委蛇。甲果乘機以危詞悚余等。謂余等來此未幾日。即有警兵到會中詢問。彼當時已據實以告。警兵謂二人皆形迹可疑。若非華僑會證明。將即加以羈禁云云。余等知其伎倆。惟有付之一笑。彼繼又述此間種種危險。並述已在赤如何維持華僑如何的出力不討好。滿口孝悌廉恥。子孫陰鷲。始興辭而去。次日余等回訪之於會中。彼又詳述其代表到京如何辦理通商事務。張使如何求之不得。僉畀如何重要。彼如何淡泊言僞而辯。頗能自飾其非。若非深知此間華僑會情形。殆無有不爲所愚者。巨奸大盜。必有所長。如某甲亦可謂非偶然至此者矣。

●●赤塔之華僑工會

除商會而外。此間又有華工會。與黑河北岸之華工協會相同。會中性質。聞即華人之共產機關。俄人利用之。以宣傳其主義。故此會甚與俄政府接近。此會昔日有照發權。其照可通行於俄屬各地。後沈領接任。與俄政府抗議。始將該會之發照權取消。聞該會中人。素持秘密主義。無由得窺其內容。但聞領事館中人言。彼等對於回國之被難華工。頗能盡力奔走。沈領到此。頗欲設法勸化。但彼等始終不與領館接近。云。又據久於此間之某大商言。該會中人。頗有智識分子。但其所以爲此者。亦不過爲異域自存計。並非真心實力。行其共產主義。至於華工則智識低下。絕不知共產主義爲何物。因已無可歸。不得不依附該黨。以求免俄人歧視。稍有生活。仍多脫離。改作小商販。更不足言爲共產黨。云云。人慾橫流。焉能共產。該商乃久於赤塔者。其言或不爲無見也。

●●赤塔之公商

赤塔商業。除外商而外。尚有政府之公商。公商之最巨者。爲中央民食部。該部由莫

斯科分布各處收羅國有出產對外貿易。採辦物品以供給人民之需求。此外尚有  
名工團自組之公司。又有昔被沒收。今仍舊開設者如戲院書肆藥房等類。其中夥  
計衣食居住悉由國家供給而收入則歸國家。至其各部如何組織如何交換。現尚  
未有考查不能言其究竟也。



#17

101048